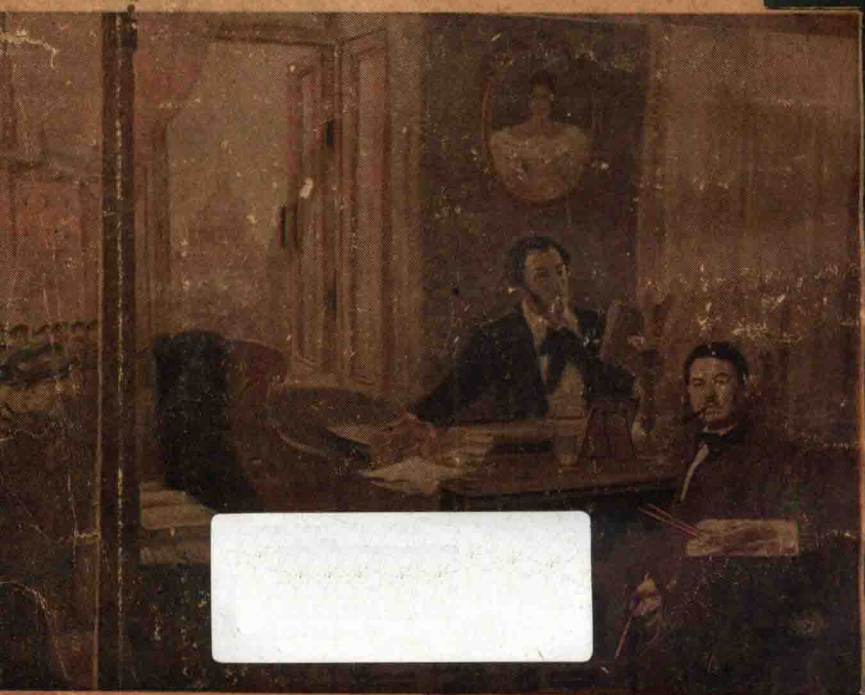


# 中生學

號月二年六十二



12

包羅萬有的綜合雜誌

# 月報

社長：

夏巧尊

編輯者：

胡愈之

孫懷仁

邵宗漢

胡仲持

葉聖陶

## 創刊號出版

本期篇幅增多 售價不加 購請從速

內容

政治·經濟·社會·學術·文藝

最近佳作一百三十餘篇

各項情報七萬餘言·名家漫畫插圖數十幅

目篇

一九三七年展望

金仲華 江問漁 胡適 陳豹隱 張東蓀 顧頌剛 錢俊瑞

現代戰爭論

楊杰

中國財政新階段

崔敬伯

懷亡友魯迅

許壽裳

宇宙小巡禮

馬純仁

在抗敵最前線

張印堂 黃埔月刊 長江 槐枝 益世報 黃炎培

VISITERS

現代生活的諸方面

人類活動的諸形相

政治社會的新趨勢

學術文化的新潮流

在這裏是應有盡有無所不包

每月十五日出版

全年 二元五角

半年 一元三角

零售 每册 二角五分

## 開明書店出版

# 中學生雜誌徵稿規約

文字性質不拘，以適合中學生閱讀的為主；但篇幅不宜過長。

文字須寫得清楚，勿用鉛筆或紅色墨水寫。文中若有附有圖表的，請用黑墨繪寫清楚；照片或複製的圖片，請將原片附寄，以便製版。

稿件無論登載與否，都不退還；但寄稿時附有郵票的，如決定不用，隨即退還。

稿上須寫明作者的真實姓名和通信地址；但發表時可用別號。學生投稿者最好將學校註出。地址有更動時，請隨時通知。

來稿登出後，酌贈現金或開明書店實價書券；但在本誌出版前已在其他處發表的，不再致酬。

已經登載的稿件，作者仍保留其著作權；但本社將來編印彙刊時，也可以採入。

來稿請逕寄本社，勿由開明書店發行所轉遞，也不要寄給編者個人，以免延誤。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中學生雜誌社啓

## 中學生 第七十二號

社長 編輯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發行所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一日初版發行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夏陶 葉聖陶 金仲華 章錫銘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上海福州路二七八號 美成印刷所 開明書店 南京北平廣州漢口昆沙

每月一冊	六角	全年十冊	本國內及日
特號	五角	加郵費	本國外及日
郵費	三分	半年	加郵費
郵費	二分	洋加郵費	本國外及日
預定	二元	加郵費	本國外及日

- (一) 定單號碼
- (二) 定戶姓名
- (三) 原寄何處

定戶如有詢問或更改地址請將等項詳細開明逕寄交上海梧州路開明書店發報課勿由雜誌社轉遞以免延誤

### 廣告價目表

位	全	半	四分
封面	十七元		
底面	十五元	十三元	
正文	十四元	十二元	七元
圖畫	十三元	十二元	五元

廣告用白紙如用彩色紙或用黑字印刷或用彩色印刷或用黑字印刷或用黑字印刷或用黑字印刷

——種一第內國——

物刊型小的衆大入深

# 報周衆民

——輯編社刊編物讀俗通平北——

本刊主旨，在啓發民衆知識，激發民衆向上意志，提高民族意識，培植民族自信心。取材或爲歷史、地理的演述，或爲政治、經濟、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時事之說明；文字均用最合現代我國民衆心理的體裁寫述，通俗淺顯，生動有趣。售價低廉爲現代我國民衆唯一的良友。

預定：全年四十八冊，一元五角，半年

八角。（郵費國內及日本、朝鮮

免收，香港、澳門全年九角六分，半

年四角八分，歐美、南洋全年二元

四角，半年一元二角。）

零售：每星期五出版一

冊，每冊四分。（郵費國內及

日本、朝鮮半島、香港、澳門二分，歐

美、南洋五分。）

開明  
書店  
發行

教育部審定  
新課程標準適用

# 開明中學教本

〔有\*者已經  
教育部審定〕

核減定價  
十足發售

樣本  
備索

■ 高中用 ■

\*高中代數學 陳建功編 一冊 八角

\*高中幾何學 陳建功編 一冊 九角六分

高中本國史 羅元甄編 三冊 各六角八分

■ 初中用 ■

\*公民 觀編 三冊第一冊三角六分 二冊二角四分 三冊七角六分

\*開明英文讀本 林誦堂編 三冊第一冊六角八分 二冊七角六分 三冊五角三分

\*英語 趙廷爲編 三冊第一冊五角三分 二冊五角六分 三冊五角六分

\*算術 周爲羣編 二冊 各四角八分

\*代數 劉薰宇編 二冊 各四角八分

\*幾何 韋克標編 二冊 各四角八分

\*植物學 周建人編 二冊 各三角六分

\*動物學 周建人編 二冊 各三角六分

\*物理學 周昌壽編 二冊 各三角六分

\*開明物理學教本 戴運軌編 二冊 各三角六分

\*化學 程祥榮編 一冊 五角六分

\*初中化學教本 趙廷炳編 二冊 各三角六分

開明國文讀本 王伯祥編 六冊  
一五冊各四角四分 二六冊各四角  
八分 三冊五角六分 四冊六角

開明本國史教本 周子同編 三冊 上冊四角四分 下冊五角三分

本國史 周子同編 四冊 二三冊 各三角六分

本國地理 王勤培編 四冊 第一冊三角二分 第二冊四角八分

開明外國地理教本 盛鼓功編 一冊 六角四分

開明化學教本 程祥榮編 一冊 六角八分

開明生理衛生教本 顧壽白編 一冊 六角四分

開明音樂編 豐子愷編 一冊 五角六分

初中樂理教本 吳夢非編 一冊 五角六分

樂教本 吳夢非編 一冊 五角六分

初中唱歌教本 錢君匋編 三冊 各四角八分

歌 錢君匋編 三冊 各四角八分

最近審定 修正課程 標準適用 初中動物學教本 賈祖璋編 二冊 各四角

## 開明書店印行



期四卅第

版出日六十月一

止日五十月三價特

刊新學文明開

集文散種三出續

緣 燈 貓  
 綠 堂 與  
 再 下 短  
 筆 集 簡

豐子愷著

施蟄存著

靳以著

定價四角

定價五角

定價四角

開明文學新刊以最精美的形式最低廉的價格，印行第一流名家的創作，無論小說與散文都有。自從發刊以來，每出一本，必行銷甚暢。現在我們又出版了三本散文集。牠們的思想、風格、藝術都有各自的個性，在價值上無疑地都是永久的。每本都用米色道林紙精印，定價本極低廉，今售特價，尤覺便宜。

價特售尙書各列下

止底月一價特 期一卅第

啓乃沈 義講學理物 開明中學講義  
 法承夏 義講學化  
 編榮祥 義講史歷國外  
 角五價定 編由文倪 角五價定

止五十月二價特 期二卅第

著雲陰 說 淺 境 詩  
 角三價定 著倪黃 表 類 聲 韻 集  
 角八價定 際實與論理的譯翻文英  
 角五價定 著書讚吳

止底月二價特 期三卅第

著良紹 寫 和 讀 開明少年叢書  
 分五起 角 孟 和 詞  
 著角三價定 著三惜 芽 之 人 名  
 分壹角五 著壹角五

開明青年英語叢書之一

# 英文成語

林幽編  
定價九角

本書採集常見常用成語依其意義分劃編列各成語均詳舉例句，必要處並說明用法，下注詳解。例句中頗多會話上應用語句，其說明注解於作文上之補助尤多。書末附有成語索引兼用漢文釋義，並註明例句頁數，檢查甚便。總之，此書無異一部成語詞典，誠初學英文者對於自修會話作文不可缺少之工具書也。



第35期

二月一日出版  
特價三月底止

## 定性分析化學

孫錫洪編 定價一元五角

本書除介紹傳統的分析法外，並採取不使用硫化氫之最新定性法。所列簡要的分析圖，足供讀者窺見分析之核心。對於理論與實驗之關聯闡發透澈，使學者不陷於機械的操作。編製由淺入深，循序以進，表格搜載詳備，一目瞭然。選作教本或課外參考書，均甚適宜。

## 化學反應圖解

定價三角

沈鼎三編  
便作參攷與複習之用，未附各元素及其化合物之中英名及分子式數百條，尤便檢查。

本書把三十餘種普通元素所造的化合物，用圖解形式，表出牠們間的相互關係，脈絡分明，有條不紊。每一反應都附有方程式，極

## 尚特價中之半月新書

第二期 集韻類  
黃定英 定價八角  
詩境論與實際 定價五角  
淺說 定價五角

第34期 特價三月十五日止

貓與短簡 定價四角

燈下集 定價四角

新學文 施塾存 定價五角  
緣緣堂再筆 定價四角

豐子愷 定價四角

第三期 讀和寫  
沐紹良 定價五角五分  
詞和句 定價三角  
芽之入名 定價四角

用適準標程課新

定審部育教

# 本課學小開

小學高級用

## 國語

葉紹鈞編  
豐子愷繪  
〔四冊〕 每冊九分  
審定執  
照審字  
第卅號

## 算術

劉薰宇編  
〔四冊〕 每冊九分

## 社會

傅彬然編  
沈振黃繪  
〔四冊〕 每冊九分  
審定執  
照審字  
第卅號

## 自然

顧均正編  
賈祖璋編  
〔四冊〕 每冊九分  
審定執  
照審字  
第卅號

## 歷史

金井秋編  
〔四冊〕 每冊七分  
審定執  
照審字  
第卅號

## 地理

馮達夫編  
〔四冊〕 每冊七分  
審定執  
照審字  
第卅號

小學初級用

## 國語

葉紹鈞編  
豐子愷繪  
八冊 一至四冊各六分  
五至八冊各九分  
審定執  
照審字  
第八號

## 算術

劉薰宇編  
都冰如繪  
八冊 一至二冊各三分  
三至八冊各六分  
審定執  
照審字  
第九號

## 常識

傅彬然編  
都冰如繪  
八冊 一至四冊各六分  
五至八冊各七分  
審定執  
照審字  
第十號

## 國語

葉紹鈞編  
豐子愷繪  
八冊 一至四冊各六分

## 常識

傅彬然編  
豐子愷繪  
八冊 一至四冊各六分

索備本樣 售發足十 價售低減

長沙 漢口 廣州 店書明開 北平 南京 上海



# 開明師範教本

## 教育部審定

### 教育概論

范壽康編  
實價八角

本書係按照教育部最近頒布課程標準編輯而成，內容計分敘論、目的論、護論、教學論、訓練論、教育制度論、教育思想論、教育論八章，各章都論述精審，不偏不倚，而於教學訓練兩章，編者致力尤多，直開師範教本之新紀錄。

### 論理學

范壽康編  
七角二分

本書係遵照教育部所頒標準編輯，對於各種新傳學說，盡量採入，敘述簡明扼要，讀之最易理解。末附論理學與教育之關係、相關法、練習問題及系統綱要表，足供學生參考、演習記憶之用。誠高中師範論理學教科書之善本。

### 教育心理學

趙廷爲編  
七角二分

本書遵照部頒標準編輯，材料大部選自 Sandiford 的最新名著，並以 Gates, Thorndike, Priner, Skarch Peckstein 諸氏的著作爲參考，敘述正確，文字流暢，編輯方法異常新穎，而關於學習心理部份講論尤爲精詳。

### 小學行政

蔣息岑編  
實價八角

本書以校長的立場來談小學行政，從中國小學的現狀，談到小學行政上諸般問題的解決方法，處處根據事實，把校長教員對學校應負的責任明白的指示出來，足供各級師範學校之用。現任小學教員備作參考，亦極適宜。

### 小學教學法

傅彬然編  
七角六分

本書參證中西名著及編者歷年實際經驗而成，材料精審，敘述明暢。全書分通論、各論、附錄三部，內容除依憑標準外，並有複式教學法、教學法研究記分方法諸章，每章附有問題研究及設計，尤合教學原理，不啻爲教學善本。

# 開明書店印行

# 開明活葉文選發售簡章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改訂)

活葉文選係本店首先創印，體裁之完備，標點之正確，校對之精細，印刷之清楚，紙張之堅潔，定價之低廉，早蒙採用各校交口稱許，無俟贅述。爲便利選用起見，特印成詳細目錄奉贈，如蒙索閱概不取費。除目錄中所載篇目外，本店仍隨時續印，其目錄亦可隨時索寄。

(一) 本文選用上等報紙印刷，每頁高六寸餘，闊四寸餘，共約八九百字，各篇長短，目錄上均載明頁數，定價依頁數計算，每頁大洋二釐份數，以便檢配。但因篇目過多，間有暫時售缺，最好於應用篇目外多選數篇以備補充。

(二) 本店設有文選裝訂部，專代顧客將散頁裝訂成冊，每冊僅收裝訂費三分，備有書面紙及空白目錄紙奉贈。倘蒙委託，請開示各篇先後次序，當於三日內裝成。但定裝者至少須選用二

十篇以上，同樣裝滿十冊，且每冊至多以一百頁爲限，過多當爲分裝二冊。

(四) 本文選依程度深淺，分甲、乙、丙、丁四級，裝訂若干冊，每冊實價二角。

(五) 除分級合裝冊外，另編有開明文選類編，分語體文及古文兩種，每種各按文章之內容及性質，分訂若干冊，每冊定價不一，請查閱本店書目。

(六) 本文選另編詳細注釋，每冊實價一元，凡生僻之字，疑難典故，均推源究本，詳爲註明，使教授及自修者得以節省精力時間，便利無比。

(七) 本簡章所訂定價，裝訂價，均以向本店上海總店及直屬分支店購買者爲限，各地特約經售處，代售處須酌加郵匯寄費，務請鑒諒。

開明書店上海總店謹訂



# 中學

中學生 第七十二號 二十六年二月

封面插圖——Garasemof 及其所作普式庚像

## 卷頭言

編者 一

一九三七年頭世界的幾種趨向——「論非常時期  
的領袖」——給與學生閱讀的自由——「籠統病」

民族解放和經濟建設（每月講臺）……穆藕初

海約滿期以後（時事瞭望臺）……賓符

普式庚的一生……黃源

牧師及其工役巴而達的故事（普式庚原著）……克夫

門特雷耶夫傳……沈鼎三

文章的靜境（文章偶談）……夏丏尊

三種書與三種讀法（怎樣研究時事之二）……金仲華

人類的傳統（韋爾斯原著）……郭沫若

仰韶文化與小屯文化……任友三

總頁碼在  
每頁內邊



# 中學

在烏克蘭猶太集體農場 (R. Magidoff 原著).....林之東 九三

現在虐殺者 (盧寧).....孟起 一九

青年 放假之前.....竹衍 一三

與 吃羊肉涮鍋的晚上.....茗柯 二七

上哪兒?!.....小友 一七

文藝 笛的故事.....徐中玉 一五

菌兒自傳 (十·乳羊的回顧).....高士其 一五

馬先生談算學 (六一—七).....劉薰宇 一七

科學 動物的變色.....董純才 一七

雪花.....陶秉珍 一八

電鍍合金法.....林君復 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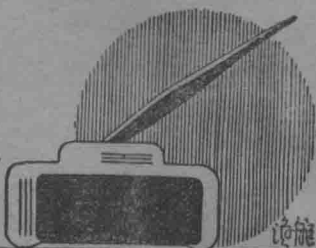
知識 詠冬的英文詩.....劉延陵 二六

英文 英文時事新語解.....適隱 二六

欄 英語表現法 (二).....林語堂 張沛霖 二〇

編輯後記.....一八

# 言頭卷



卷頭

## 一九三七年頭世界的幾種趨向

一九三七年的第一個月已經過去了，青年諸君注意這一個月來的時事發展，究竟得到了怎樣的感覺呢？從舊的年頭踏入這個新的年頭，諸君有的帶來了悲觀的恐懼，也有的帶來了樂觀的希望；究竟這種恐懼和希望，應驗了多少，實現了多少呢？

也許這一個月來的日子，大家是過得亂匆匆的。忙着考試，忙着回家，忙着找職業，忙着打算下學期的學費；這些就足夠分去青年諸君的大部分心思了。不過，時事正在迅速地發展，大家都不得不關心着的。或者諸君儘是在關心，卻還不能夠看得充分明白，那麼我們就把一九三七年頭世界發展的幾種趨向，提出來和大家談談吧。

我們從比較遠的地方講起。一九三七年頭，在歐洲，特別是在地中海上，一面雖然有着西班牙戰爭的劇烈震盪，另一面本來遍佈於各處的緊張的氣壓，卻在漸漸地轉趨和緩。意阿戰爭以來英意間的惡化關係，自從地中海上的紳士協定簽訂以來，兩個帝國主義都已改換一副和氣的面孔了。在西班牙的內戰中，德意兩個法西斯野心國家都不顧一切，派兵去幫助叛軍，同時英法蘇等國內也有不少愛自由、愛民主、反對法西斯勢力的人士，自動投

効去援助西班牙政府；由此發生了所謂志願兵的問題。現在英法已經聯合向德意提出抗議，要求它們停止那種野心干涉的計劃。這以外，我們見到西班牙的人民陣線政府對於叛軍的搏鬥，逐漸佔得優勢了，人民的力量究竟是不可侮的；我們見到德國的內部危機已經由牛油恐慌發展到小麥恐慌，於是經濟部長沙赫脫匆匆往法國，接洽借款和外交妥協，戈林將軍忽然訪問意國，拉緊黑衣宰相企圖通過意國，重新獲取英國的好感，這些更證明一個侵略國家儘管野心勃發，它的內部經濟的深刻恐慌，它在外交上所受和平勢力的共同制裁，始終是無法超脫的。這樣，簡單的說，在一九三七年頭，歐洲政局中的主要趨向，是英法蘇聯以至其他許多和平勢力的密切合作，把野心的侵略者漸漸鎮壓下來，把緊張的局勢漸漸弛緩下來。

從西方轉到東方，在太平洋上，我們見到另一種氣象。華盛頓條約已經正式廢止了，原來限制海軍設防的區域完全沒有了，一個侵略者蠻狠地擴大艦隊，同時向亞洲大陸挺進，許多其他國家爲了本身的防禦，盡力的追趕着它。這裏表面上也許比歐洲來得平靜，但內骨上卻要嚴重得多。夏威夷的增防，新加坡的演戰，汎美公司航空線的直達香港，和英國及中國航空線造成密切的聯絡，這些是跟東京軍事預算的龐大增加同時發展的。我們可以看到，在太平洋上，由於一個侵略者的盡力蠻幹，許多希望維持現狀和愛好和平的國家，都不得不急速聯合起來，假使外交上的共同壓力不生效，將給它一個最後的武力的制裁。

最後，我們要講到我們自己的國家了。舊的年頭留下給我們兩個事件：綏遠抗戰與西安事變，前者是對外的，後者是對內的；但後者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內，在某種意義上仍舊是對外的。綏遠抗戰是

五年來我國對付敵人侵略上最光榮的一頁。全國民衆熱烈擁護這抗戰，全國將士希望能直接參加這抗敵，沒有一個親日派或恐日派的漢奸敢喊出一個反對的字眼。這抗敵祇有在西安事變發生時暫時停頓一下，那是由於敵人的幸災樂禍，希望中國會發生內戰；但等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敵人又指揮着他們的偽匪鷹犬，向綏遠進攻了。西安事變在張學良護送蔣院長飛回南京以後，原已和平解決。這事變發展的突然轉危爲安，張氏的到京請罪，蔣氏的請予特赦，表示在中國的政府當局中間，本來並不存有芥蒂，有的只是大敵當前，虎狼已經入室，大家要爭先恐後去抵抗侵略而已。在人民方面，大家對於這種願望，更是表現得萬分迫切：人民希望東北軍的抗敵，像他們希望中央軍的抗敵一樣；這時候，誰要把中國捲入內戰，誰就不能得到國人的原諒，誰能本着中國傳統的對內和洽、對敵抗戰的精神，使全中國在抗敵第一的政策之下團結起來，誰就是真正的愛國者。所以，西安事件的和平解決，可說是我國達到「和平團結，一致禦侮」的最後一個測驗。不過，在一個月來所表現的情形，我們覺得這個測驗還在進行中。隴海路至今仍未通車，赤水華縣有兩個同屬於中國的軍隊的接觸；我們相信，這也許是中國達到最後團結以前必有的波折，也許還是敵人的陰謀在暗中作祟。有田外相的聲明反對西安事件和平解決，川越大使的突然進入南京，鄭州的破獲日方特務機關，綏遠侵略的再度大舉挺進：這一切告訴了我們什麼？告訴我們敵人希望我們全國化爲焦土，人民不知死所而已。然而，正因為侵略者的幸災樂禍，我們必須要和衷共濟。中國的團結禦侮，將是一九三七年中一種不可阻遏的趨向！

青年諸君在一九三七年的大風浪中，應當以最大的關心，跟着世界這三種主要趨向的發展。

## 「論非常時期的領袖」

在顧頤剛氏主編的大眾知識（第一卷第四期）上看到一篇文字，題目就是「論非常時期的領袖」。這篇文字解釋領袖的意義，領袖權力的來源以及現時我們所要擁護的領袖等等，有許多話，正是我們所要想說的，這裏就把其中的若干要點摘錄在下面：

「領袖是從羣衆裏面產生出來的，領袖本身即是羣衆的一分子，其特殊之點是領袖有組織羣衆的能力與領導羣衆的地位。

「領袖不是自己造成的，是社會環境造成的，無論一個領袖有怎樣的本領，他一定要忠實擔負羣衆所付與他的使命始能維持其領袖的地位。

「領袖何以偉大？是因為有羣衆做他的背景，領袖何以有力？是因為有羣衆合成的力量供他運用。所以不僅領袖的地位是社會羣衆造成的，領袖的力量也是社會羣衆給他的。

「領袖的權威與力量是羣衆擁護的結果，維持領袖地位的最好方法是消極地不要脫離羣衆的立場，積極地要領導羣衆去追求羣衆所願望的目標……爲鞏固羣衆的組織，當然需要鐵的紀律，但是有組織始有紀律，如果不組織羣衆，甚至不准羣衆有自動的正常組織，不領導羣衆，甚至惟恐羣衆之覺醒而處處以紀律鉗制羣衆的正常活動，壓迫羣衆的言論，這就是放棄羣衆的行爲。用這種壓力對付羣衆，或者可以收效於一時，能夠維持一時的地位。但是長久下去，必定使羣衆灰心失望，喪失羣衆的信仰……領袖所取的方法是精誠團結，是要使羣衆誠心悅服，願意效死。獨裁



者所取的方法是暴力壓迫，使羣衆懾於淫威，不得不服從。

「中國現在非常時期中……目前舉國一致的願望便是抗敵救國。誰能領導民衆，誠意抗敵，他便可以獲得民衆的信仰，做民族領袖……」

這些話，我們認爲都十分中肯，值得讀者思索玩味。最後我們尚有一點意思要補充，是關於領袖與歷史的關係的。

領袖這一個名詞，用舊一點的字眼來代替，不外是「英雄」與「豪傑」之類。歷史上英雄豪傑的出現，大抵不在承平之世而在社會發生大變動的時期。那時候，社會制度舊的已經破敗，新的尚未建立，因而社會上呈現着種種矛盾和紊亂的現象，羣衆的生活也就毫無保障，一般羣衆爲要求生存起見，都渴望太平世界的到來，一遇到社會上有才能超衆的人，就信仰他，擁護他，希望他能把大家從「水深火熱」的苦境中解救出來，於是這人便被擁爲領袖，成了英雄。這是領袖所以產生的根源。（這一點意思，大衆知識上的文字也曾提到。）由此更可以見得領袖的產生決不在他的本身而在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換一句話說，就是客觀的歷史條件。所以領袖要想對時代有所供獻，唯一條件是認識他所擔負着的歷史使命，把握住當時羣衆的迫切需要，然後運用羣衆的力量，努力去求實現。如果只想利用機會，犧牲羣衆的福利來造成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地位，那必然要爲羣衆所遺棄。毀滅一個領袖比造成一個領袖要容易得多，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例證是舉不勝舉的。

給與學生閱讀的自由

我們知道現在中等學校裏，對於學生課外閱讀書報，頗有加以取締的。取締的情形並不一律。有的是凡用語體文寫作的書報都不准看。說用到語體文，這批作者就不大穩當。卻沒有想到給學生去死啃的教科書大多數是用語體文寫作的。有的是開列一個目錄，讓學生在其中自由選擇。說目錄以外的書報都要不得，誰不相信，偏要弄幾種來看，只有一個斷然處置的辦法——沒收！有的更溫和一點，並不說不許看什麼，卻隨時向學生勸告，最好不要看什麼。一位教師在自修室外面走過，瞥見一個學生手裏正拿着一本所謂最好不要看的東西，他就上了心事，跑去悄悄地告訴另一位教師說：「某某在看那種東西了呢！」那詫怪和憐憫的神情，彷彿發見了一個人在偷偷地抽鴉片。於是幾位教師把這事情記在心上，寫上懷中手冊，直到勸告成功，那學生明白表示往後再不看那種東西了，他們才算在心上搬去了一塊石頭。——這雖然溫和一點，然而也還是取締。

這樣把學生看作思想上的囚犯，實在不能夠教人感服。學生所以要找一點書報來看，無非想明白當前各方面的情形，知道各式各樣的生活而已。既已生在並非天下太平的時代，誰也關不住這顆心，專門放在幾本教科書幾本練習簿上。當然，所有的書報不盡是對於學生有益處的。但只要學校教育有真實的功効，學生自會憑着明澈的識別力，排斥那些無益的書報。現在不從鍛鍊學生的識別力入手，只用專制的辦法，來個取締，簡便是簡便了，然而要想這給與學生的損害多麼重大！把學生的思想範圍在狹小的圈子裏，教他們像號子裏的囚犯一樣，聽不見遠處的風聲唱着什麼曲調，看不見四圍的花木顯着什麼顏色。這樣寂寞和焦躁是會逼得人發瘋的。我們曾經接到好些地方學生寄來的信，訴說他們被看作思想上的囚犯的苦惱。只要一讀到那種真誠熱切的語句，就知道取締辦法是

何等樣的罪過。

教師和學生，無論如何不應該對立起來的。教師不是專制政治下的爪牙，學生不是被壓迫的民衆。教師和學生是朋友，在經驗和知識上，彼此雖有深淺廣狹的差別，在精神上卻是親密體貼的朋友。學生要擴大一點認識的範圍，做他們親密體貼的朋友的教師竭力幫助他們還嫌來不及，怎忍把他們的欲望根本壓了下去！我們特地在此提出來說，希望做了這種錯誤舉動的教師反省一下，給與學生閱讀的自由！

### 「籠統病」

十多年前，黃遠庸先生在赴美途中寫下一篇文章，題目叫做「國人之公毒」，寄給東方雜誌發表，不久他在舊金山被暗殺，這篇文章就成了他的絕筆。

他告訴我們，中國人一向都中了「籠統毒」，對於一切事物和現象，只是籠統地看，籠統地想，從來不肯從合理的分析中去求得明確的判斷。西洋人便不是這樣。所以西洋發達了科學，而中國則老是在玄學裏兜圈子。

他的話雖然是在十多年前說的，卻還值得教現在的青年們加以注意。

現在的青年們不是也中了「籠統毒」嗎？舉個淺顯的例來說罷：「帝國主義」這個名詞，青年們早已耳熟能詳了，然而大家只會籠統地喊着「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卻不肯對於帝國主義加以分析研究。甚至於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把帝國主義強分做「白色的」和「赤色的」，也會有

人隨聲附和。如果大家明白了什麼是帝國主義，那麼，誰都會知道「帝國主義」上面是不容加上什麼「赤色」「白色」的字樣的。德國的希脫拉雖然大聲疾呼地反對布爾雪維克，反對蘇聯，卻從不會提出過什麼「赤色帝國主義」的口號；就因為德國人的頭腦不像我們那樣籠統，他如果提出這個口號，定被德國人恥笑，而有損於他的「領袖」的威望的。

對於一切事物和現象，只是籠統地看，籠統地想，不肯用腦子去思索，就造成了思想上的惰性。五四運動以來，外國的學說和主義不知有多少種被介紹到中國來，青年們不是囫圇吞棗地接受，便是不加思索地拒絕，很少有人肯加以正確的分析 and 合理的判斷。像這樣不想把這近乎遺傳的「籠統病」醫治一下，那是永遠不會有正確的認識和自覺的信心的。

多加思索，是醫治「籠統病」的最好方法。現在教育當局把繁重的科目強使中學生學習，或者他們也是出於好意，要中學生多得到點書本上的知識；然而學習時間過多，從容思索的時間便減少了。沒有辦法，只好希望中學生諸君善用自己的休閒時間，每天無論怎樣忙，必得分出一點時間來，擺脫一切，專事對於這一天所接觸的種種事物或所看到的種種現象，用腦子去細細思索一番。王陽明坐對竹子格物，固然是笑話，然而牛頓的地心吸力說，卻是在靜默中看見蘋果落地而思索出來的。



## 民族解放和經濟建設

穆藕初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想獨立在世界上，一天一天的發展，一天一天的繁榮，使全民族中每一個人，都能得到水平線以上的生活，都能得到教育，工作和娛樂的平等機會，她的基礎完全建築在經濟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必須有了相當的經濟建設，足以供給自己的一切需要，或者至少足以得到交換一切需要品，不至於缺乏，不至於無物足以交換，或得不到交換，才能立足在這個競爭劇烈的世界上，她的地位，才可以說是相當鞏固，才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獨立國家。她的領土主權，才可以得到確實的保障，才可以拒絕他人一切無理的干涉。

現在的中國，能不能這樣呢？乾脆一點說，當然還沒有達到這樣圓滿

的地位，但是的確正在向着這個大目標而前進。

怎麼說呢？原來中國在最近的一百年，正是最艱難困苦的時候，正是從封建社會達到民主主義的時候。從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失敗到現在，已經足足有九十多年，這一個期間，充滿了痛苦的國難，中間經過了不少的奮鬥和掙扎，從一個沈沈酣睡的「睡獅」，經過了不少的痛苦的激刺而漸漸覺醒起來。到了今日，全國上下，除了最少數真正喪心病狂願意做亡國奴的漢奸以外，已經大家一致的認識清楚我們的歷史任務，必須集中一切力量來抵抗我們最大最主要的敵人，中國只有從抗敵救亡最艱苦的實踐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解放和經濟建設。

在過去，在不久的過去，我們中國人有一個很大的爭論，就是怎樣救亡？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失敗以後，有的主張停科舉，辦學校，可以救亡；有的主張辦工廠，興實業，可以救亡；有的主張廢綠營，練新兵，可以救亡；有的主張立憲，有的主張革命，可以救亡；結果什麼事都敷衍敷衍的做了一部分，都沒有做得澈底，因此整個國家民族，只有繼續衰落，只有一步步的衰落！同時我們的敵人，卻一步步加緊向着我們中國進攻！

現在，大家都漸漸明白了。因為這數十年來的痛苦經驗，才使我們大家得到一種共同的覺悟，就是整個國家民族，整個領土主權，有整個性，有不可分割性，凡是一個國家的教育，實業，國防種種，都有極密切的連繫，正好像一部偉大的機器的整個活動，整個存在！假使把一部偉大的機器拆散成爲一片片的零件，便不能獨立活動，便失去了整個機器的存在！

因此我們要救國，不能靠盲目的瞎撞，不能靠枝枝節節的努力，而必須有整個的統盤籌算的計劃。我們看看現在的中國，是不是單靠造幾條鐵路，辦幾個工廠，辦幾個學校，就可以得救呢？我們只要看看「九一八」以前東北四省努力所辦的鐵路，工廠，學校，在炮聲一響之後，就完全爲我們的敵人武力佔領去了這一種事實，便可以完全明白覺悟了。我這樣說，並不是不贊成辦鐵路，工廠，學校等等建設事業，但必須在抵抗敵人這一個大前提之下來辦，方能得到良好的效果。否則在不抵抗之下，不但辦得沒有成績沒有用，即使辦得成績十分良好，只要敵人的大炮輕輕一響，便可以佔有一切，在事實上便不啻等於贈盜以糧了。

在我個人，也有同樣的痛苦經驗。我是主張工業救國的一分子，尤其

是實行棉業救國的一分子，數十年的心血，完全耗費在棉紡織工業上，在個人，不能算不盡力了。但是因為國家經濟政策上，對外來侵略，完全和對付武力侵略一樣，採取不抵抗主義，因此一切民族工業在外力壓迫之下，不能擡頭，棉紡織工業當然也不能例外！所以我深切的覺悟到不抵抗主義不但斷送了領土主權，同時也斷送了一切民族工業和經濟命脈！因此我對於近年來的鐵路，公路，電訊等等建設事業，不能不發生一種懷疑，就是在不抵抗主義之下，這種種經濟建設，會不會蹈東北四省鐵路公路的覆轍呢？

—— 聽 雜 生 學 中 ——

好了，現在綏遠的英勇的抗敵行動，已經給予全國人民一種新的希望，一種新的興奮——同時我個人也就是最感覺興奮的一個。綏遠抗敵的最重大的意義，在於全國抗敵意志的一致，無論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沒有一個不是敵愾同仇，尤其是在前線抗敵的戰士，在冰天雪地萬分艱苦的前線的英勇的抗敵行爲，打動了每一個中國人的敵愾心！我相信，在抵抗敵人的這一個大前提之下，中國的經濟建設和民族解放，才能同時得到最適當的解決。





## 海約滿期以後

賓符

在這個「炮火響於言辭」的年頭兒，誰還把條約放在眼中呢？所謂條約，早已成了無用的東西了。可不是麼？帝國主義列強爲了實現它侵略的野心，都拚命的在造大炮，製飛機，築軍艦。什麼裁軍條約，什麼海軍條約，都是不放在它們眼中的具文。裁軍問題永遠沒有結果，華盛頓海軍條約也早給日本聲明廢棄了。限制海軍軍備會議雖會一次又一次的舉行着，它們其實無異是討論軍擴的會議。蕭伯納說得好：「他們談論限制軍備的問題，只是這樣互相詢問着：『唔，十六英寸的砲彈，實在比十英寸的貴得多。我想把十六英寸的砲彈換了十英寸來射擊你，你道如何？』」

所謂華盛頓海軍條約，所謂倫敦海軍條約，也都就是建立於這種意義的上面。不過話雖如此，華盛頓海軍條約和倫敦海軍條約對於主要海軍國家的造艦競爭，究竟也具有多少阻障的作用（阻

止擴充海軍至原有軍力以上。十三年來太平洋之得能保持相對的均勢，也不能不部分的歸功於華府海軍條約。但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日帝國主義的刺刀戳破華盛頓海軍條約以後，英美日三國海軍軍備競爭已成公開的祕密。到了去年倫敦海軍預備會議再度失敗，擴充海軍遂成了三國海軍的國策。從今年起，連這兩個徒具形式的限制海軍競賽的條約也告失效了，而新的條約因各國利益的衝突，又未能產生，因此，一九三七年就陷入了無條約狀態之中，各帝國主義國家少了一條法律的束縛，自然更將瘋狂地擴充海軍了。

## 二

華盛頓海軍條約是戰後限制各國海軍競爭的第一個產物，那是在一九二一年——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中成立的。召集這次會議的是美國的總統哈定，那時候，大戰剛剛終了，日本在大戰中趁着各國無暇顧的機會，在遠東方面積極的從事吞併中國，太平洋的均勢完全給破壞了，這於美國的利益，尤有絕大的損害；而一方面英日同盟快要滿期，英美的劇烈競爭又似有代替戰前的英德對立之趨勢，美國為破壞英日同盟的延續以免除禍患起見，因此發起召集華盛頓會議，來討論限制海軍的問題以及太平洋與遠東的全部問題。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九國代表，會議分兩部討論，一部是太平洋的政治問題，一部是海軍軍備的限制問題。由於日本在政治上的讓步，美國在海軍軍備方面也表示相當讓步，以為交換。華府會議草定了並簽訂了七件條約，其中有兩件五國條約是關於限制海軍的。在第一件中五國承諾潛水艇應遵守適用於水面軍艦的海戰規則，並且排斥使人窒息的毒氣，不以為戰器。第二件條約則為限制軍

艦的噸數，並規定英、美、日、法、意五國中每一國應有之主力艦與航空母艦的比量。主力艦之噸數限制如下：

國 別	噸 數
美 國	五二五、〇〇〇
英 國	五二五、〇〇〇
日 本	三一五、〇〇〇
法 國	一七五、〇〇〇
意 國	一七五、〇〇〇

各締約國主力艦的替換總噸數 (total replacement tonnage) 不可超過上述的基準排水量，這就是所謂五：五：三：一·六七：一·六七的比率。主力艦的最高基準排水量為三五、〇〇〇噸，備炮口徑不得超過一六吋以上。航空母艦的最高排水量為二七、〇〇〇噸，最大炮徑為八吋，各締約國所保有的總噸數如下：

國 別	噸 數	比 率
美 國	一三五、〇〇〇	二·二五
英 國	一三五、〇〇〇	二·二五
日 本	八一、〇〇〇	一·三五
法 國	六〇、〇〇〇	一
意 國	六〇、〇〇〇	一

除了主力艦力量商得限制的比率以外，三國還同意成立了限制太平洋上海軍根據地的設防。據華盛頓條約第十九條的規定，內容如下：

美國及日本英國在下列領土及屬地，對於要塞及海軍根據地，維持本條約簽署時現狀：(一)美國在太平洋現在領有或將來取得之島嶼如關島、菲律賓、阿留西安羣島等。但美國附近海岸阿拉斯加、鄰近巴拿馬地帶的島嶼及夏威夷諸島不在內。(二)香港和英國在太平洋上東經子午線一百十度以東之現有或將來取得之島嶼，惟加拿大附近海岸、澳大利亞及其領地和新西蘭都不在內。(三)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千島、小笠原羣島、奄美大島、琉球羣島、臺灣、澎湖及將來所獲得的島嶼。上述的規定是於日本有利的。因為日本的不設防地帶是本國和本國鄰近的區域，而英美的不設防島嶼，遠離本國海岸。英美如果和日本在西太平洋決戰，非在日本附近的海洋有重要根據地不可。倘使美國不在關島、菲律賓、英國不在香港建設防禦，而太平洋上英美的海軍就很難制勝，日本海岸的安全是易於保障的。

華府條約，對於海軍軍備的限制，只是限於主力艦和航空母艦，而於補助艦卻仍沒有限制。於是在華會以後的幾年中，各國又悉索敝賦的從事於補助艦的擴張，軍備競爭有復活的趨勢。美國、柯立芝總統乃又於一九二七年邀請英、法、意、日、四國同美國舉行一個國際會議，來商議限制巡洋艦、驅逐艦和潛水艇的事件。但接受邀請的只有英、日兩國。在這次三國海軍會議中，英美兩國發生了正面的衝突，日本卻居於調停的地位。美國主張照從前對於主力艦和航空母艦所決定的三國間五：五：

三比率，適用於其他一切的軍艦，日本大體上同意美國的主張，英國卻堅持異議。英國因為要保護長達八萬哩的貿易線和交通線，竭力主張它有無限制的建造六吋口徑大砲的小巡洋艦的權利，在另一方面，它卻切望對於一萬噸的巡洋艦的建造加以限制——這種巡洋艦最適於美國的需要，因為美國缺乏海軍根據地和有綿長的海岸線。在兩者相持不決的情形之下，這次會議終於無結果而散。日內瓦三國會議的失敗，使英美的衝突尖銳起來。英國並企圖恢復英日同盟和訂立英法協定以對抗美國，但結果是流了產。恰巧那時保守黨內閣因外交失敗塌臺，由親美的麥唐納繼起組閣，麥氏並且親到美國和胡佛總統商談，終於成立了英美海軍軍備限制的諒解。接着就於一九三〇年一月召集五大海軍國的倫敦海軍會議。在該會開幕後的三個月，美英日三國簽訂了倫敦海軍條約 (London Naval Treaty)。法意因為競爭西部地中海的支配權，沒有簽字。

倫敦條約的有效時期也是同華盛頓條約一樣至一九三六年為止，它總算以妥協解決了巡洋艦的比較力量問題。美國取得保有十八艘一萬噸，八吋口徑砲一種的大巡洋艦及小巡洋艦一四三、五〇〇噸（總計三三三、五〇〇噸）的權利。英國可保有十五艘大巡洋艦及小巡洋艦一九二、〇〇〇噸（總計三三九、〇〇〇噸），日本願意接受所定十二艘一萬噸的大巡洋艦及小巡洋艦一〇〇〇、四五〇噸（總計二〇八、八五〇噸）之最高額。驅逐艦的噸數分配額，則規定英美兩國皆為一五〇、〇〇〇噸，日本為一〇五、〇〇〇噸。三國各得保有五二、七〇〇之潛水艇噸數。

倫敦條約最著名的部分也許就是第二十一條，就是所謂防護的或「自動梯」條款，這條准許着各簽字國已身認為本國之安全有被任何非簽字國一方面的建造新艦所威脅時，可以增加本國

任何一類軍艦的噸數。遇到這種情形時的唯一條件，就是該簽字國須立刻通知其他二簽字國，其他二國的艦隊，亦得爲比例的增加。所以這項保障條款的規定，簡直是將倫敦條約的效力抵消無餘了。

上述這兩個海約都於去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滿期，實際上日本早已於一九三四年宣告廢棄華府海約了。英國根據該兩約的規定，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倫敦召集會議，討論此後的海軍問題。在這次會議之前，英國曾於一九三四年兩次邀請各國在倫敦舉行預備會議，疏通各方意見，第一次參加者有英美日法四國，第二次參加者有英美日三國，都無結果而散。在一九三五——三六年的倫敦海會中，日本堅持共同最高額廢除從來比率主義的主張，與英美的主張絕不相容，日本遂於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正式退出海會。日本退出以後，海軍會議仍繼續舉行，結果由英法美三國訂立協定，但這協定的內容祇注意到質的限制，卻沒有規定量的限制。同時這個協定又規定着，倘使締約國以外的國家，擴充海軍超過舊定比率的時候，締約國就可援例擴充海軍，不受條約的束縛。而且這個條約，到如今正式批准的還只有美國一國，因此其價值自無異等於零了。

### 三

從今年起，華府倫敦兩海約既告滿期，而現存的一九三六年的三國海約又是「有等於無」，這陷入無條約狀態之中的一九三七年，將是帝國主義列強更形瘋狂地擴充海軍的一年吧。

我們知道軍備競爭是有刺激性的，某個國家造了若干艘的軍艦，第二第三個國家必定跟着添造，而第一國家因第二第三國家的添造也自必急起直追，加緊增造，這樣走馬燈式的一直循環下去，

終至於弄到殺氣瀰漫，引起了世界的大屠殺。單是在海約滿期前夕的去年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各帝國主義列強造艦競爭的熱烈情形。據最近出版的楊氏戰艦一書（那是世界海軍數字總計的權威）所載，一九三六年造艦以英國佔第一位，共計九十九艘，其中戰艦兩艘，航空母艦三艘，巡洋艦十六艘，驅逐艦二十二艘，潛水艇十三艘；美國佔第二位，共計八十三艘，意大利佔第三位，共計六十四艘，法國四十三艘，內有戰艦三艘，德國三十九艘，日本第六位三十八艘，除了這些新建的海艦以外，英美日各國還根據了倫敦海約階梯式條款各提高海艦的噸位。英國先宣布保留艦齡逾限的驅逐艦四萬噸，及已滿服務年齡的舊巡洋艦五艘，總計二萬一千噸，美日二國也繼之提出保留舊有的戰艦。

去年如此，從今年起，各國造艦競爭必將更趨熱烈。最近出版英國麥克茂特里 (Francis E. Murrrie) 編輯之乾恩氏軍艦新刊 (Jane's Fighting Ships) 詳述世界海軍列強競爭整武之不遺餘力，並附有一表，對於各主要海軍國現時正在建造或已在計畫中之軍艦數額，載列頗詳，茲照錄於下：

英戰艦二艘，航空母艦三艘，驅逐領袖艦三艘，驅逐艦三十二艘（其中巨型者十六艘），潛水艇十三艘，小兵艦及掃雷艦十三艘，埋網艦，漁船，及魚雷艇共十七艘，共計九十九艘。

法戰艦三艘，（排水量三萬五千噸，載有十五吋口徑砲位者三艘，排水量二萬六千噸，載有十三吋口徑砲位者一艘），巡洋艦三艘，驅逐領袖艦二艘，小兵艦砲艦等十一艘，共計四十三艘。

德戰艦一艘（排水量三萬五千噸，載有十四吋口徑砲位），航空母艦二艘，重巡洋艦三艘，驅逐艦十二艘，大小潛艇九艘，掃雷艦十二艘，共計三十九艘。

意戰艦二艘（排水量三萬五千噸，載有十五吋口徑砲位），巡洋艦二艘，驅逐艦四艘，魚雷艇三十五艘，潛水艇二十三艘，共計六十六艘。

美戰艦兩艘（排水量三萬五千噸，載有十六吋口徑砲位），航空母艦三艘，巡洋艦十一艘，驅逐艦五十二艘，潛水艇十五艘，共計八十三艘。

日計劃建造之戰艦四艘（大約爲三萬五千噸級），航空母艦二艘，巡洋艦二艘，驅逐艦十四艘，潛水艇四艘，魚雷艇十二艘，共計三十八艘。

海軍條約滿期後的第二個影響，就是太平洋限制設防地帶的廢止。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依照華府海軍條約第十九條的規定，美國的關島、菲律賓、阿留西安羣島、英國的香港，以及東經一百十度以東的島嶼、日本的千島、小笠原羣島、琉球羣島、臺灣和澎湖列島，都是限制設防的區域，但從今年起，三國已可以自由在上述各地自由增防了。太平洋各島嶼的設防，於日本自然是不利的，因此日本曾向美國要求十九條款的繼續有效，華盛頓方面認爲十九條款與整個海約不可分割，海約既廢，十九條款當然難望獨存。最近，美海軍部已積極進行半途島和韋克島等地的設防，英國也在香港作軍事佈置，從此後，英美日在太平洋的對立將更加緊，而太平洋西岸的中國，處境也愈形險惡了。

一月十七日燈下

胡愈之·張明養等著

中學  
雜誌叢刊  
世界面面觀

一册

四〇

作者均爲關心國際問題的學者，各以淺顯的文字，論述各國的政治經濟等，使中學生對於世界現勢有一個深刻的認識。





## 普式庚的一生

黃源

今年的二月十日，是舊俄大詩人普式庚的逝世紀念日。

這一二年來蘇聯的文化界用了全力在準備這偉大的紀念日。不僅是文化界，蘇聯的文化不單為一部分人所占有，已打入了民間，已普遍到每一個窮鄉僻壤，在各處的大小工廠、作坊、國營農場、集體農場以及政府機關，都積極參加這準備。全國的報章雜誌也充滿了關於普式庚的文章，從一九三六年一月至十一月，單就俄文的刊物，已有五千篇左右的文章。各處刊行的普式庚全集、紀念冊、畫冊之類，更無可數計。一國的政府與民衆，這樣愛戴一個詩人，這樣舉行盛大的紀念追念一個逝世百年的詩人，是前所未有的。

普式庚為什麼能受蘇聯的民衆這樣的愛戴，這樣的尊敬呢？這是因為普式庚一生愛好自由，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屈伏於沙皇朝廷而終於為沙皇所殺，他又公開的說明同情於十二月黨人的起事，這種難能可貴的精神，自然地博得了從奴隸狀態中解放出來的億萬的民衆的愛戴與尊敬。

同時他的作品大半活用民間的口語，他的詩句的美妙的音調，在蘇聯的大衆聽來，是親切而易解的，這使無數的不久以前還是文盲的大衆也能享受詩人的寶貴的遺產。

這普式庚紀念將不僅在蘇聯盛大的舉行着，也將在世界各國舉行着。上海的各國僑民和中國的文化界也組織普式庚逝世百年紀念會。

普式庚究竟是怎樣一位詩人，寫了些什麼作品？現在我把他的生活和作品簡略的敘述一下。

亞歷山大·塞爾蓋維支·普式庚 (Alexandre Sergeyevich Pushkin) 於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生於莫斯科。他的父親塞爾蓋依·勒伏維支 (Sergius Lvovitch) 是俄國的舊貴族，愛好文學，有豐富的法文及俄文的藏書，且交結了許多文學家。他的母親娜淑席達·奧西寶芙娜是彼得大帝一世的黑奴亞勃拉姆·加尼巴耳的孫女。普式庚自己的鬚曲的頭髮，突出的頰骨，黑黑的膚色，都和他後年在彼得大帝黑奴中所描寫的伊拉希姆 (Ibrahim) 的容貌相像。

當時俄國的貴族間，普通都講法國話，普式庚在幼年時即由法國家庭教師教育，所以他自幼即通法文，他甚至自己說他的法文比本國文還好。一八一一年（十二歲）普式庚被送進了沙皇村高等學校，這是一個專為貴族子弟創辦的學校，校風極壞，可是學生之間愛好文學的傾向卻很旺盛，他們好讀內外名家的作品，一方面也練習寫作，並且互相批評。一八一五年舉行學年考試時，有許多高貴的來賓參加，著名的老詩人德爾若文 (G. Derzhavin, 1748-1826) 也在場。普式庚朗讀了他的「紀沙皇村」，大受來賓的讚賞，老詩人驚喜得含淚地擁抱着他，叫道：「我的後繼有人了！」

因此他在高等學校的後幾年，便和那時候最有名的詩人——裘考夫斯基 (V. Zhukovskiy) 已特尤須考夫 (Bolyushkov) ——有了關係，同時又和禁衛騎兵隊中的一些有自由思想的軍官很接近，其中有一位卻達耶夫 (P. Chadaev, 1793-1856) 普式庚常到他那裏談論政治，讀祕密宣傳

品，他對於年青的普式庚的思想有極大的影響。

一八一七年普式庚在高等學校畢了業，在彼得堡的外交部做事。他對這職務毫無興味，開始過起散漫的生活。從這時候起，他便和許多秘密團體發生了關係。

這正是一個政治思想狂熱的時期。一八一二年法皇拿破崙的軍隊侵入莫斯科，後爲俄軍所敗；俄國的軍隊聯合了其他的同盟軍一直追擊到法國，終至凱旋而回國。這些軍隊的軍官都是貴族的子弟。他們因爲這次遠征，得以接觸了西歐的文化，尤其是知道了法國的革命思想；他們帶着勝利的光榮回到祖國來，看見的卻祇是專制的俄羅斯的野蠻與暴政。一部份有教養的前進的貴族子弟，便起來呼籲着取消農奴制度，要求自由與民權，成立了秘密組織。這個組織後來被稱爲「十二月黨」。因爲他們領導或參加了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的起事。普式庚也屬於這一社會層，並且和十二月黨人懷着同樣的觀點與傾向。他也痛恨沙皇的專制且不滿於農民的奴隸狀態。他也渴望着政治的自由和一切人民在法律上的平等。他和大部份的十二月黨人，凡是他所認識的，都結爲朋友。但是他並不是秘密組織中的一員，也沒有參加他們的計劃；他以他的詩篇來援助十二月黨的事業。一八一七年他寫了著名的自由頌 (Ode to Liberty)，說「法律遠超於帝王之上」；一八一八年他寫了鄉村 (The Country)，憤激地指斥「野蠻的貴族」用「強暴的鞭笞」方法把耕作者的「勞力財產，與時間」據爲己有。這些革命的詩篇，作了秘密運動的呼應，流佈在廣大的羣衆間。

這些詩也曾落入憲兵的手中，轉呈給了皇帝。亞歷山大一世便說：「應該把普式庚充到西伯利亞。他的歪詩流行於俄國。所有的年青人都暗誦着那些詩。」後因裴考夫斯基等的求情，說「他已是

俄國文學的誇耀，「才祇放逐到南方的貝薩拉比亞的基西涅夫。這時候他正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偉大的長詩羅斯朗與柳德密拉 (Rushan and Ludmila)。

普式庚一到南方，就患熱病，病愈後就和拉葉夫斯基將軍 (General Rayevsky) 一家同到高加索。高加索的雄偉的自然與居民的純樸的原始生活，給了他很深刻的印象。於是他寫了第二篇名詩高加索的俘虜 (The Prisoner of the Caucasus, 1821)。從高加索他又到克里米亞，在半島的南岸拉葉夫斯基的別墅裏和他的家族一同過了三星期。這三星期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時期。克里米亞的自然迷惑了他——黑海的波濤，美麗的白楊樹，黑黝黝的扁柏等，無不使詩人心醉。在克里米亞他參觀了韃靼王宮裏的巴赫溪薩拉的噴泉，又寫了第三篇名詩巴赫溪薩拉之泉 (The Fountain of the Bahchissai, 1822)。

後來，普式庚從克里米亞到了他服務的貝薩拉比亞的基西涅夫。但因他的長官很優待他，所以他仍然可以自由寫作，寫了強盜弟兄，迦伯列詠這許多詩，並注意於那時的政變。一八二三年因伏隆佐夫公爵做了新總督，普式庚就被派到奧特薩去服務。普式庚在那邊，因為伏隆佐夫公爵管束嚴厲，不能像在基西涅夫那麼的自由。這時，普式庚已有很大的名聲；而且這四年間跑了不少地方，到處都有十二月黨人的朋友。他不絕地寫作革命詩，每一首詩一脫稿，立即遍傳了全俄羅斯。伏隆佐夫無法對付這位偉大的詩人，便將普式庚的「不法」行為呈控於彼得堡。一八二四年的夏天，亞歷山大一世便下命罷免普式庚，把他遣回到他父母的領地普斯科省密哈伊洛夫斯基村。

在南俄左遷的最後期間，他寫成了吉卜西。這是那時候他隨着一羣吉卜西在曠野放浪，與她們

變化多端的生活接近時的印象。

他和美麗的南俄告了別，同時也和自由生活告了別。他於一八二四年八月九日到密哈伊洛夫斯基村，爲地方當局嚴厲地監視着。

普式庚孤獨地在密哈伊洛夫斯基住了二年，幼年時的保姆露迭奧諾芙娜是他唯一的伴侶。晚上，尤其是冬天，普式庚時常走進保姆的房裏去聽她講故事，聽她唱歌曲。他開始尊重起保姆的故事來，他喜歡這些故事的微妙的結構，美麗的畫面與生動的大衆語言。後來他就用這些故事陸續寫成了沙而且皇的故事（一八三一），神父及其工役巴而達的故事（一八三一），漁夫與魚的故事（一八三三），死公主的故事（一八三三）和金雞的故事（一八三四）等幾篇著名的童話詩。果戈理讀了，讚嘆着那些詩的「純粹俄國的格調，」形容不出的美妙。」

普式庚在俄國各處飄流了幾年，受了南俄大自然的影響，又因生活在民間，得以洞悉民間的一切痛苦，他這時就漸漸地脫離了西歐詩人的感化，創造了純粹的俄國文學，成了偉大的國民詩人。一八二五年他更理頭研究俄國的生活，俄國的歷史及詩劇，完成了歷史的悲劇波力斯·戈都諾夫（Boris Godunov）。

波力斯·戈都諾夫中描寫的是一位乘十六世紀末的混亂時代僭心於王位的波力斯。這主人公的性格，他內心是純樸而善良的，又是溫順而富有常識的人。然而在他那善良而和平的心中，卻深深地潛藏着權勢的慾望。這種慾望騷擾他的精神，給他以無上的苦痛。波力斯的悲劇的性格是在這慾望與他的和平的精神之間的矛盾。普式庚在描寫波力斯的這種性格上，是完全國民性的，就是說

他描寫的是純粹的俄國人。

普式庚在這幽禁期間，一邊埋頭著作，讀書，一邊聽保姆講故事，並且還注意農民的生活、觀點、理解與信仰。他常在村中散步，聽農民唱歌，講故事，儘可能地把口頭的民衆創造的作品筆記下來。他和農民們很隨便的往來，一個受命偵察普式庚的暗探給上官的報告中說：「普式庚以友好的關係來對待農民。」這在暗探看來是有革命嫌疑的。

一八二五年年底，一個驚人的消息突然傳到了這靜謐的村莊。十二月十四日彼得堡發生暴動，尼古拉一世用鎗掃射革命份子，壓平了這次「叛變」，並逮捕所有重要的首領，普式庚的許多朋友連給他很大影響的卻達耶夫也在其內。

普式庚爲這些朋友，弟兄，同志擔憂，也爲自己擔憂，非常不安。他寫信給朝廷詩人裘考夫斯基，希望尼古拉一世寬恕這些「不敬者」。但裘考夫斯基的回信是：「你和任何事件都沒有關係——那是確實的。但每一個行動者的筆記本上，都有你的詩。這是討好政府的最壞的方法。」

一八二六年七月十三日，五個十二月黨的領袖被蒙絞刑，一百二十個黨人流放到西伯利亞。殺害了這些人民之後，尼古拉一世重又裝出愛護文化和慈悲的樣子，召普式庚去見他。於是普式庚於一八二六年九月四日夜間由憲兵伴監着匆匆離開了故鄉，上莫斯科去。

尼古拉一世見了普式庚問道：

「普式庚，你好。我希望你愉快地回來。十二月十四日你若在這里，你會不會參加這次事件？」  
「一定的，皇上。我所有的朋友都參加了。祇因我不在這里，才得了救。」

「唔，你幹這蠢事也夠久了。我希望你對前途注意一點，我們不要再鬧架。你把原稿都拿給我，我自己來檢查。」

普式庚初以為沙皇真的和他講和了。其實不然，沙皇祇是想把普式庚收買來作為朝廷詩人，要他歌頌功德，粉飾太平，但普式庚是一個民衆的詩人，他不能這樣幹。所以普式庚依然永遠在警察的監視之下，不得自由行動。他的波力斯·戈都諾夫送去檢查，也通不過。沙皇對他說：「這史劇應該由作者另寫一道，用散文來代替詩，我想這樣更來得適當，並且應該寫成像司各脫（W. Scott）英國歷史小說家，其著作中有林琴南譯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那樣的歷史小說。」

經了這皇帝的批評家這麼一批評，普式庚祇好把這詩劇鎖在抽屜裏，說是很抱愧的不能重寫。直到一八三一年才給出版。

一八二七年到一八二八年，普式庚因為寫了幾篇愛國的詩，被認為有政治的危險性，於是他幾乎又遭到了放逐的危險。但這時，他的讀者更多了，他的反宗教的詩在民間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兩年間他寫了兩個偉大的作品。一是最初的散文小說彼得大帝的黑奴（一八二七），是以普式庚母系方面的祖先，彼得大帝的養子黑奴依勃拉姆為主人公的小說；描寫大帝時代的俄國的風習與十八世紀初葉法國的社會，其中以改革者的彼得大帝的性格為最活躍。二是敘事詩波爾塔伐（Poltava），這是一八二八年秋天在彼得堡寫的，為傑作之一。這也還是彼得大帝的歷史的一份，以他於一七〇九年擊敗瑞典大王卡爾十二世的有名的波爾塔伐戰爭為背景，描寫了哥薩克的首領瑪修伯。普式庚的詩才至此已入圓熟之境，波爾塔伐是他具有獨創精神之後的第一首長詩。他

的詞藻的豐麗，令人驚嘆不已。這也是普式庚研究俄國的大衆語與古代文學的結果之一。

那時候，普式庚在莫斯科認識了一位少女娜姐麗亞·尼古拉也芙娜·龔卻洛華 (Natalia Nicolajevna Goncharov)，他很想結婚，但又害怕結婚。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說道：「直到如今我過着和一般人不同的生活。我已經是過了三十歲的人了。普通一個人到了三十歲都要結婚——我也要這樣做了，而且大概將和一般人一樣，不會後悔的。可是我的結婚不是由迷戀於歡樂，沒有孩童的妄想，前途對於我並不迷糊，而是完全在赤裸中，悲哀不會使我驚着——它早已在我的家庭預算中。任何歡樂對於我全是不速之客。」

但是他向這位美麗的姑娘求婚，卻遭了拒絕，又因種種不如意的事，一八二九年五月他竟不經允許地到了正在與土耳其發生戰爭的高加索，奮勇地參加了六月的阿爾茲魯姆之役。

九月回到莫斯科，又在被監視的生活中過活。一八三〇年四月他再向龔卻洛華求婚，這次他的請求得了美滿的結果。爲了要在婚前整理經濟事務，在初夏他回到了自己的產業地波爾第諾。不幸那年波爾第諾附近發生了霍亂症，和外界斷絕了交通，因此他不得不在那邊住了三個月。那年秋天，他寫了包含着五篇小說的白爾金小說集 (Tales By Belkin) ① 詩劇吝嗇的騎士，石客，莫查和薩列里，以及三十餘首抒情詩之外，又完成了歐根·奧涅庚 (Eugene Onegin)。這部韻文小說，普式庚從一八二二年流浪於南俄時寫起，直到一八三〇年才在波爾第諾完成。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傑作，正如

① 這五篇短篇小說，除第三篇假農女外，餘四篇都有中譯，在「譯文」上登載過。棺材商人，驍長，射擊，風雪。前三篇又收在普式庚研究一書中，將於二月十日，普式庚逝世紀念日由生活書店出版。



有人批評說：「以歐根·奧涅庚，俄國文學才有了第一部無比的，光明的，國家的傑作，即在現在，也仍是具有永久價值的不可及的藝術的珠玉。」

一八三一年二月普式庚結了婚。他的年青而非常美麗的妻，愛跳舞，喜裝束與世俗的幸福，不管她丈夫精神上的苦痛，與經濟的困難。

那年夏天，普式庚帶了他的妻子到沙皇村去避暑，在公園裏遇見尼古拉一世，他要求普式庚寫彼得大帝的歷史。這要求正合了普式庚的心意，他進了文書保管局去研究歷史。

他在從事這工作中，注意到一位民衆「叛亂」的首領布加巧夫。他爲了實地考察布加巧夫「叛變」的戰地，於一八三三年秋天動身到卡山，辛比爾斯克，奧倫堡各城市，以及烏拉爾草原。他旅行了四個月，回來就停留在波爾第諾整理布加巧夫叛變史，又寫了同以這「叛變」爲背景的長篇小說甲必丹的女兒。這是普式庚的散文小說中最傑出的作品，在他的創作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他的另一篇有名的短篇小說鐘形的皇后，和長詩騎士的銅像，也是這時候寫的。

從一八三三年起，他和沙皇的關係更惡化起來。沙皇命令他的親信彭肯道夫監視着他，不得到彭肯道夫的允許，他一步也不能動。那時他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說：「我在彼得堡的生活什麼都不行，生活的煩惱使我不能安靜一會兒，我沒有閒暇，自由的獨身生活，對於一個作家是必需的。天天鬼混着，我的妻子總是打扮得大模大樣——這便得要錢來化，可是錢是我用腦力得來的，用腦力非隱居不可。在道德與體力方面，我都需要出外旅行。」

然而，尼古拉一世非但不放他出外旅行，在一八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命普式庚爲「皇上

「宮廷少年侍從官。」要這三十四歲的大詩人，作少年侍從而服務於宮廷，這簡直是和普式庚開恥辱的玩笑。

他是個自由主義者，是獨立的社會思想的代表，被公認為十二月黨人的朋友，現在沙皇卻強迫他穿上這醜惡的外套（侍從官的制服），使他更其憤懣。

這位詩人使用他的詩「報恩」於沙皇，諷刺偷閒貪懶的國王。如金雞的故事中說：

「你是我們的沙皇人民之父！」

官員高聲地宣佈。

「陛下，醒醒吧！災難臨頭了！」

——「什麼事，諸君？」

達頓說，伸着懶腰，打着呵欠。

「啊？誰在那里？怎樣的災難？」

普式庚的諷刺的詩歌，樹立了許多敵人。一個外國流氓彼得堡的荷蘭大使，希蓋倫男爵的養子佐治·丹茅斯亡命到彼得堡，奔命追求普式庚的妻子。祇要有她的蹤跡的地方，他也無處不到。到一八三七年，彼得堡社會已盛談着這樁豔聞，普式庚的仇人更大放謠言，寫了許多匿名信給普式庚。他忍無可忍，終於在一月廿七日和丹茅斯決鬥。這一場決鬥就斷送了俄國空前的偉大的詩人普式庚的生命。

據最近蘇聯的普式庚研究家根據各種文件考證，丹茅斯的和普式庚決鬥，是由尼古拉一世授

意的。

普式庚的死訊傳出後的情形，正如三月前魯迅的死訊傳出後的情形一樣，民衆爲他痛哭，爲他悲憤。前去瞻仰遺容的達五萬餘人。全國的人民在普式庚的詩集裏了解了這位詩人的靈魂，也了解了俄國的靈魂。

政府知道這種民衆的悲哀，民衆的激憤，將種下革命的種子，便竭力設法消滅這種悲憤，在夜裏偷偷地將靈柩放在馬車上，把它載回了故鄉。該縣縣長並且接到命令，不許任何人去迎接靈柩，也不准舉行任何哀弔的儀式。

尼古拉想偷偷地葬送了這位大衆的詩人，他並且盼望民衆的心跟着普式庚死去，但這是不可能的。百年後的今日，沙皇的專制，官僚主義，和階級社會，隨着君主專制一同消滅了，成了一個嶄新制度的國家，普式庚也隨着他的著作廣佈於全蘇聯，復活在每個民衆的心裏，正像他百年前寫的詩紀念碑中所預言的一樣：

我爲自己做了一個非手作成的紀念像，

向它那裏去的路，

草被大衆踏得不再生長。

它那擡起的自由的頭顱，

直高過亞歷山大城裏的建築。

不，我將不全部地死去，

我底靈魂親近的七絃琴裏，

我底身體將要復活，它將從腐爛裏逃避。

我將被月亮照見的世界所讚美，

雖則這裏僅有一個詩人生存着。

關於我底傳言遍佈在俄羅斯的大地上，

這大地上的民衆也都在向我招呼，

無論是可驕傲的斯拉夫，芬蘭，

或是那與草原爲友的蒙古。

我將常久被大眾所愛戴，

我用那七絃琴叫醒了善情的情愛，

我給這殘忍的世紀帶出了自由，

還用良善的心向墮下的人招手。

——紀念碑，普式庚一八三六年作。

## 黃 花 集

韋素園譯

一  
冊

五  
〇

本書所譯，概爲俄國作家之散文與詩，譯筆甚簡鍊，不損原作絲毫精隨。讀之既可增進文學上之修養，又無枯燥沈悶之弊。



## 牧師及其工役巴而達的故事

普式  
庚作  
克夫  
譯

從前有一個牧師，

額頭生成是焦黑的顏色，

他跑到市上去

看有什麼貨物要購取。

對面來了個巴而達，

自己也不知道向那裏出發。

「老爹，你起來得早呵，

你有什麼東西要買？」

牧師回他說道：「我要一個工役，

又會做飯，又會看馬，又會幹木匠的事情。

這樣能幹的工人

叫我到那裏去尋？」

巴而達便說道：「我來替你做事吧，

又熱心，又誠實，又做得括括叫，

只是每年得在你額上打三下，

給我喫的只要煮爛的小麥。」

於是牧師左思右想，

在自己額上搔搔摸摸。

打在額上可不是好玩，

他存着俄羅斯人的一顆僥倖心。

牧師對巴而達說：「好吧，

這樣我們大家都有便宜。

到我的教堂裏去住，

表現你的熱心與勤奮。」

巴而達在牧師家裏過日子，

睡在麥藁的牀裏，  
喫四個人的糧食，

做七個人的工作，

天沒有亮他就起身勞動，

把馬拴上車，把土地耕作，

爐子生着火，一切都準備妥，

雞蛋已煮得脫了皮殼。

牧師妻從不激賞巴而達，

牧師娘老不高興巴而達，

牧師兒子稱呼他做伯伯；

又得做飯，又得看管小孩。

只是牧師不喜歡巴而達，

從不對他有什麼撫愛，

時時刻刻掛念着費用太大。

一天天過去，年底就在眼前。

牧師不喫，不喝，夜不安眠：

他的額頭早就一層層皺結。

他於是在妻子面前訴說：

「日期到了，怎麼辦啦？」

女人的頭腦敏捷，

詭計多端，心懷莫測。

牧師妻說道：「我有個計策，

使我們得避免禍災：

吩咐巴而達一件不可能的事做，

卻要求他執行得十足。

這樣你的額角不會再受到傷害，

巴而達也可不用支付便被撇開。」

牧師於是滿懷高興，

對巴而達瞧着有更多勇氣。

他便叫喚道：「走過來，

我的忠實工役巴而達。

聽着魔鬼們須對我年納貢金，

直至我壽終正寢。

這是最好的進益，

可是他們已有三年沒有來貢獻。

你喫了我的小麥，

快替我到魔鬼那裏去收取貢金不差毫末。」

巴而達並不和牧師作徒然的爭辯，

走了，去坐下在海岸邊；

在那裏撚着繩索，

把一端浸在海裏。

從海裏出來了一個老惡魔：

「巴而達，你怎麼滾來到我們這裏？」

「我要用繩索來把海掀動，

好使你們這般惡魔癡聾。」

老惡魔聽了意氣消沈。

「說吧，你爲什麼這樣兇狠？」

「這樣兇狠？貢金你沒有付清，

并且破壞了日期的約定；

這使我們遭受損失很大，

所以要給你們這般狗東西懲罰。」

「老哥巴而達，請你且慢把海掀動，

很快便給你送上全部的貢金。

等一會，我去派個孫子來見你。」

巴而達想道：「這回事倒不是好玩的呢！」

從海裏浮現出了一個小惡魔，

好似一隻餓貓那樣咪咪地叫喚：

「你好呵，巴而達老爹，

你需要什麼貢金？」

我們百年來不曾聽說有這樣的事情，

魔鬼們從不擔負這樣的責任。

呸，算了——只是須有一個協定，

我們兩方面同時來執行，

好使日後誰也不能有異議：

我們中誰繞着海岸跑得快，

誰就把買金完全拿，

那邊已準備好一口藤袋。」

巴而達狡獵地笑道：

「你怎麼想出了這樣的事？

你那能和我，

和我巴而達競走？

原來派了這麼一個敵手到這裏！

請等着我的小弟。」

巴而達往附近的森林裏去，

捉到了兩隻兔子，找着了袋子。

他又回到海邊，

小鬼仍在那裏。

巴而達拉住一隻兔子的耳朵說道：

「合着我們的音樂跳舞吧；

你，小鬼年紀輕輕，

還夠不上和我競走——

這只是徒費光陰。

還是先和我的兄弟比一比。

一、二、三走呵！」

小鬼與兔子出發飛奔：

小鬼沿着海邊，

兔子往森林裏直達屋舍。

小鬼喘着氣疾走，

繞海兜一個圈子，

舌頭突出，面孔朝天，

全身汗淋濕，用後腳來揩拭，

想道：這回總得勝過巴而達。

可是一看——巴而達已在撫慰着兄弟，

正說道：「我可愛的小弟弟，

疲倦了，可憐的！休息去罷，同胞。」

小鬼便算落後失敗，

不聲不響，掉下尾巴，

眼睛只敢斜視着小巴而達。



「請等一會，」說道，「我去拿貢金來。」

他回到祖父那裏說道：「不行！

小巴而達跑得也比我佔先！」

老惡魔又得用一番心血來考慮。

巴而達便重新騷擾，

激盪着全部海面，

掀起滾滾的浪潮。

小鬼出來說道：

「就會把貢金全部送上——

只是聽呵！你看到了那根棒吧？

隨便選定一個目標，

誰把棒投得最遠，

誰就可以拿到那貢金。

怎麼啦？你怕脫了你的手關節？

你在等什麼？我等那一塊雲移走；

好讓我把棒投到那裏去，

和你們這般魔鬼們一決勝負。」

小鬼聽了驚慌，又跑到祖父那裏，

講述巴而達的本領。

巴而達還是掀動着海，

用繩索來威嚇惡鬼。

小鬼又現出來說：「你愁什麼？

貢金總會給你，若是你想要……」

「不——巴而達說，

「現在該輪到了我，

自己把條件選定，

要你也來執行。

瞧一瞧，你有多大力氣。

你看見那邊一匹灰色馬沒有？

你把馬帶着，

跑半俄里的路程；

你能幹這樣的事，貢金便是你的；  
你如果幹不了，貢金便歸於我了。」  
可憐的小惡魔

爬在馬肚下面，  
使盡全身力氣，  
拚命往上肩起，

終於把馬帶上，向前作兩步移動，

第三步就倒地，身體伸得直挺挺。

巴而達對他說道：「你這笨惡魔，

怎麼想來和我們比本事？

你用手還是不能把馬帶走，

看我用腳跨上也輕而易舉。」

於是巴而達騎上馬背飛奔，

傾刻間跑了一俄里，只見揚起的灰塵，

小鬼看了喫驚，又去見祖父，

訴說那難以制勝的本領。

魔鬼們聚攏來商量，

沒有辦法——只得把貢金收集，

裝了一大袋給巴而達拿去。

巴而達回來了，嘴裏哼着，

牧師一見巴而達，立刻奔逃，

躲在妻子背後。

巴而達終於把他找到，  
繳上貢金，便要求舊約執行。

可憐的牧師

把額頭突出

第一下

把牧師打退到天井裏；

第二下

打掉了牧師的舌頭；

到了第三下

老頭兒已失去了知覺。

巴而達還對他吐責：

——牧師，你不該一味想貪便宜。

譯者附註：這篇童話譯式庚於一八三一年九月十三日寫成。當時他的情緒很好，充滿着對沙皇政府的許多希望，所以在這篇童話裏僅善意地譏笑了牧師的愚蠢與貪婪，卻並沒有直接對宗教的諷嘲。但作者始終站在工役巴而達方面來反對牧師，輕視宗教神聖的名銜，這也就反對了沙皇政府對教會官職尊敬的要求。在這裏也貫徹着譯式庚不可遏制的「自由思想」的精神。本篇係根據一九三五年蘇聯兒童出版局所印行的普式庚童話集中原文譯出。



李允泰作

## 門特雷耶夫傳

沈鼎三

俄國最偉大的兒子

今天是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三十年前的昨日，那即是一九〇七年一月卅一日，是發現元素週期律的化學家門特雷耶夫 D. I. Mandelejeff, 1834-1907) 永別人世的日子，門特雷耶夫這名字，凡是學過化學的人，恐怕沒有一個不知道的，差不多每一本化學教本，講到週期律這一章中，總印有一張長頭髮，長鬚鬚，眼睛深黑，身體魁偉的老頭兒的照相，他真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死亡之後，俄國當時的皇帝曾安慰過他的夫人道：「俄國已經失掉了牠最偉大的兒子了。」

他的母親

(1)

從他的名字，我們便可知道他是俄國人，他是一八三四年一月廿七日在西伯利亞的托波兒斯 (Tobolsk) 地方出世的，據說他有一些蒙古的血統。他的父親是當地一所小學校的校長，但是當他出世之後，他的父親便瞎了眼睛，不久也就死去，幸而他的母親非常能幹，她自己開設了一家玻璃廠，自己担任玻璃廠的經理，靠玻璃廠的收入來維持一家的生活。門特雷耶夫的弟兄很多，有的書上說

共有十四人，有的書上說共有八人。門特雷耶夫的母親，一方面要帶養這麼多的小孩子，一方面又要賺錢來養活一家，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門特雷耶夫是她母親的小兒子。天下的母親，大都歡喜她最小的兒子的，門特雷耶夫的母親也不能例外，所以在他幼年時候，他最受他母親的鍾愛。當他十五歲的時候，他的母親爲了想把他送入大學念書，特地帶了他到莫斯科，隔了一年，又和他搬到聖彼得堡，進聖彼得堡大學專習化學。

我們知道孟軻的成名，完全是他母親的功績，岳飛的能夠流芳百世，也是因爲他有一個賢惠的母親。從來大人物的成就，大都和他的母親有相當的關係。門特雷耶夫的成爲偉大的化學家，他的母親也有莫大的功績。門特雷耶夫的母親，非但勤苦一生，教養她的兒女，她的思想也非常尖銳正確。臨死的時候，曾教訓她的兒女說：「你須戒絕幻想，須篤信工作，不要信仰文字和空談，你須耐心的搜尋神聖的科學真理。」

#### 求學和服務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俄國境內人民所用的文字，種類非常多，門特雷耶夫生長在西伯利亞，少年時代，幾乎不識俄文。可是他對於數理的基礎非常好，自從進了聖彼得堡大學專攻化學之後，對於自然科學更感興趣。所以畢業之後，在俄國各處各學校教了數年書，即被他母校所聘，回到聖彼得堡大學擔任講師，那時候他的年紀還祇有二十二歲。在聖彼得堡大學做了二年講師，即被派出洋，先到巴黎，在萊諾 (Regnault) 實驗室，及海得爾堡的本生實驗室自行做研究工作。一八六〇年枯爾喜路海 (Kaulsrhue) 舉行化學會議，他曾躬逢其盛，據他自己說，這次參加會議，對於他的終身事業，有很

大的關係。

一八六一年，他爲他祖國的工業學院所聘，回國去担任教授。一八六六年，他又轉到聖彼得堡大學做化學教授。在那裏繼續教了二十幾年，直到一八九〇年才辭職。他不朽的發現——化學元素的週期律，也就在這個時候成功的。在晚年，他備受各國科學家的推崇，譬如說英國：在一八八二年皇家學會曾將克飛獎章送給他，一八八九年化學學會又將法拉弟獎章送給他，一九〇五年，皇家科學會又將他們所最尊貴的柯貝來 (Copley) 獎章送給他。牛津劍橋草丁，根普林斯吞 (Princeton) 等大，學都爭先恐後的贈他學位。

門特雷耶夫的著作非常多，大小共有二百多種。在這二百多種著作中，當然以他關於週期律的發現的文章最有價值。其次，有二大本著作，名叫化學原理的，也非常有價值，這部著作的特點，是註解甚多，註解的文字，差不多比正文還要多。而這些註解，可說全是他研究的心得。又有一部「有機化學」也非常精采。這部有機化學共有五百多頁，是他感到當時俄國教本非常缺少，在二個月之內寫成的。

他的脾氣

門特雷耶夫的相貌非常魁偉，一望而知是俄國的健族，他的脾氣很古怪，他頂不歡喜剪頭髮，差不多總要隔一年才翦一次。而且還一定要在春天翦，今年的春天翦了之後，便要延到明年春天再翦。他又喜歡自行設計他的衣服的式樣。平時他所穿的便服，大都非常特殊，都是他自己設計剪裁的。有一次，俄國的皇帝要召見他，那時平民見皇帝的儀式非常隆重，當然要穿大禮服。可是他非但不肯穿大禮服，並且還要求穿了自己設計的怪衣服去覲見。人家勸他翦一下頭髮，他也不肯。他旅行的時候

總歡喜坐三等車。無事時，歡喜抽香煙，又歡喜閱讀關於冒險的文學作品，他又歡喜音樂，歡喜小孩子。他自己曾說：「我生平最心愛的事，莫過於有一個小孩在我的旁邊。」他又喜歡美術，在四十七歲的時候，他和他的妻子離婚，另行續娶了一位長於美術的妻子。他的書房中掛滿着各國科學家的畫像。這些畫像，都是他的續妻的手筆。

門特雷耶夫的脾氣雖然古怪，可是他在學校中教書，很受學生的歡喜。有一位門特雷耶夫的學生，曾說：「當我在工藝學院念書的時候，門特雷耶夫是我們的化學教授。從前我們讀化學，教授們祇把各種各樣的方式教給我們，叫我們死記。後來門特雷耶夫來教我們有機化學，我們才知道化學是一種真正的科學。他常常對我們說：我不願拿各種各樣的知識來充滿你們的腦袋，但是我要你們能夠自讀各種化學書籍，各種化學論文，並且能夠分析牠們，能夠實際了解牠們……」

他非但是一個大化學家，而且是大政治家，教育家，勞動家，改造家，實行家。他曾說：「我們現在用不着柏拉圖也可生活，但是要發現自然的祕密，要使我們的生活與自然的定律相和諧，必須加倍的牛頓。」

#### 元素的性質和原子量的關係

門特雷耶夫在化學上最偉大的貢獻，即是元素週期律的發現。關於週期律的內容，各種教本上都已說過，在此不再詳述了，我們知道元素的週期律，祇不過是元素的一種分類方法。在十八世紀，拉瓦節著的一本「化學大綱」中，也附有一張元素的分類表，那時已知的元素祇有三十三種，其中有幾種實際上還不能稱為元素。拉瓦節的元素表，是將元素分成四類：

1. 氣體和類似氣體：如氧、氮等。

2. 能與氧化合而成酸的非金屬：如碳、硫、磷等。

3. 土質：如石灰、砂等（那時他們以為石灰和砂都是元素。）

4. 金屬：錒、銀、汞等。

到了十九世紀，新發現的元素增加了不少，化學家對於原子量的測定，也比較精確進步。在一八二九年時，德國有一位化學家，名叫得培賴納 (Doberiner)，發現各種元素，每三個自成一組，這自成一組的各元素，各種性質大致類同，並且其中最輕的元素的原子量，加上最重的元素的原子量，再以 2 除之，所得的數，即等於還有那個元素的原子量。例如：

氯、溴、碘三元素，性質類似，故可成爲一組。氯的原子量爲 35.47，溴的原子量爲 80.97，碘的原子量爲 126.47

$$80.97 (\text{溴}) = \frac{35.47 (\text{氯}) + 126.47 (\text{碘})}{2}$$

又如硫、硒、碲三種元素的性質也是類同，也可自成一組。硫的原子量爲 32.24，碲的原子量爲 129.24，硒的原子量爲 80.74。

$$80.74 (\text{硒}) = \frac{32.24 (\text{硫}) + 129.24 (\text{碲})}{2}$$

此外，鈣、鎂、鋇、鋰、鈉、鉀等都自成一組，每組中間的那個元素的原子量，都近似的等於其他二個

元素的原子量之和的一半。從此人們才知道各種元素的性質類似，和各元素的原子量大有關係。又過了三十年，杜馬(Dumas)又把這個學說大加改良擴充。他發現性質相似的元素，不僅由三個成爲一組，有的四個元素成爲一組，有的五個成爲一組。每組中究竟有幾個元素不要管它，每組中各元素的原子量，總有一定的關係，譬如說：氮，磷，砷，碲，鉍這五種元素，性質相同，可以成爲一組。這幾種元素的原子量的關係如下：

$$N=14$$

$$P=31=14+17$$

$$As=75=14+17+44$$

$$Sb=119=14+17+88$$

$$Bi=207=14+17+176$$

換句話說，性質相同的一組元素中的各原子量，都有一定的公差。在這裏，有二個公差，一個公差是十七，一個公差是四十四。

性質相同的各元素的各原子量，彼此既然有一定的關係，元素的性質一定和該元素的原子量有着密切的關係。假如元素的性質真的和原子量有着密切的關係，那麼元素的分類，不是可以依照原子量着手嗎？

一八六三年，有一位英國化學家，名叫牛倫絲 (Newlands)，他把各種元素依了原子量的次序，排成了一個表。每行七個，排到第八個，換一行，如下：



H(1)	Li(2)	Be(3)	B(4)	C(5)	N(6)	O(7)
F(8)	Na(9)	Mg(10)	Al(11)	Si(12)	P(13)	S(14)
Cl(15)	K(16)	Ca(17)	Cr(18)	Ti(19)	Mn(20)	Fe(21)
.....						

EM

這樣排成一表，他發現表中每一直行各元素的性質，彼此都很類同。依了元素原子量的次序排下去，排到第八個之後，性質即又和第一個第二個……相同，正像風琴上的音階，每七個成爲一組，第一個是「獨」，第八個也是「獨」。這一種的發現，其實和門特雷耶夫的週期律表非常類同，現在想起來，真是一種非常有價值的發現，可是在當時，牛倫絲把他的學說送到英國皇家學會，許多會員都取笑他，當做一件笑話，有一位會員，竟問他：「你能不能照各元素的名詞的第一個字母，排成一張表呢？」他把這學說的論文送給化學學會的會刊，也被退了回來，並且批着說：「沒有發表的價值！」

門特雷耶夫的成功

在一八六九年三月，門特雷耶夫也依了原子量的次序，排成了一張元素表。表的形式和原理，和牛倫絲的大致相同，不過這一點必須申明，門特雷耶夫當初的確並沒有知道牛倫絲的工作，所以他的發現，並不是從牛倫絲處抄襲來的。

門特雷耶夫先將原子量在50以下的各元素先行試排，忽然找到一種週期的關係，於是再設法排列原子量在一百以上的各種元素。經過好幾次嘗試之後，終於排成了極有系統的週期表。到了一八七一年，他又發表第二篇關於週期律的論文，這比第一次所發表的更詳細，更準確，更神妙，更有系

統。我們現在教本中的週期律表，即是這一次修正後的週期律表。

同時，德國有一位化學家，名叫羅泰爾·邁爾 (Lohar Meyer)，也曾發現元素的週期律，他所製成的週期律表，和門特雷耶夫所發表的週期律大致相同。不過門特雷耶夫的週期律表，是一八六九年三月發表的。而邁爾的週期律，是一八六九年十二月發表的，比門特雷耶夫遲發表了九個月，而且在一八七一年，門特雷耶夫又發現了第二篇關於週期律的論文，研究得更精細，因此，大家都說週期律是門特雷耶夫發現的，大家祇曉得門特雷耶夫，而少有人曉得羅泰爾·邁爾。

將各種元素，依着原子量的次序排下去，竟可找到週期的關係；元素的性質，竟如風琴上的音階一樣，週而復始，有着一定的遞變；宇宙間萬物的神祕，發現這種神祕的偉大，真是叫我們又驚奇又欽佩。科學的價值，即是能夠把複雜的變為簡單；科學的方法，是把各種各樣的自然現象，分門別類，然後再來研究，元素的週期律，真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有一位先哲曾說過：「宇宙間的萬物，粗看一下好像是千變萬化，各不相同，彼此一無關係，然而仔細的研究一下，便可知其間都有神妙的系統組織。」至此，我們真可深信不疑了。

最近的研究，發現門特雷耶夫的定律有一些錯誤，門特雷耶夫說：「元素的性質，是因元素的原子量而遞變」，現在知道，元素的性質是因原子的原子序數而遞變，換句話說，元素的週期律表實是依了原子序數的次序而排成的，關於這，請參閱本誌第六十四期原子構造與週期律一文。但無論如何，門特雷耶夫的偉大功績，永遠不會湮沒。直到現在，他的週期律表，始終是我們研究化學的明燈。



## 文章的靜境

夏丏尊

文章上描寫事物，有動的和靜的兩種境界。這動靜兩種境界，普通常混合在一處。如：

我滿腔的憤怒，再有露胸朋友那樣的話在路上吧？

我向前走。

依然是滿街惡魔的亂箭似的急雨。

寒 紹 鈞：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1)  
就這幾句文章中來看，前一段是動的，後一段和前一段比較，可以說是靜的。「我滿腔的憤怒，」我向前走，」固然是含有動作的說法，「再有露胸朋友那樣的話在路上吧，」是作者的推想，也是一種動作的表現。「依然是滿街惡魔的亂箭似的急雨，」所表出的只是當前一時的光景，並無甚麼動作可言。用電影的用語來說，只是一種特寫的場面而已。

以上所述的是動靜的最初步的分別，讓我們來再作進一步的考察。

文章中所表現的動作，依性質細分起來，可有好幾種不同。

(一) 文章中事物本身的動作。文章既然是描寫事物的，當然有事物，這些事物的動作，也就在文章中表現着。如果那文章有一部分是寫作者自己的，作者本身就成為了文章中的事物，所表現出來的動作，也和這性質相同。如：

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燥。(靜) 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着。(王冕動) 須臾濃雲密布。(雲動) 一陣大雨過了，(雨動) 那黑雲邊上鑲着白雲漸漸散去。(雲動) 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日光動) 湖邊上山，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的可愛。(靜) 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滾來滾去。(水在荷上動) 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枝，也覺有趣。」又心裏想，「天下那有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畫幾枝？」(王冕動)

儒林外史

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作者動)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靜)

蘇軾後赤壁賦

(二) 作者對於事物的感覺或解釋。事物本身並不會有動作，因了作者的感覺或解釋，好像有某種動作的樣子，於是把這些動作也在文章上表現出來了。如：

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嘆息。

歐陽修秋聲賦

這裏面「聞」的動作爲作者所發，是實在的。至於「助」的動作，完全出於作者的感覺或解釋，和真正的動作性質不同。這種例子很多如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

〔李白菩薩蠻〕

數峯清苦，商略黃昏雨。

〔姜夔點絳脣〕

所謂「織」「商略」都是作者的感覺或解釋，作者爲了要寫出某種情感，不但費了許多苦心去選擇適當的事物，還給事物加了自己所需要的色彩。這種描寫方法在詩詞裏常常可碰到。

文章中的動的境界，似乎不出上面的兩種，一是文章中的事物自己在那裏動作，一是事物本身並無動作，作者因了某種感覺或解釋，賦給他一種動作。如果分別起來，前一種可以說是動境；後一種可以說是靜境，因爲事物本身原無動作，那動作是作者故意賦給牠的。

上面兩種境界，句子裏都含有動詞，不論那動作是事物本身的或作者賦給的。文章中尚有一種句中只有形容詞不見一個動詞的描寫法。這境界更靜了。如前例中的

寒山一帶傷心碧。

數峯清苦。

都沒有動詞，只有「寒」「傷心」「碧」「清」「苦」等類的形容詞。這些形容詞也是作者的感覺或解釋。作者因了自己的情感，任意地把事物來作各種各樣的形容修飾，同是對於風心緒爽朗的時候可以說「飄飄」，陰慘的時候可以說「蕭蕭」或「颯瑟」，目的就在想借了這些字面來表達自己所要表出的情感。這些加形容的靜的景物，在文章中有着背景的力量，利用得好的時候，可以收到畫面的

效果。如：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豐筑歌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馬致遠秋思天淨沙

第一例上句沒有動詞，是靜境，第二例前三句沒有動詞，每句只用三個加了形容的名詞疊在一處，也是靜境。作者在這些景物上除加形容詞外不會表示甚麼意見，有甚麼做作，可是對於文章全體卻有很大的效力，從文章全體看來，並不是閒文字。試把這些靜的景物除去或更換別的，就會失掉文章原來的情味。

靜境之中還有更進一步的，作者不但不依照了自己的情感賦給事物以動作，也不給事物擅加形容和修飾，不但沒有動詞，連形容詞也不漫然使用，只照事物本來的名稱寫在文章中，就算結果所寫出的只有尋常的事物名。這種描寫的方法，在詩詞裏很多如：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溫庭筠商山早行）

春去也，歸來否。五更樓外月雙燕，門前柳人不見，鞦韆院落清明後。（趙鼎禮千秋歲）

這裏面寫景物，完全是景物和景物的排列，把許多景物如「雞聲」「茅店」「月」「雙燕」「門前」「柳」擺在一處，此外作者並未有甚麼說明，事物本身的動作也絲毫沒有，可以說是靜境的極致了。作者賦給事物以動作，或給事物加上合乎自己情感的形容詞，在那些文章裏，顯然露出着作者的主觀，換句話說，就是從文章裏可以找得出作者的影子的。到了只有事物名稱的時候，作者的影子已完全躲閃乾淨，他只揀選了幾種可以暗示某種情感的事物，巧妙地加以排列，用字面寫記出來，

讓讀者自己去領略他所發抒的情感。這種技巧是值得注意的。

用靜的事物來示凜情感的描寫方法，詩歌中最多，小說中也有，普通散文中似乎並不多見。龔自珍的記王隱君的末段好像應用着這方法的，原文不長，把牠全錄在下面：

於外王父段先生廢籬中，見一詩，不能忘。於西湖僧經箱中，見書心經，盡且半，如遇籬中詩也，益不能忘。

春日，出螺師門，與轎夫成貓語。貓指荒塚外曰：「此中有人家。段翁來杭州，必出城訪其處，歸，不向人言。段不能步，我昇往。獨我與吳轎夫知之。」循塚得木橋，遇九十許人，短褐曝日中，問路焉，告龔。予心動，揖而徐曰：「先生真隱者。」答曰：「我無印章。」蓋隱者與印章聲相近。日晡矣，貓促之，悵然歸。

明年冬，何布衣來，談古刻。言「吾有宋拓李斯郎邪石。吾得心疾，醫不救。城外一翁至，言能活之。兩劑而愈。曰：『爲此拓本來也。』入室，徑攜去。」他日，見馬太常，述布衣言。太常俛而思，仰而掀髯曰：「是矣是矣！吾甥鎖成，嘗失步，入一人家。從灶後隙戶出，忽見有院宇，滿地皆松化石。循讀書聲，速入室，四壁古錦囊，囊中貯金石文字。案有謝朓集，借之，不可。曰：『寫一本贈汝。』越月往視，其書類虞世南曰：『蓄書生乎？』曰：『無之。』指牆下耬地者：『是爲我書。』出門，遇梅一株，方作華，竊負松化石一由歸。若兩人所遇，其皆是與？」

予不識鎖君，太常布衣皆不言其姓。吳轎夫言髯姓王也。西湖僧之徒取心經來，言是王老者寫。參互求之，姓王何疑焉！惜不得耬地能書者姓。

橋外大小兩樹，依倚立，一杏，一烏柏。

這末尾的「橋外大小兩樹，依倚立，一杏，一烏柏」數語，很突兀，可是意境卻很豐富。第一，可以窺見作者「不能忘」的依戀情懷，和重來尋訪的熱意。第二，可以表出隱士所居地的幽邃自然。第三，文中記着兩個異人，一是「王老者」，一是「耜地能書者」，所謂「大小兩樹，依倚立」云云，也許就可作為並耕偕隱的象徵，是非常耐人尋味的文字。

依上所說，文章中的描寫有動靜二境，靜境之中又可分為三種：(一)是作者賦給事物以動作的，(二)是作者給事物加上了形容修飾的，(三)是不賦給動作，也不任意附加形容修飾，只把事物的名稱關聯了寫記的。這三種靜境，對於文章全體都有背景或畫面的效力。描寫靜境對於表達情感是有效的手段。在這裏，我們碰到了事物和情感的關係的問題了。

我們自有生以來，直接間接的經驗過許多事物，每次和事物接觸的時候，就生一種情感，結果這一種情感就和事物聯結在一處，只要一提到那事物的名稱，某種情感就引來了。我們從經驗知道「血」是可怕的，一聽到「血」字，就會起恐怖之情，知道「花」是美麗的，一提到「花」字，就會起美麗之感。花的謝落，在經驗上是覺得可惜的，於是「落花」一語，就帶了惆悵的情味。事物可以寄託情感，結果那表達事物的字面，也含有寄託情感的力量了。所以，文字並不只是白紙上的點畫撇捺，儼然是個有生命的東西。事物所寄託的情感，因人的感覺銳敏與否，原可有多少的差異，最大的差異倒在經驗（不論直接的或間接的）的多寡。對於荆棘的實物，不論識字的或不識字的，所發生的情感大概差不多，用字面表示出來，只要是識得這「荆棘」二字的，就會引起同樣的情感。可是「荆棘銅



「在末從書本上的間接經驗懂得這典故的人，就不會起「荒涼」「感慨」等等的情感了。

事物和情感既有如此密切的關係，事物的名稱本身就可利用了來暗示情感，因此之故，文章中在描寫一樁事件的時候，常常有牽涉到別的和本文不大有關的事物的事。本文在說「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卻先說甚麼「風蕭蕭兮易水寒」，本文是要說「有人樓上愁」（李白菩薩蠻）卻先說甚麼「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作者的目的，都在利用景物做背景來烘托自己所描寫的情感。

文章中利用別的事物作背景的方法有兩種，一是選取和自己所想表現的情感一致的，如寫悲哀的情感的時候，用可悲的事物來附加進去。一是選取和自己所想表現的情感反對的，如寫寂寞的情感的時候，故意寫熱鬧的場面。白居易的長恨歌寫玄宗還宮以後悼亡的悲懷，利用着各種各樣的事物，試取一節為例。

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以上反用）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

花開日，（反用）秋雨梧桐葉落時。（正用）

以上所述，都是關於靜境的。其實，既承認事物可以暗示情感，只要是用到事物的地方，都可用同樣的眼光去對付，不必拘泥於是靜境不是靜境。文章裏的字面，往往可以決定文章的內容。試觀下例：

海潮東來，氣吞江湖。快馬斫陣，登高一呼。如波軒然，蛟龍牙鬚。如怒鶴起，下盤浮圖。千里萬里，山奔雷驅。元氣不死，乃與之俱。（郭麐詞品雄放）

這是描寫「雄放」的情感的，其中有靜境，也有動境。如果把裏面所有的事物名稱一一摘出來，如「海

潮「江湖」快馬「陣」波「蛟龍」等等在字面上都能引起雄健奔放之情感。這是當然的，因為作者對於這些事物曾經依了自己的目的嚴加選擇，字面上所發生的效果，並非偶然。

純粹靜境的描寫以詩詞中為多，至於不論動靜，用一般事物名稱來誘致情感的方法，尋常散文裏當然可以普遍應用。例如：

當時黛玉氣絕，正是寶玉娶寶釵的這個時辰。紫鵲等都大哭起來。李紈探春想她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憐，便也傷心痛哭。因瀟湘館離新房子甚遠，所以那邊並沒聽見。一時，大家痛哭了一陣，只聽得遠遠一陣音樂之聲，側耳一聽，卻又沒有了。探春李紈走出院外再聽時，惟有竹梢風動，月影移牆，好不淒涼冷淡。（樓夢第九十八回）

這不消說是一段悲哀的文章，從來不知道會有多少讀者下過眼淚。試把其中所用的字面檢查起來，可以發見有許多事物名用得很有效果。如「寶玉娶寶釵」的這個時辰，「素日的可疼」，「今日」，「新房子」，「遠遠」，「一陣音樂聲」，「竹梢」，「月影」，有的正用，有的反用，安排得很好。這段文章的所以能教唆作者引起悲懷，大半的原因恐怕就在於這些字面上。

夏可尊·葉紹鈞編

初中國文科  
教學自修用 國文百八課

六册 ●各·五〇

本書每課成一單元，包括文語、文選、文法、習問四項。打破歷來國文教學的玄奧含糊之弊。為教學或自修者創一有效方法。

夏可尊·葉聖陶等編

開明中學  
講義 開明國文講義

三册 每册·八〇

本書曾用為開明中學函授學校講義。故其內容包含一切初中國文科應有的教材。解釋的詳盡，雖親聆教師講授亦莫及。

# 怎樣研究時事

金仲華

要

繼

## 三種書與三種讀法

有三個青年朋友曾經和我談起關於研究時事的方法。「研究時事要從什麼讀開頭呢？」他們問。

一個青年朋友是在高級中學裏讀書的。我告訴他：「除了注意史地、公民等幾個科目之外，應該多讀幾本關於政治、經濟和其他時事問題的書籍。」

另一個是在商店做小店員的，我回答他：「可以買幾種注重時事問題的雜誌，不管是週刊的，半月刊的或月刊的，都好，在空下來時多看看。」

還有一個是家居的，中學畢業後，找不到事做，幸而家境還好，生活暫時可無問題，但他一面在家等着事情，一面卻很關心外面的時事，於是我告訴他這樣的意見：「定一份報——對於時事消息要登載得比較詳細而客觀的——每天早晨閱讀，要讀得仔細，而且不可間斷。」

對於這個同一的問題，為什麼要有三種不同的答覆呢？我且來解釋一下。在高中裏讀書的，史地、公民幾個科目的課本，本來可以供給關於時事的基本知識了，但是，第一，課本所供給的知識，不一定

充分足夠，也不一定完全客觀，第二，學校裏有圖書室，多少總有關於時事問題的參考書籍，可以借看，第三，學生的經濟狀況比較上總算好點，可以有餘錢買些書籍來看，所以我主張那個在中學的青年朋友，可以儘先閱讀關於時事問題的書籍。至於在商店做小店員的，經濟不會寬裕，決無閒錢去買整本的書籍，要每日看報，恐怕也不會得到老闆的容許，那麼比較可能的辦法，祇有買些定價較低而記載時事較有系統的雜誌來看。但在家居的青年朋友，時間比較寬多，可以每日拿着一份報紙，注意時事的發展，從新聞的字裏行間尋出它們的來蹤和去跡，這是研究時事的最直接方法，假如時間上容許，決不可放過機會的。

上面是就三種不同情形的說法。不過，在實際需要上，書本、雜誌和報紙，同樣是研究時事的人少不了的三種工具。做學生的在閱讀書本之外，決不能不讀雜誌，不看報紙。做小店員的在閱看雜誌之外，自然也希望能讀到一些有系統的書籍，偷看每天最新鮮的報紙。家居的朋友在閱看報紙的時候，遇到有不能明瞭的事情或不具解決的問題，也必然要請教供給基本知識的書籍和分析當前問題的雜誌。

書本所供給的是有系統的基本知識；雜誌所包含的是應時的知識和對於當前問題的解答；報紙所披露的是許多零碎的散漫的時事發展的報告，但在零碎之中我們可以看出相互的聯繫，在散漫之中我們可以看出整齊的規律。

所以青年朋友研究時事，可以依照個人的情形，決定在開始時着重於那一種工具。那麼我們就把這三種工具順次講下去。這次先講研究時事的書籍。

同樣是研究時事的書籍，卻也可以分成三種不同的性質。譬如，在我們學校裏的國文課上，有一些書本是由教師選定，必須一課課仔細讀下去的，那是正式的課本或讀本；另有一些是教師指明可以自由閱讀，或學生自己選來隨意閱讀的，那雖然不是直接講到修辭、作文這一類東西，但對於國文的學習卻有很大間接的幫助；此外，每個學生都得備有一兩本字典或辭典，在碰到什麼疑難的時候去查看查看。第一種是「基本讀物」，第二種是「補充讀物」，第三種是「參考工具」。學習國文需要這樣三種不同的書籍，研究時事也需要這樣三種不同的書籍。

中學校裏的歷史、地理和公民課本，都可以歸入研究時事的「基本讀物」的一類。不過，正像我在前面指出過的，這些課本所供給的知識，不一定充足夠，而且也不一定完全客觀的。編著者的方法和眼光是一個問題，審查者的標準與態度又是一個問題；這兩者都沒有絕對可靠的把握，所以要把學校課本作為研究時事的基本知識的來源，正應該十分謹慎的。

我們舉一個遠點的例子。英國中學校裏通用一本書，叫做現代世界（The Modern World—A Junior Survey），那是綜合歷史、地理和一切時事基本常識在一起的，內容很活潑，但是它把英帝國寫成一個天下的樂園，把蘇聯講做一個世界的怪物，說英國是老大哥，世界許多殖民地是小弟弟，老大哥在經濟上、文化上「幫助」着小弟弟，這樣便是一個「提攜合作」的世界。憑我們的常識，這些基本知識是不是可靠的呢？再舉一個近點的例子。日本的中學校裏通用一種「文部省」所編的課本，其中說滿洲是「皇道樂土」，日本的「皇軍」是在中國「剿匪」，中國是日本的「生命線」，所

以應該和日本「提攜合作，共存共榮。」照我們的經驗，這樣的一套是什麼話呢？而這樣一套話又怎會叫日本青年認識他們統治者的侵略政策呢？同樣的例子多得，我們不須一一都舉出來，好在我們只要知道，單靠課本中的一些知識來研究時事，總是不足夠的。

不過，在學校讀書的朋友，應用課本研究時事，卻還是一個適當的起點。最好是碰到一個好教師，在按部就班教課之外，在指導學生得到一些應付考試的常識之外，同時會告訴學生，什麼地方課本有疏忽，有錯誤，應該找旁的本讀物來糾正，來補充。譬如，舊式歷史課本上講到「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一些話，一個好的教師就會告訴學生，應用科學的歷史觀來解釋，在統一之中就包含着矛盾，由矛盾又會進展到統一，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世界正是在這樣變化的規律之中，拋棄了舊的，創造了新的，一步步發展向前。從這裏，教師可以指導學生去讀一些從唯物論的觀點解釋歷史的基本書籍，於是學生才會知道歷史的發展，變化，並不是由於什麼帝王英雄的個人力量，而是由於物質經濟條件的變化。一個社會的生產方法過時了，它妨礙了生產力的運用，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引起許多人的痛苦，於是這種矛盾的痛苦就成爲激起變動，造成新的局面的因素。

一分一合，一治一亂，歷史是照着這樣的規律發展着，但沒有一個時代的發展是和其他時代的真正相同的：發展的規律是相同的，變化的內容卻是不相同的了。做教師的一面應用歷史課本中的故事，教學生明白當前許多時事的發展規律，一面他還是要教學生閱讀其他基本的書籍，使學生明白一個個時代的社會經濟基礎的不同。

這種基本的歷史觀念又可應用到地理課上。在舊式的地理課本上，總是按着地域把一個個國

家講下去，說起來每一個國家都是獨立的。但是一個具有正確的歷史觀念的地理教師，卻會告訴給學生，我們這個時代的經濟發展，已經到了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個階段，所謂帝國主義的時代了；美國的金圓、英國的金鎊、法國的法郎、意國的里拉、日本的銀圓，隨着它們的商行與托辣斯的巨大機構，已經輸出到全世界的各地，操縱了一個個國家的經濟生活，這樣更進一步控制了一個個國家的政治實權。所以，在表面的地理區分上，全世界有着六十多個獨立國家；事實上，我們的地球除了六分之一面積的蘇聯是一個獨立範圍以外，其他的全部面積，可以說都是分割在幾個強大的資本帝國主義操縱支配之下的。這幾個強大的帝國主義互相爭奪着支配的地域，一般被支配的弱小國家又竭力在掙扎，希望超脫於強大者的控制之外，獲得真正的獨立，這樣就演成了時事變化中的形形色色。

青年朋友一面讀着學校的課本，一面閱着其他關於政治經濟的基本書籍，對於時事就能夠明白許多。你儘管沒有機會進學校，而能夠一面看報章雜誌，一面閱讀這些基本書籍，對於時事的認識也一定會進步得很快。因為有了基本的知識，正像有了一柄鋒利的刀子，每天你應用它來解剖時事，那刀鋒會隨着一次次的試鍊，越變越犀利起來的。

一種基本讀物是關於政治經濟的理論法則的，另有一種則是講到研究時事的技術方法的。假定前面的理論法則是一柄刀子，那麼這種技術方法正是把刀子磨快來的銼子。理論法則有着幾個根本的大項目，要把它們活動應用，才能真正了解時事。你不能完全拿過去的歷史來解釋眼前的時事，因為，正像我在前面所講過的，前後歷史發展的規律是相同的，而變化的內容卻決不會相同的；所以，我們研究時事，在把握住幾個大綱原則之外，一定要多方面的搜集資料，探訪新聞，辨別種種事實

的背景，考核許多消息的真偽，這樣在技術上使我們的知識豐富起來，我們對於各種時事的发展變化，才能更認識得透澈而正確。關於這種技術上的基本指導書籍，像報紙讀法、新聞學、材料整理法之類，都是。

不過，認識了關於時事發展的基本理論，或者學得一些關於時事研究的技術方法，實際上還只是一個研究的起點。單靠一些基本理論，而沒有多方面的知識來補充，很會造成一種機械化的看法。譬如，一個西方人到東方來，假使他沒有明白日本社會的特殊組織，沒有認識中國各方面發展的不平衡性，他照舊用他西方人原有的眼光來看，那結果是完全隔膜的。我們對於歐洲的英法和德國三個國家，假使不明白他們的社會傳統和民族特性，也就不容易明白他們的許多事情；英國人的保守性和實利主義的眼光，法國人的寬大和酷愛自由的態度，德國人的沈着而粗獷，容易趨向兩極端，對於他們現在的政治社會狀態，都很有關係的。上期我們講到過的美國記者根梯氏，曾經這樣形容德法兩國人民的不同點，說：在德國，一個嚴厲的壓制，可以把一切的不安都鎮定下來；在法國，一個嚴厲的壓制，立刻會引起一次激烈的革命。

在許多「補充讀物」中，我們可以發見這種有用的常識；靠着豐富的常識，我們對於時事的觀察，就可避免流於機械化的錯誤。有不少政治家的回憶錄，告訴了我們許多歷史事情的內幕；有許多著名記者的通訊和遊記，使我們明白了世界許多地方的真實情形。譬如英國的工黨實際上不是代表真正的勞工的；美國雖然實行着普遍的選舉制，但許多黑人很難應用他們的選舉權，在德國，許多所謂集中營或勞動服務營，實際上都是牢獄的別稱；學校中的歷史、地理課本，書店中的政治經濟名



著，都不會告訴我們這些，但許多新近的著作卻會把這種實際的知識告訴我們。我們讀過韜奮的萍蹤憶語，才知道在自由的美國的南部，一個白人做了一個黑人的朋友，也是非常危險的。在西班牙內戰發生之前，許多人都不知道這個國家內部的實況；等到戰爭爆發，有人找到了一個英國記者貝茲（Bates）所寫的書橄欖園，才知道在伊伯蘭半島上，雖然東部海岸的大城市，像巴塞洛那，已經是二十世紀最新的工業都會了，而南部一般封建地主的田莊上，還是過着十八世紀的俄羅斯農村的生

活，這樣尖銳的新舊衝突，原來早就醞釀着大變動的因素了。

許多補充讀物會告訴我們關於時事的最新鮮的真切的知識；同時，另有一種參考工具，則會告訴我們關於時事背景的最確定的詳細的知識。歷史發展的年代，外交文件的內容，地理的變遷，政制的現狀，這些不是每一個研究時事的人所能詳細記住的，但在一些年鑑、辭典或圖冊之中，卻都有記錄，只要備有這些工具，就可以隨時去參看的。

歷史、地理和政治經濟的基本書籍，描寫一般時事情況的補充讀物，和隨時可供查看的參考工具：這三種書籍對於研究時事的青年朋友，都是很有用的。不過，在閱讀和應用的先後上，最初還是應該着重在基本讀物，第二步才可兼及於補充讀物，參考工具總是最後才能注意到的一項。

那麼，青年朋友也許要問，就目前我們的情形來說，我們應該選那幾本書來閱讀呢？

這個實際的問題，回答起來卻有相當的困難的。主要的困難是我國出版界一向困了營業上和環境上的關係，不能在這方面多所發展，關於研究時事的入門書籍，編著的很少，而許多外國的政治

經濟基本讀物，譯成中文的也不多。所以就實際情形講，青年朋友要研究時事，單靠書本一定不夠，而必須和雜誌、報章相輔並進的。

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總可以選出一些書籍來，給着手研究時事的青年朋友閱讀。

我們從研究時事入門的基本書籍講起。「開明青年叢書」中有一本國際政治講話（張明養著），「世界知識叢書」中有一本世界知識讀本（張弼著），都是適宜於開始閱讀的前一本。有一部分是縱的敘述和分析，從大戰以前的世界講到戰後的現狀；後一本則是國際政治經濟幾個基本問題的講述，同時也講到世界的現狀。這裏面關於政治經濟的基本理論，讀者如果能夠明瞭，而要求得進一步的認識，則可以讀伊里奇的帝國主義論（啓智書局有中譯本）；不過，這本書的理論是相當地艱深的，最好是讀過前面的兩書以後，再泛讀一些時事書籍，在實際的認識上比較透澈，然後試讀這一冊基本書。

我說泛讀一些時事書籍，最好是不偏在原理法則方面，而是比較有具體內容的。這裏可以介紹兩冊書，一冊是戰後世界政治地理（劉君穆著，民智出版），另一冊是世界經濟現勢（申報月刊社叢書）。前一冊正好比是現世界的一個輪廓畫，其中引用的材料，有的不免舊些，但材料引徵的方面很廣，敘述和分析的方法都是很正確的；關於這方面的題材，本來有戰後新世界（美國鮑曼著，商務譯本）一書，但譯文用文言，文筆也不統一，許多地圖都欠清楚，倒不如劉君的一冊來得適合閱讀。世界經濟現勢雖然出版已有幾年，但這本書恰如它的名稱，能夠給世界經濟畫出一幅現勢圖，同時指出它的發展趨向的。

一方面讀着這些政治經濟基本書籍，另一方面若要注意到研究時事的技術方面，則有時事研究法（張明養著，亞細亞出版）和國際新聞讀法（金仲華著，生活出版）可以供參考的；前一冊比較詳細，後一冊比較簡略。

從這些基本讀物再引伸開去，我們就應當注意到許多個別的重要時事問題。例如，近年來太平洋的問題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我們也當以這方面為第一個研究的題目。關於這問題的書籍很多，但我們可以選幾本來讀。有一本蘇聯目光中的太平洋爭霸戰（蘇聯蔡倫乞夫著，新生命及神州國光社都有譯本），是整個地分析太平洋上的列強形勢及鬭爭對象的。另外有二冊，太平洋問題十講（世界知識叢書）和太平洋巡禮（開明青年叢書，金仲華著），前者是講到太平洋問題中的幾個主要方面的，後者是綜合太平洋上的地理、歷史知識在一起，用遊記的體裁寫下來的。把這三本書互相補充，讀者就可以明瞭太平洋問題的全部概況。

另外關於太平洋兩岸的兩個重要國家美國和蘇聯，也可以找一些書來讀。關於美國的帝國主義外交，有一本好書，叫做金圓外交（美國弗里曼及尼埃林著，有中譯本），這書的材料雖然舊一些，但是分析很深刻而詳盡的。關於蘇聯，比較上可讀的是蘇聯研究（申報月刊叢書）一書，其中講到的方面很廣，對於歷史政治都還完備，不過蘇聯發展正是日新月異的，若要明瞭它的最近現勢，祇有靠雜誌報紙的材料來補充了。

上面很少講到閱讀時的方法，我們可以另外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一下。假定我們要研究目前的德國問題，特別是國社黨的內政和外交政策，我們可以選擇三本書來讀：一本是希脫勒的我的奮鬥

(商務譯本) 一本是德國國社黨史 (郝登著, 林孟工譯, 商務出版), 又一本是希脫勒征服歐洲的計劃 (亨利著, 孟用潛譯)。我的奮圖是現在國社黨統治下德國的一部「聖經」了, 每一對新婚夫婦都要備一部, 作為紀念物, 這裏面有着國社黨的一切內政外交的理論, 反猶太人, 反布爾希維克, 反法, 毀滅小協約, 收回殖民地, 所有希脫勒在歐洲玩的花樣, 全在這裏找得着根源: 在德國, 現在每個人被迫着要承認那是百分之百的對的; 但在世界的眼光中, 這正是國社黨政策的一篇自供狀。不過, 我們讀這本冊, 卻要把它當作國社黨的正面宣傳品來看的; 因為在另一面, 我們有着一本反宣傳品, 郝登的國社黨史, 從這本書中, 我們可以澈底的明瞭國社黨的長成, 希脫勒的登臺,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在這兩本書之外, 我們再加上亨利的一本, 那麼希脫勒在歐洲所展開的野心計劃, 我們就可以完全明瞭了。

把幾本書補充起來讀, 或者比較起來讀, 可以收得很好的效果。許多補充讀物都可以這樣地利用的。只要我們把定一個中心, 站在正確的觀點, 則所有從各種角度出發的作品, 都可以拿來給我們應用, 成為我們參考的好資料。

不過, 在補充讀物和基本讀物中間, 有一個小區別, 這裏可以說一說的。這區別是在讀法方面: 基本讀物必須謹慎地細讀, 而補充讀物可以隨意地閒讀。許多通訊文字和遊記印象之類, 讀起來正和小說故事一樣, 你不須費力去記住它, 但是其中有許多情節, 對於你的時事了解, 卻會有非常重要的啓示。韜奮的萍蹤寄語是富有這種啓示力的。美國著名記者斐雪 (Louis Fischer) 所寫的通訊, 像動盪中的歐洲 (賓符譯, 世界知識叢書) 一書所包含的, 對於研究時事的人也有重要的幫助。這一類

的補充讀本很多，大家不妨自己去隨意選擇。

最後我們要講到參考工具了。這類書籍在中國是最少，而真正適用定價又低廉的，尤其不多。這幾年來，有許多年鑑出版，申報年鑑、外交年鑑、經濟年鑑以至世界知識年鑑之類；比較適用的是世界知識年鑑一種。商務出版了一種英文的中國年鑑，那對於研究國內時事的人是很有用的，但定價太貴，一般人要購買來應用，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另外有一些辭典，一種是關於新名詞的，一種是關於國際重要人物的，這類辭典的用處是有限度的，而要求其完備與充分準確的，也並不容易。再有一種參考的工具，就是地圖，關於許多重要時事的發展，我們必須在地圖上看出它的關係與動向，像最近西安問題中的軍隊移動，日本對於我國侵略的逐步發展，西班牙內戰中兩軍陣線變遷，最好是每天放一本地圖在手邊，毫無遺漏的查看。現在關於中國形勢的地圖，申報館出版的一冊，比較上是最適用於應用；關於世界各國的形勢地圖，則還沒有完全適合應用的。

本文中所以列舉的這些書，開明書店、上海總店函購課都有發售。

# 金仲華先生著



開明青年叢書

## 太平洋巡禮

第一冊 四角

近年來，遠東局勢的危急，激動了太平洋上的風雲；而太平洋上的風雲，又增進了遠東的危急。生活於遠東問題核心的中國的我們，再不能忽視太平洋上的一切了。作者針對着這種時代的危難，想喚起國人的注意，而寫成本書，所以不僅是地理形勢的橫面的記述，而兼及歷史背景的縱面的解剖，使讀者想到：我們民族要怎樣才能在這帝國主義張牙舞爪的時代生存下去？內容分：上海、東京、海參威、阿拉斯加、美國西海岸、巴拿馬運河、夏威夷、南太平洋諸羣島、菲律賓、新加坡和香港十篇。並附有精美插圖及各地地圖幾十幅。

開明青年叢書

### 青年與生活

一冊 四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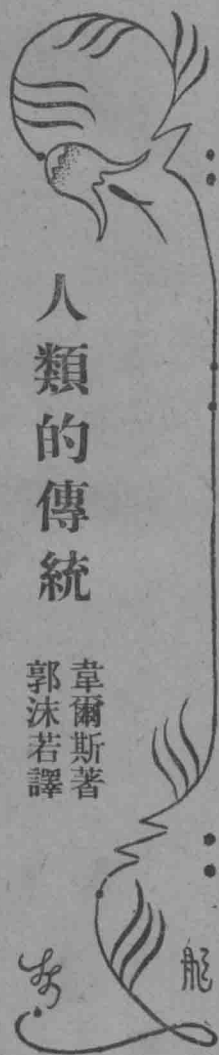
本書討論青年生活的各項重要問題，如教育、勞動、科學、政治、戰爭、運動、性等，等均有詳細的說明，實為指導青年生活的南針。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

### 婦女問題的各方面

一冊 六角

開明書店出版



## 人類的傳統

韋爾斯著  
郭沫若譯

人類的精神之所以能夠自由地去遊離出一些性質而推進着一些一般化，去形成、分析、再造出一些概念，是由於它的言語記號之使用。這不僅把個人的精神之力量與範圍推廣到爲現存的生物所不可及的不可計量的距離；而且在人的個體間又建起了新奇的關聯。

最初的言語或者怕是身法與手式的言語。擬音(imitative sound)是暗示別種動物或其它能發響聲的物件如河流或微風之類的顯明的方法。大多數的身法，如近時培吉特卿(Sir R. Paget)所指示，是有發聲器官之隨伴運動的，那麽把這隨伴者作爲所隨伴的身法之記號而離析起來，倒是便宜而節省精力的便法。人在古時也在畫畫。他的聲音記號之集匯成爲有文法的言語，他的狀物姿勢之集匯成爲繪畫與最後的文字，這只要一發軔，便可以很迅速地進展起來。記號作用在聯想上必然包含有莫大的經濟。那項過程怕連幾千年的歲月都沒有費到，要幾萬年的話是說不上的。晚期舊石器時代與早期新石器時代人已經是能夠自由談話而畫畫的動物。

有了言語、印象、圖畫之發展，有了工具與構造之增加，人纔開始以亙古未有的方法來補救了自己的遺傳素質。在高等脊椎動物中，由有撫育之進化，教育便出現到了生命界中來。一切人科生物是格外地可教育的動物，隨着言語之發展，訓戒被加到示例上來，記憶由老者傳給少者。人是能夠造出超過個人經驗的宇宙觀的，最初的生物。年長者把他們所見所聞的關於野獸、岩石、日與月的想像來補益起來；神話和傳說便附加到傳統之上。

記號化之過程一旦開始，結晶點一旦達到，言語一旦成爲了可能，要想像在人類生活中有傳統的要素之極迅速的發展，並不是很難的事。人們開始去「說明」事物，尤其「它怖」與習慣，用着關於它們的一些口頭傳說。人把傳統加到了遺傳上來。人是首出的唯一有傳統的動物。在這兒他又和其它的種屬有別。而現在他又停止了其爲傳統的。他在用科學和分析來補濟着傳統。傳統在他的發展期中僅僅持續了一二萬年。

原人的思想是和今日的兒童與未開人的思想相似的。凡有什麼被想像着，不是被愛而求，便是被惡而避。事物被湊集在心裏去看它們總共地作何形似。有頹頹的諸觀念被喚醒起來，去緩和、歪曲或抑壓一些不愉快的實感。思索是更類似夢幻的，不到非談出不可時，沒有用言語的必要。更精密的觀察，更確切的定義，更合邏輯的推理之出現了來補濟這些原始的方法，而到現在竟超越了這些原始的方法的，是十分遲緩的進展。

紀元前六世紀至四世紀間的偉大的希臘思想時代，標識着雅古氏 (The) 在其無意識界的心理學 (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 中的所說的「無定向的思惟」向「有定向的思惟」之



轉換。柏拉圖替我們記錄下了合邏輯的思想之產聲，並使之不朽化了。亞理士多德是博物學與哲學之父。由那個時代以來，古代的神話式的表現法，在其性質上和夢幻相似的，才徐徐地但確切地，讓位於哲學的分析與明眼的科學分類。我們是仍然在這轉換時代之閉幕期中的。要把一個普遍真實的脫離了神話解釋的宇宙觀，向一般的人們提出，現在才剛好到了可以辦到的程度。人類之大多數仍然是神話式地思索着的。要用合理的指示來代替獨斷，現在才剛好到了可以辦到的地步。

人類的宇宙觀是逐漸地擴大着的。起初是集中在自己的家屬和種族，半徑僅僅有數十英里，充滿着對於父親和協同者的自己的反應之投射。由那小而為恐怖所包圍着的宇宙觀進展到更寬闊的概念，進展到以城市、國民、國家或帝國為中心的宇宙觀。在其思想之進步的現實主義之前，人類的神話退進了古代的話匣裏，他的同情心擴大了，他的友愛感代替了對於外來人與異種人的動物式的敵愾。在這故事的進行中，微頭微尾地有着交通機關之同時的改良，表現、記錄、通信的方法之不斷的進展。儘管有憎恨和殘忍，有傾向於不信義的先天素質，有有權勢的俗輩之狂暴的利己主義，有貪婪卑怯、怠惰、自衛的幻想等之麻煩的遺傳——儘管有着這一切的東西，進步總是不斷地進行着的。我們比較起古人來是生活在更明徹的光輝裏的。普通的人更加明白，更少拘囿了。能理解健全的有條理的宇宙觀的人，有不斷增加着的比率。忠誠心要來得更寬闊，更合理了。這是精神上的、人格上的發展過程，其唯一的可見的限界是我們這整個的地球和整個的人類。

人科生物之所以成爲愈有集團性的，不是由於仗着變異與淘汰而來的個人的意慾，鬥很、豪強之減衰，而是由於仗着頤頤作用而來的利己的情熱之抑制。人之社會的進化是一種精神過程，仗着有加在衝動的行爲之上的克制傳統之發展。對於能克制的種族，或許也怕有天擇的便利，一個人是逐漸容易地扼勒着自己，但那只好是一種推想。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並沒有什麼是由人身上抽出去，倒是有什麼東西加被了上來。人不是弱化了了的猛獸，而是調御着的馴服着的猛獸。他曾經是「着了魔的青年」，而現在是從兒時的可塑期以來，便被訓練着統制自己，而這自己統制的方式以及規定着它的教條，在大多數的野蠻社會中是由廣汎地被稱爲「它怖」的系統所調節着的。那更加精練，更加有了定向的，留意將護出的同一的小兒畏敬心，那爲公益而起的內在的道德鬥爭之同一的體系化，在更大而更複雜的，於歷史的端初在地中海岸與東部中央亞細亞業已破曉了的那種社會中，已經是成爲了宗教的心髓。

關於人類社會之進化上的，我們的直接的知識中，是還有些寬廣的罅隙的。先民的遺跡廢墟，得了若干有系統的探檢的，在世界上還只有少許的地點。在幸運的條件之下的人類，由尙無定居只是隨遇而食而獵的那種狀態，渡到一定的農耕狀態，這期間中的一些階段，我們仍然是只有得一些斷片。在埃及，在美索坡達米亞，我們見到人類的定住，已經在七八千年以上。然而在這些地方，由隨遇而安變到經濟生活的先民狀態，是尙未確知的。最近，我們在近東、北非或它處，大約可以找着這些階段的一些遺跡，說不定它們怕已經沉下海底爲我們所不能接近了——例如地中海的那個海盆。在目前我們是只好用懸想來補充這個罅隙的。

在這罅隙的一邊，我們有着晚期的舊石器時代，像如二萬年前已經有人居住的西班牙和法蘭西南部。他們似乎是已經有了種族的體制，而規模的大小不明。他們是遊獵的野人，離開原始的野蠻已經是大有進境的。他們留在岩石上的雕刻和繪畫之藝術的價值是周知的事體。南非洲的布徐曼族到現今都在畫着同樣的畫，以為具有魔力，又以為於他們所描畫的狩獵動物投給以有效的咒文。在他們的「它怖」系統之外，晚期舊石器時代的野人，似乎也有實際的科學和技術，有拜物的或魔術的系統。這畏敬和頗被誤會了的魔術之混淆，在現存的野蠻社會中都可以見到，要說晚期舊石器時代在其廣汎的區域之大部分，人類種族是已經達到了或正達到着和這同等的精神發展之水準，大約是沒有什麼不合理的。其次是在這罅隙的挨近我們的一邊，其間並沒有可以滿足的聯絡橋樑，我們找着了新石器時代的早期的農耕社會。

這些新石器時代人和其文化是直接由晚期舊石器時代發展了來的指證，是什麼也沒有的。這兩種文化，說不定會是由晚期舊石器時代的水準上的同一個源頭枝分出來的。除掉缺乏着某種藝術家的自由之外，凡是舊石器時代所有過的東西，這新石器時代都有。加之，他們還把工藝帶到了更高更經過洗練的水準，他們已經在象畜並服御着若干動物，而舊石器時代人是只曉得狩獵的，他們也在施行着很精巧的帶有宗教性質的農業。他們是怎樣得到了農業知識，是人類進化之最引人興會的啞謎之一。那怕是很漸進的一種過程。

我們對於那啞謎的解答，在這兒只能夠提出一些暫備參考的考察。有某些顯著的事實是不能不記出的。第一，最顯著的事實是農耕和犧牲間有最密切的關係，這是四處都可以見到的。這在我們

近代人是不可解的事體。新石器時代的耕者不單只用鋤頭或原始的犁整理好了地而播下了種子，便算了事。那樣還不夠。他還要犧牲一匹以上的生物，在大多數原始的場合，他還要行人牲供祭。他在供祭的時候要舉行些繁縟的禮節，而那禮節是由專職的人——巫覡——來執行的。犧牲一半被吃掉，一半被撒布在耕地上。播種和獻牲在新石器時代的耕者心中似乎有同等的重要。二者缺一便都沒有好處。這播種祭之殘存和遺跡是全世界都有的，只要有耕種的地方。佛拉察(Francia)的浩瀚的著作金枝(*Golden Bough*)在追尋着這項的關聯。這關聯是怎樣起來的呢？我們是可以推想，但我們不能證實。

種子和苗之關聯，我們是在孩提時便被人教道過，那是嚴密地交織在了尋常的思想的隱喻裏，在我們本是毫無問題的常識，要叫我們去想像着舊石器時代的有知識的成年的野蠻人於這種觀念尙不知道，覺得都是難事。但是那兒必然有一個階段，就如電學之尙未被人知道的一樣。就在今日都還有那樣的野蠻人不明白性交與生育之關聯，種子與植物之關聯至少是有同樣的疎遠。最初的農耕者之先進們大約是四處徘徊着去求食的，在某些地方因狩獵或鬥爭而死亡了或遭了殺戮，便埋入了塵土。原人，原人中的某些異型，或許是有吃人的習慣。他們吃去尸首之一部分以分受其精力；假如那尸首是他們所崇敬的，他們便恭敬地埋藏其尸首之其餘的一半，供奉以食物，供奉以多量的穀品。穀品也要撒佈在他們所造的墳丘——「塚兒門」(dolmen, 桌石)的周圍。他們日後會轉來，看見了有結着實的禾苗異常稠密地叢生着。他們會相信這是從死者送來的特別的贈品。並沒有什麼東西把他們的心思領到這樣的事實，使他們知道撒布種子得到這番收穫的根本；他們要把埋葬

視爲根本的東西，並不是不合理的。他們會這樣想：「特別恭敬地埋葬一個尸首吧，那樣你便要得到穀品的收穫。」於是乎假如把一位待得好的青年男女故意地殺了，埋了，便有豐富的食物得到保證，要這樣作想，在他們並不是奇怪的事。

我們總須得費莫大的努力，才能夠希望着去接近這原始的野蠻人的想念。在我們能夠想像得到原始野蠻人的思索過程之前，我們須得把我們的基本觀念通同清算，這是不僅限於這種子與植物之一例的。說到死的問題上來，我們見到我們自己的心是儲蓄有多年的思想、言語與傳統。但是一匹類人猿，一個原始的人科生物，是會了解死的嗎？你殺了，你吃了，你的同伴受了傷，又好了，或則他受了傷，弄得來不能動。他會再起來的嗎？你離開了他，日後你驚惕着又在夢中看見了他。你以爲他是仍然活着，但是可怪！沒有批判力的人關於不死的事情便建起了周到的信仰，人屬之諸多的種在埋葬死人時要以武器、食物、女人來殉葬，要說那是表示着這些原人有「不死」的信念，那是用不着躊躇的。我們覺得，要說他們並不相信死者是完全死了，是更近真實。他們是時常被死者的莫明其妙的舉動騷擾着的。要依然尊敬着他，重視着他，是更要賢明一點。故爾到了死者是會長和長老的時候，你哀悼他們的死喪，你祈求他們加庇你，你不可分散了他們的武器和財寶。你替他們守通夜，你埋葬他們和他們的由「它怖」所禁制了的一切的所有物。殺牲爲祭並不是認爲犧牲者已經死滅；犧牲者只是被解放了，於新的途徑上去爲殺牲者效勞。

這些完全是想像和假定的問題，人之對於其周圍的多數動物中止了敵愾心的精神過程也是這樣。幼兒想像之寓言式的階段會給我們一些線索，使我們探索得一個人爬近獸類時的他心中的

想念，追逐着野生的牛羊羣的種族會已經發展出了佔有的感覺，要保護着它們免得受狼和別的獵人之襲擊，要把它們圍進便宜的山谷裏。狗之於人會如豺之於獅一樣演着同樣的節目，於是在不識不知之間狗便成爲了人的伴侶。這些都是費不到多大的努力便可以了解的。人飲牛奶在目前已經是再自然也沒有的事情，然而有過一個時期這事是被認爲奇怪而不自然的，是被認爲一種「獸行」。我們的古時的祖先沒有精練過的觀察，沒有明確的言語，沒有合邏輯的思惟法；他是確實地以形像和神話而思索着的。在孩提的幻想和夢境中，人類在重演着它的精神發育；在傳統的神話中，我們有着關於人之智的進化之精神上的化石。

再者，在這出現於歷史之黎明期的新石器時代的農耕者社會中，羣星和四季是已被發現了的。極粗略的天文學是已經出現了。金字塔，方尖碑，巨大的立石，是被用來測量太陽的高度，規定年歲的基點，播種和收穫之吉日良辰從那兒誘導出來的。在開放於日與星的平地，週期的汎濫是使土地復活的生命力的地方，人們最初觀察到隨着洪水的接近，南中的日影便時短時長，我們於這種見解是可以不必躊躇的。

暫且把玄想放下，在新石器時代開始見到有定居的人類社會之發展，具有着的主要特徵就在現今的社會都依然可以踪跡的情形，確是事實。祭壇成爲了社會生活之中心事件，祭司是支配的力量。「它怖」即是原始的道德統制和原始的科學之魔術，現在聚匯到祭司職的周圍來，有崇拜之念隨伴着的精巧的天文學把犁頭、勞動着的畜類、祭壇上的犧牲，和星座們聯系了起來。社會與個人之榮枯是以爲依存於這些星象的與神祕的統合之上。對於由某種妖異或怠慢所生出的事物秩序之

擾亂，懷着莫大的恐怖。假如事物一失常軌，便以為一定是有人干犯了綱常。欲得播種期與收穫期之井然的秩序之繼續，罪人非服其罪不可。

不問人類是經過了怎樣的實際的步驟而來，不問是有些怎樣周到的精神上的克制與煅煉，使他能夠取得了那樣的步驟，在五萬年或不足的時期中，人類主於仗着內在的鬥爭之效果，便是使他能夠協力的這種克制系統之效果，在世界上得天獨厚的地方，他不再是和其餘的整個脊椎動物那樣的隨遇而活的動物，而成爲了有經濟的動物，能夠預計、畜養、耕種、儲蓄、勞苦，爲其它動物種屬之所不能。傳統 (Tradition) 這自然界之新發明，領導着他，統制着他，給了他以未曾有的安全。傳統是領導他，統制他，但不是完全克服了他。

人是被強迫着去勞苦，但決不會發展出對於勞苦的本能。人類的社會進展之歷史，直達到我們的現代破曉，大抵是一方面是想免掉那勞苦之忍受的願望，一方面是使人帖服的傳統訓練與克制，這兩方面的錯綜的相互作用史。其錯綜的程度，連要寫出這道德的兼經濟的戲劇之輪廓，都要成一部浩瀚的巨製。那層是須得保留的。

定住與文明，在古時並不是人類所通有的運命。在適宜的地方，人類是定住的，但在大部分的地面上，草是間歇的，在那兒便得領着牲畜放浪而成爲遊牧人。在森林中，在熱帶高地和山岳地帶，他的生活系統的規模較小，傳統與神話也都較小。傳統永沒達到完全的劃一性或完全的固定性。遊牧人反應着農耕者，農耕者反應着遊牧人。他們交易着傳說，摹做着彼此的方法。他們永不會停止過交互作用與交互玉成。關於這項交涉，在歷史大系 (The Outline of History) 中敘述得比較詳細。

社會發展的史話到現在雖是依然不明瞭而且困難，但在定住過程中的幾乎每個階段都有莫大的殘存價值是毫無疑問的。人類，在前會是不甚發達而零散的「種」，在最適宜於農耕的地方，才開始極端地發展了起來。以前怕只不過幾萬的世界人口，在宏大的沖積層區域，瞬即便達到了幾百萬。地上之氣候變動，在人類的初期發展的階段上，曾有過莫大的影響。新舊兩世界的人口之廣泛的運動，和森林地帶與沙漠地帶之向南向北的擴張和退縮的關係，大約不久便是可以得到闡明的。亞里安人種南下把早期的愛易海文化，省牟族文化壓倒了的路徑，要明白得森林與其生活法之密切的關係，纔能夠了解；不然是無法說明的。牧草在曠原地帶上的消長，對於遊牧人種或招引或驅逐，把精力儲蓄了幾百年，又把他移到別處去。被採用於澤地的農業，隨着世界之逐漸乾燥化，會使愈益宏大的灌溉系統相應而起。

## 三

人類社會之進展是傳統之進展。由神話所正當化了的習慣，是數千年來的人類聯合之方法。但那些不同的條件，我們這極分歧的人類在世界各處在其下所過活着的，阻礙了劃一的習慣與神話之形成。由於戰爭、侵略、傳統與傳統的衝突，比較論爭、探究的精神被涵養了出來。無定向的思索，在少數人心中，東鱗西爪地，讓位於更懷疑的、有根據的、有效果的過程。把省牟語族和亞里安語族帶到了原始的文明來的那些氣候波動，把人類精神向傳統轉換之可能性祖陳了。人們探問着「真理是什麼」思想與方法之發明，不久便喚醒了同樣有效果的不信和反對。柏拉圖的理想鄉 (Utopia) 表示



着那種充分的理解，便是傳統即使被廢棄，而社會秩序也依然存在。亞理士多德具體化了人類精神之向着新的知識與力量之解放。這些先哲是近代思想與努力之前驅。他們的獨創在中世紀雖然失掉了力量，但於近代科學之誕生中又復活了起來。

白希爾·湯牟孫卿 (Sir Basil Thompson) 的一部很有益而不甚爲人所注意的關於菲幾島土人 (Fijian) 的著作風俗崩壞之研究 (Study of the Decay of Custom)，把古時人類的進步所據以得到的那種直捷了當的方法和現在的人所用以對付其世界的新的精神，敘述得十分周到。我們要從該書中引用精粹的一節，那把我們在這兒所想要表現的話是說得很透關的。不過那話是由另一個角度裏說出來的，而含義也和我們自己的多少有點不同。

「風俗習慣的法則是我們自己的祖先的法則，由新的血液與新的習俗之混入才把那些法則動盪了起來，不是維新便是篤舊，其次是造出些新的法則來以適應新的必要。這事是發生得很古的，假如不是有少數儀式的殘存，我們會疑到我們的祖先究竟是否受着過這樣的束縛。沿着紹繼箕裘的例，一項離索的人種會停頓得幾百年。我相信在一切旅行記中，人種之絕對的停滯曾被證明了的，是僅有一例，便是索羅門羣島 (Solomon Islands)，這在太平洋羣島中是被發現得最早，而受歐化得最遲。在一五六八年阿爾凡羅·杜·門達拿 (Alvaro de Mendana) 所領率着的西班牙探檢隊，由祕魯解纜想去探尋南大陸。一切大的島羣都沒碰着，偏偏發現了這些島子，由他自己命名爲 Isle de Solomon (索羅門島)，不是因爲他在那兒找着了什麼黃金，卻是因爲他希望藉此以刺激印度委員會 (Council of the Indies) 的貪心，好準備作下一次的探索。他的會計谷美池·克妥伊拉 (Go-

mez Catalina) 替我們留下了一些關於土人風習的詳細的記錄，和約略四十四個的他們的用語。接着是這故事的奇妙處來了。爲搜求這索羅門島之故，探檢又繼之以探檢，島嶼羣接一連二地被發現，然而這索羅門島終是沒有。地理學家把它們在地圖上的空白中東安西放地安放過一陣，最後是把它們作爲莫須有，完全刪去了。足足在兩個世紀之後，又才爲布剛維悠 (Louis Antonie de Bougainville, 一七二九——一八一)，法國最初之世界週航者) 所再發現，但直遲到十九世紀才有人去研究那土人的言語和風俗。在這時才發現了他們的衣服，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的言語，凡是每一種特異的，至微不至的細節，都和克妥伊拉在兩世紀前見過的一模一樣，歐洲人如不來找着他們，他們就到無窮永劫都不變更，那是毫無疑問的……

「現在沒有多少受着一點歐洲文化的影響的民族，是沒有的，在這種意義上，我們現代（該書出版於一九〇八年）可以說是人類史中的新的出發點。我們無論朝何處看，支配着無數世代的未開民族的那些風俗習慣的規律，都是在破壞着的；把他們的血液保持得純粹的古時的隔索，消滅在鐵道與輪船的交通之前，外來的苦工不斷地被輸入於歐洲人的殖民地，將來的民族學者是沒有純粹的種族留給他們檢點的，他們會只好靠着些傳聞來研究人類社會的歷史了。

「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一定是有過的，不過區域更狹隘而已。現今的西歐，單一的沒混血的民族是沒有的，這事實是有賴於羅馬的軍隊，羅馬的奴隸私有制，尤其是羅馬的道路，因爲即使白斯克人 (Basque) 是真正的古代伊貝里亞族 (Iberian Stock) 的最后的殘存者，他們和周圍的法蘭西人與西班牙人是雜婚着的。如有一位第八世紀的民族學家，念到當時淹沒着英吉利的，破壞性的移

民之大波小波，他定然會懷疑，像這樣極端混血的民族究竟能不能發展愛國心與民族自負心，然在實際上卻沒費上幾百年，在英吉利已經養成了一種有島國根性的國民意識。國民性和愛國心，實在是純粹人工的與地理的情趣。我們撒克遜人的祖先對於其征服者諾爾曼人所懷抱的深刻的憎恨，我們是絲毫也沒感覺着的；我們通過了幾世紀來的進行路是爲這愛國心和種族憎恨心的殘骸所點綴着的……

「除掉離索的遠島居民外，自舊石器時代以來，不曾混血過的民族怕一種也沒有。在歷史破曉之前，老早便已有王國的興廢。逃開了侵入者的破亡民族，渡海到遠隔的陸地去殖民。在城市陷沒時，男子被人屠殺，女子被人保留爲戰勝者之妻，屈羅雅 (Troj)，<sup>①</sup>於這項古代的世界通則，也非例外。騷爾 (Saul, 卽 Saint Paul, 聖保羅之希伯來名) 受着命令勦殺辛萊半島 (Sinai peninsula) 之貝達文族 (Bedwin, 阿刺伯的漂泊民族) 的祖先阿馬勒基特 (Amalekite) 的「男女幼弱」無疑地是要保存希伯來民族的純粹。

「習俗的規律爲侵入民族所掃蕩，沒有若何影響留於後世，在世界史中不乏其例，例如新石器時代的長塚習俗爲青銅器時代的戰士所毀，不利顛的習俗爲羅馬人所毀，羅馬諾·不利顛的爲撒克遜人所毀，撒克遜人的爲諾爾曼人所毀，這些是會有人提到的。但這兒有一點差異，舉凡這些事例中是有新的習俗由其侵入者的手強施於被征服的弱者之上，弱者以前遵循着自己的規律是由於對於「不可見者」的畏懼，現今又採行了新的規律是由於對於新的主子們之畏懼。那雖然粗暴，但在究極上是一種健全的教育。我們自己的行動則是走着另外一條路的。我們照例是不以征服者的

權威去臨制土着民族的，我們侵入了他們的國度，合併了他們，破壞了他們的風俗，但不逼着他們採用我們的風俗……我們是把他們拋開就像失了舵的船，讓幻想的風把他們四處飄蕩，文明的害毒易染而德業難能，他們要避難就易是毫不足驚怪的。在把土着民族文明化的過程中，Suaviter in modo (恩遇) 是比 fortiter in re (威迫) 更要危險……]

以上是在坡里納西亞 (Polynesia) 的人類生物學的問題上特別關心的一位殖民地長官，關於菲幾島人所說的話。加以適當的修正和強弱之差，是可以適用於人類全世界的。在這些傳統之解體中，科學替我們人類之物心兩方的新體制，畫出了一些路線來。

●伊貝里亞半島 (Iberian Peninsula) 即歐洲西南端西班牙與葡萄牙地方的古民族。

●希臘詩聖荷默有名的史詩伊理雅圖 (Iliad) 所謳賦的風羅雅之戰的戰地。

世界文化史

蔡慕碑·蔡希陶合譯  
H. G. Well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rld.

一册 一·一〇

本書自地球上尚無生物之時代起筆，凡世界文化之重要現象，均有簡明扼要之敘述，實為一本富有小說風味之歷史書。

世界史綱

施復亮譯  
上田茂樹著

一册 七〇

本書說明東洋社會在整個世界社會中所處地位及其落後原因，文字淺近，為任何人所能了解，用作中學課本，甚為相宜。

中學生發掘與探檢

楊鍾健·賀昌羣等著  
賴誌叢刊

一册 四〇

本書係搜集中學雜誌上論敘發掘地層中之古代文物及探檢史蹟之文章而成，文字簡潔，讀之勝讀一部世界文化史。



## 仰韶文化與小屯文化

任友三

### 一 發見經過的概況

#### 甲 仰韶文化（新石器時代文化）

中國最先發現新石器時代遺物的爲朱庭祐，他是北京地質調查所的技師；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春天，到奉天熱河一帶去採集化石，其中有許多石斧。九年，劉長山在河南也發見同樣的石器數十種。

民國九十年的時候，農礦部礦政顧問安特生（J. G. Anderson）在直隸宣化縣（今屬察哈爾）探得一桂葉式石器，和美國發見的新石器很相像。十年十月，安氏在奉天錦西縣沙鍋屯洞穴中，得着石斧、皿、石刀、石簇、陶器和人骨化石；同時，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得有石斧、石刀、石鏟、石鏵、玉環、石簇、陶器、骨器、人骨化石很多。經過協和醫學院解剖學教授步達生（Davidson Black）和瑞典博物院阿爾納（T. G. Arne）分任人骨和陶器的研究，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自此確定。

(1)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五）德日進（Pere Teilhard de Chardin）等在熱河林西縣探得石器很多，

中間有兩件，和安特生在宣化採得的相同，經過法美等國專家的研究，斷定為農事所用的器具。民十二、十三年（一九二一——二二），安氏先後在甘肅的洮沙、導沙、寧定、鎮蕃、碾伯、西寧和青海等地發見同時代或較前的器物 and 骨骸很多。暫時研究的結果，大致認為新石器末期和銅器初期的產物。

後來，國人和東鄰日人，先後在山西山東遼寧等地，發見新石器時代的器物很多。其中以十五年（一九二六）李濟、袁復禮在山西陰村發掘得着的鹼壳和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李濟、梁思永等在山東歷城縣城子崖所掘得的黑色陶器最為重要。

## 乙 小屯文化

河南安陽縣小屯村，在洹水之南，去朝歌不遠。先是，小屯北地濱洹水的農田，常有甲骨發現，村人李成檢拾起來，售給藥店，稱為龍骨，經過數十年，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洹水崖被水沖斷，屯民在那裏又得着許多刻有古文字的龜甲、牛骨；後來又陸續掘出許多。光緒宣統年間出土的，大半為丹徒劉鶚、上虞羅振玉所購得，約共二三萬片，其餘散在各家的，有萬餘片。民三年（一九一四）彰德牧師加拿大人明義士（T. M. Mengies）收去六七千片。宣統及民國初年間，每年仍有很多人，在那裏私掘，其中經過古董商人展轉賣給歐美、日本各國人士的，很多。據十九年的調查，民九、十三、十六、十七年春天，販賣龜甲的人，大家在那裏挖掘，所得着的，一齊流落到外人的手裏去了。

這許多龜甲獸骨，都是殷代卜時命龜之辭，記載些祭祀、征伐、漁獵、晴雨……的事情，為研究古史的最珍貴最可靠的材料。

民十七年（一九二八）八月，中央研究院派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員董作賓，到安陽小屯村，調查近年甲骨出土的情形。十月董又赴安陽試掘甲骨文字，並由河南省政府及教育廳派員協助工作。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這種系統的發掘工作，經過五年的時期，在這五年之中，除了一年沒有工作外，前後共發掘七次。

這七次發掘所搜集的出土品，有陶器、龜甲、獸骨、古器物、蚌殼等物，其中以陶器類為最多，前後運回研究所的有三百餘箱。這三百餘箱陶類的器物中，完全無缺的，不及十件；能鬪成整器的不到百件，其餘都是不成器的破片。

現在把安陽發掘七次經過情形，列表如下：

參	員人作工	期時	次發掘
張錫晉	董作賓 趙芝 庭 李春昱 王湘	十七年十月十 三日至三十日	1
	李濟 董作賓 董光忠 王湘 王慶昌	十八年三月七 日至五月十日	2
	董作賓 王湘 李濟 董光忠 張蔚然	十八年十月七 日至十二月十 二日	3
關百益 許敬	董作賓 吳金 鼎 梁思永 李 光宇 郭寶鈞 周學英 王湘 劉 李濟 劉嶼霞	二十年三月二 十一日至五月 十一日	4
張善 石璋如	郭寶鈞 董作 賓 王湘 劉 嶼霞 梁思永	二十年十一月 七日至十二月 十九日	5
	李濟 董作賓 吳金鼎 王湘 劉嶼霞 李光 宇 石璋如	二十一年四月 一日至五月三 十一日	6
	李濟 董作賓 李光宇 石璋 如	二十一年十月 十九日至十二 月十五日	7

## 二 仰韶文化與小屯文化的內容

根據報告第四期，李濟編後記時在二十二年六月廿七日

費 經	地 掘 發	員 人 加
史言所 工作費	小屯村北村內	郭寶鈞
美國復利爾藝 術陳列館協助 費	小屯村北 村內 村南	裴文中
同上	小屯村北 村西	
史言所 工作費	小屯村北 後岡 四盤磨	馮敬賢 馬元材 谷重 劉耀 石璋如
文化基金會補 助費	小屯村北 村內 後岡	李英百 劉耀
同上	小屯村北 王裕口 霍家小莊 侯家莊	
同上	小屯村北	

仰韶文化，得名於河南濼池縣仰韶村，此類文化，分布的地域很廣，現在所知道的，有甘肅、陝西、河南、山西、河北、山東、遼寧諸省。這期以著色陶片——簡稱彩陶——最為精美，並沒發見銅器和有文字的器物；采色陶器，有時附以雙耳，飾以簡單的雷紋和龍紋，也繪有粗略的着色獸形和人形，同時施用石器。據安特生的研究，把仰韶文化分為下列六時期。

(一) 齊家期，得名甘肅寧定齊家坪，(紀元前三五〇〇——三二〇〇) 有石斧，石鏃，尖骨器，陶器。石器和仰韶期相似，陶器少着色，而多壓花，蓆紋，其時期或稍古於仰韶。



(二)仰韶期，得名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紀元前三二〇〇——二九〇〇)有玉片，玉瑗，采陶。此期以采陶最爲精美，並未發現銅器和有文字的器物，似可斷定在銅器時代及文字創始以前的文化。大約在紀元前三千年左右。

(三)馬廠期，得名甘肅礪伯縣馬廠沿，(紀元前二九〇〇——二六〇〇)有帶花紋陶甕。花紋的顏色，稍和仰韶的不同，但也很精美。並沒發見金屬器物，而人骨和仰韶的相近。

以上三期，石器、陶器都很精美，同時很豐富，可是銅器全未見，似應屬於新石器時代的末期。

(四)辛店期，得名甘肅洮沙縣新店驛。(紀元前二六〇〇——二三〇〇)有殉葬陶器，質稍疏鬆，口大底凹，有時附以雙耳，飾有簡單的雷紋和龍紋，也繪有粗略的著色獸形和人形。又發見極少的銅器，有略像刀形的。從此可以證明這時代比較後一些。

(五)寺窪期，得名甘肅狄道縣寺窪山。(紀元前二三〇〇——二〇〇〇)所得的陶器，其質較前數期更粗，口像馬鞍，花紋很簡單，不施彩色。又有足部肥大的陶甕，也略有銅器。

(六)沙井期，得名甘肅鎮蕃縣沙漠中，(紀元前二三〇〇(?)——一七〇〇)在沙漠中得有銅器，較以上各期爲多，中有帶翼的箭簇。此外又有貝貨，綠松石，飾珠。這可想見當時的文化，較前大有進步。至於陶器，反粗陋，此時期爲時最晚。

以上三期，銅器較多，陶器反遜，安氏認爲銅器的初期。

小屯文化，得名於河南安陽縣小屯村，所表現的殷商文化，有甲骨文字、銅器、白色陶器等。其中以陶器爲最多。次多的出土品爲動物骨片，以豬牛的遺骸爲最多，骨料多用作製器。(武器、用器與裝飾

品) 石器的數量，不亞骨器。它們的用途較廣。有類似陶器的容量器，如皿等；武器有箭、矛頭、和槍頭；用器有刀、斧、杵、臼、磨石等；禮器有琖、戚、璧、琮等；樂器有磬；並刻有豬、鳥、人像，以作祭祀、建築或裝飾的應用。金屬品，有黃金塊及小片金葉，成塊的錫及製成器物的合金的青銅器。如武器中有鏃、矛頭、戈、鏃等類；用器有刀、斧、鐮等。禮器的殘片很多，沒有完整的，但有作禮器用的大批銅範可以證明。

貝蚌多琢成嵌飾，也作當時的通用貨幣。但貨幣多用鹹水貝；裝飾多用淡水貝。

占卜以甲骨遺留下來的，以沒有文字記載的為多，有文字的不過十分之一。除占卜文字外，陶器骨器和獸頭，也有刻劃文字的。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仰韶文化為無文字的，無銅器的；小屯文化，所表現的殷商文化為有文字的，用銅器的。這兩種文化，不但在地域上有很大的差別，同時在時期上也有先後的不同。可是仰韶文化究竟前於小屯若干年，以及這兩遺址的關係如何？在城子崖和後岡的地層沒有發現以前，誰也沒有法下確切的斷定。仰韶式的遺址中有東方式的陶器、陶鼎……此外，發見穀粒、版築的遺蹟，以器物上的布紋，推測仰韶人已有很高的農業，而且是土著的民族。仰韶和甘肅各地的人骨經過步達生測驗，也和現代華北的人種沒有什麼分別。實在是漢族的祖先，換一句話說，漢族居住中國為時很久，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同時漢族的分布也很廣，包括現在的遼寧、甘肅、陝西、河南等省份。

小屯的遺物中，因有許多甲骨刻文，因此可以由這刻文上斷定這遺址的年代。這樣的事實，使我們對於小屯的歷史，可以確實信賴，絲毫無庸疑惑。

小屯文化即殷商文化，據李濟先生研究的結果，是多源的，來源很複雜。其一：有一部分是受西方

的影響，同時帶有地方色彩，如文字和一部分的農業有陶器；其二：有些是中國至少是亞東創始發展的，如骨卜、龜卜、蠶桑業及一部分陶業和雕刻；其三：的確是來自南亞的，如水牛、稻及一部分藝術。在青銅器裏，也可以找到證據；雖然青銅業在殷商時代，已經很發達，但所用的原料，大多來自南方。青銅是黃銅和錫的合金，華北一帶，是沒有這種礦產，長江流域方纔有錫礦。所以我們可以確定的說，殷商文化包含三種文化，即西方文化，本土文化和南亞文化。

小屯的甲骨年代，據最近的考定，不過二百餘年，在這二百餘年內，決不產生這樣豐富的文化。那時人民日常生活已經和宗教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不是短時間的湊合。因此我們可以斷定的說，小屯文化無疑地是由別處移來的。

小屯時代的殷民族，在活動的範圍上來說，也是很廣大的。他們能夠開採南方的錫鑄青銅器，拾取東海濱的貝殼做裝飾品和當作貨幣使用。

### 三 仰韶和小屯的失環與城子崖黑陶文化有連繫的可能性

根據遺物上的研究，仰韶文化和小屯文化是失環的，在文化的階段上比較起來，有很大的差別。因為小屯文化，文字已經很發達，國家組織也很完備；可是仰韶文化，還沒有文字發現，祇有很簡單的花紋而已。在山東歷城縣城子崖黑陶文化和小屯村北的後岡沒有發掘以前，在小屯殷虛內，曾經發見一片仰韶式的采色陶片。這一片僅有的采陶，引起了許多學者的爭論。他們說：「要是仰韶文化只代表殷商時代同時期的一個異族文化，那麼小屯文化既可以有仰韶式的帶采陶器，仰韶至少也應

該有小屯新出刻紋陶器之類。但在這些仰韶式遺址內尚沒有發現這類實物，這種片面的關係，只有仰韶文化先於殷商文化（即小屯文化）的一個可能的解釋。」

山東城子崖和小屯附近的後岡發掘。從地層上的觀察和研究，解決了這個困難的問題，同時可以明白仰韶和小屯的關係。

城子崖在山東歷城縣西面七十里的地方，南距膠濟鐵路的龍山鎮車站一里，東北距平陵古城三里半。這遺址發見的人為吳金鼎。民十九年（一九三〇）中央研究院與山東省政府合組的山東古蹟研究會開始發掘這個遺址，發見華北石器時代的黑陶文化。

這次發掘最重要的收穫，當然是黑陶文化。這是華北最東部在石器時代另有一種和仰韶式不同的文化，並且有骨卜的習慣。

城子崖骨卜的發見，由此殷商文化也得了最親切的聯絡。不但替殷虛一部分文化的來源，找到一個老家，對於中國黎明期文化的認識，也得着一個新階段。

城子崖遺址的內容，無疑地包含兩層文化；在地層上及實物的內容上均有顯然的區別。上層文化已到了使用文字的時期；（青銅器上，有正式的文字）陶器上也有刻文記載和數字記錄，可以斷定那時的人們使用文字已經很便而且普通。它的製法，以輪製為主體，其餘的物質，多像直接承襲下層的，但略演變。

城子崖下層文化，是完全石器時代的文化。陶器以手製的為主體，但已經有輪製的。所出土的黑陶和黃陶，技術很精，形製富於創造性，可是這類工藝，到了上層的時候，已經失傳了。

卜骨在中國已有很久的歷史，大概可以追溯到中國三代的龜卜爲止。但殷虛的發掘，已經證明中國的龜卜，還是從骨卜演化出來的。殷虛所出的卜用的骨實比卜用的龜多。這種歷史的背景，在中國北部及西北部，分佈廣大的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遺址中，毫無痕跡可尋。但是在城子崖的遺址中，卻找到了沒有刻字的卜骨。因此，我們至少可以說，那殷商文化最重要的一個成分，原始在山東的境內。黑陶文化的起訖，大約開始於紀元前二千年，訖於紀元前一千二百年；這期文化，是上承采陶，下啓灰陶（小屯殷虛發現的是灰陶）。所以早不到仰韶以前，晚不過殷虛以後。

後岡的發掘，我們得到一個最有力的證據。

後岡的地點，在殷虛小屯的附近，牠的最可注意的，自然是殷虛式的遺存，黑陶文化與仰韶采陶文化層堆積的那種現象。簡單的說，就是後岡的地層，可以分爲三層：上層所包含的是白陶文化（殷商文化）的遺物；中層所包含的是黑陶文化的遺物；下層所包含的是采陶文化（仰韶文化）的遺物。每層所包含的遺物裏，不但有他所代表的文化的普通器物，並且有那文化的特殊製品。有刻字卜骨和殷虛類似的白陶，如果把地層上下的次序依考古學的基本原則，「翻譯」成時間的先後，我們就可以知道後岡上，在白陶文化的人居住之前，黑陶文化的人曾在那裏住過，在黑陶文化的人以前，又有采陶文化的人在那裏住過。更下層的采陶文化無疑的早於最上層的白陶文化，即殷虛文化了。在這發現之前，我們只知道中國在石器時代，東部會有一種黑陶文化（即城子崖文化）這文化和其他文化的關係，是無從知道的。但後岡發現之後，我們纔知道它的時代的地位，以及它和白陶文化與采陶文化的關係。

現在我們可以做一個結論，就是華北東部新石器時代的黑陶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真正的地位，是在黃河流域的東部，承仰韶文化之後，啓殷商文化之前。

#### 四 結論——仰韶文化和小屯文化的發見在中國古史上的地位

在目前，研究中國的古史，還在一個草創時期，最有效最可靠的辦法，祇有依靠考古和發掘的工作。話雖如此說，可是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時在短時期內也不能完工的。但幾年的發掘，至少在過去曾經佔有絕大勢力的傳說和神話的史實，得了一個有力的反駁和證明。現在我們的工作，祇有再多找些新的材料，一步一步的來分析它們的構成份子，有些可靠的地方，我們也應該採取。往後我們自然有一部較可靠的中國上古史可寫。

采陶文化，黑陶文化和白陶文化的發見，我想至少對於中國上古史有下列幾點的幫助和校正：

- (一) 以甲骨文字的材料來校正古史上的傳說，可以定它的真偽。
- (二) 根據發掘所得的實物，找尋原始人民的生活狀態。
- (三) 城子崖和後岡的發見，不但替殷虛一部分文化的來源找到歸宿；同時對於中國黎明期文化的認識，也得了一個新階段。

一九三六，五，二章于真茹。

● 李濟小屯與仰韶文中最後的「後注」：「這文付印後，得到瑞典遠東古物雜誌第一期，中載安特生一文題名 *Der weg fiber die skeppen* (Bulletin No. 1, Ostasiatiska Samlingarna) 文中內蒙古一帶至甘肅新疆之銅器遺物類有自別之處，可以自成一區，與西伯利亞出現之斯西安(Cyrtian)遺物相像處甚多。又因沙井期之帶彩陶器曾與此類銅器同時出現，照此類銅器，在斯西安出現的年代計算，安氏將甘肅沙井期推晚一千餘年，重訂為紀元前六〇〇—一〇〇〇年。」

參考書目

安特生：中華遠古之文化及甘肅考古記

阿爾納：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陶器

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至第四期

董作賓：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頁三——三六）

李濟：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頁三七——四八）

李濟：殷商器物初論（頁四九——五八）

李濟：十八年秋工作之經過及其重要發現（二一九——二九二）

張蔚然：殷虛地層研究（頁二五二——二八六）

李濟：小屯與仰韶（頁三三七——三四八）

傅斯年：附錄本所發掘殷虛之經過（頁三八七——四〇八）

徐紆：再論小屯與仰韶（頁五二三——五五八）

李濟：安陽最近發掘報告及六次工作之總估價（頁五五九——五七八）

梁思永：後岡發掘小記（頁六〇九——六二六）

吳金鼎：摘記小屯拖西之三處小發掘（頁六二七——六三四）

劉嶼霞：殷代冶銅術之研究（頁六八一——六九六）

石璋如：第七次殷虛發掘區工作報告（頁六〇九——七二八）

李濟：編後語（頁七二九——七三四）

李濟：城子崖（山東歷城龍山鎮之黑陶文化）

李濟：殷虛銅虛五種及其相關之問題（見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朱芳圃：甲骨學商史篇

# 史 學 研 究

羅元鯤 著 五 角

著者羅先生，研究史學，極有心得。平日對於古書今籍以及新舊學者於史學問題研究之文章，詳為搜羅，潛心研讀，故其言論，實可稱之為集各家之大成。本書凡分三十二章，都七萬餘言，從史學之意義起，直談到歷史教學之商榷。源源本本，詳述靡遺，既可作專家研究史學者之參攷，亦可作學校教授歷史者之參攷用。

## 史學與史學問題

翁之達 謝元範 譯 六角

歷史是人類經驗累積的紀錄，我們要明白現在，預見將來，都應該去翻檢這記錄，並且尋求一切。本書先談史學與他種科學的比較研究，最後殿以史學方法一章，以清淺懇助的文筆，解決了歷來史學上的許多問題，可作為高中學生歷史科的補助讀物。

## 史學通論

周 容 著 五 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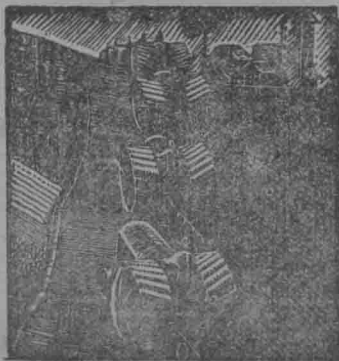
本書上編作史學體系之探討，在縱的方面為史學演進之闡述，頗能明其源委，在橫的方面為史學及其他學科相互關係之發明，確立新史學之界說。次敘中國之史學界，自上古以迄近代，按作家年代先後次第敘述。下編為歐洲史學界之敘述體例與中國同。最後為新史學討論，關於研究史學之方法等，皆有簡明的說明，頗能糾正一般編狹不全的史學觀念，詢研究歷史者之重要參考書。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 在烏克蘭猶太集體農場

R. Magidoff  
林之東 著  
譯



在希特勒的德國猶太人和「十三」一樣，是個「不祥」的人民，他借替排斥猶太人來做解決失業問題的方法。在舊俄，對於猶太人的憎惡也是同樣的。同是一樣的人，爲什麼對於某些人要煽起憎惡的念頭來呢？我們現在看看在蘇聯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之下，烏克蘭猶太人區的生活如何。這裏還可以讀出組織在集體農場裏的蘇聯農民，又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原作者 R. Magidoff 大約是莫斯科的一個報館記者，這裏是他的一篇旅行記。

## 在史大林鎮猶太民族區

(1)

從突尼泊特洛夫斯克 (Dniepropetrovsk) 經過高高地橫在我們頭上的大水開的鎖門，小船緩緩地行下突尼泊河到尼可波爾 (Nikopol)，從這裏起，乘幾個鐘點的汽車，就可把我帶到猶太民族區的中心史大林鎮 (Stalino)。我是要去親眼目睹萬千個以前是猶太小店老闆、錫匠、工匠和沒有職業的人們，怎樣地習慣在廣大的土地上耕種泥土，那些土地是蘇聯政府爲應他們的要求而

劃定給他們的。

伸展得遠到眼所能見的兩邊，在風中輕輕地波動着的，是一個無邊無際的金色小麥的海洋。有時遠遠的幾哩外，有時貼近海岸邊，草原中的「船」——巨大的綠色耕種機——常常可以看見牠們緩緩地但堅實地在小麥的海裏犁過，留下一道淡褐色的波痕在後面。蹣跚着的喧吵的曳引機，奮勉地向前爬行，拖拉着旋轉的刈割機。

收穫正非常忙碌地進行着。

在尼可波爾，我偶然遇到大衛·克萊特金，(David Klarkin) 區中心猶太日報「史大林鎮真理報」的編輯，那下午他正要坐他的高爾基福特車回到市裏去。一點鐘之後，我們在草原中馳驅着，我們車裏共有四個人：克萊特金、汽車夫、我自己和一位同道旅行的朋友。天氣極熱。空氣沿着地面在炎熱裏閃着光。在車的兩旁，無邊無際的草原，伸展到遠方的地平線。

突然地，當我向遠處找尋着凸出的山或林，調劑一下草原裏平坦的單調時，我在右邊遠處看見一個美麗的湖泊，霧呈着藍色，四周環繞着樹木。我用肘輕觸我那朋友。「不壞呀，」我效勞地指着說。他的眼跟着我的手指看去。他擠着眉看了一回，眼睛裏閃着光。「喂，我不反對到那湖裏去浸一浸，」他叫得高出馬達的聲音。

「浸水……湖……」克萊特金在前座轉過身子來，疑問地望着我的同伴。我們熱誠地把那湖泊指給他看，但他看不見什麼。汽車夫也看不見。於是他們倆都笑了。「這是個幻景，」克萊特金告訴我們。「這是草原中的海市蜃樓，熱天裏時常可以看得到的。」

「一個海市蜃樓！」我們不相信地叫起來。我再向右邊看去。「那個美麗的湖是個海市蜃樓！」我說。「我能看見牠清楚得和……」以下的話在我嘴唇上縮了回去。湖泊沒有了。空氣仍閃閃着，在我的視線內，只有那赤裸着的草原。

我們約行了兩個鐘點，經過了很多的小村落。我注意着那舊的村子和殖民地無目的地沿着公路兩旁散佈出去的所在，新的猶太村莊都是仔細地計劃的，屋子成直線地伸展着。

忽然我看見一座大建築隱現出草原來。幾分鐘之後，幾排房屋漸漸地進到眼裏來了。

試想像一條很寬闊的鋪砌的路，兩旁都側列着一排二十至二十五家粉刷整潔的屋子。在幹路的任何一面，和牠並行的，還有兩條街路，也側列着整排的屋子。一個相當大的百貨商店……一個托兒所……一座兩層樓的磚屋，做了區黨部、政府機關。「史大林鎮真理報」館、烏克蘭日報館等的辦公室，而傲視全鎮的，還有一個新式的磚屋高聳在其他的屋子之上——史大林鎮文化館。

這是史大林鎮。

大街上空無一人。幾百隻雞卻高視闊步的在街中心來來去去，向地上啄食。

克萊特金注意到了我的懷疑的目光，微笑着。

「每個人——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到田裏去了，」他說。「穀物收穫早已開始，雞雛們正在收拾着載到吊穀機去的馬車和貨車遺下的穀粒。」

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大尼洛·莫許加拉 (Danilo Moshkara) 在他的陳設較樸實的辦公室中接待我。他今年三十一歲。

「所以你們要來看看我們怎樣在這裏生活的。」他開始回答我的坦白的說明。他斜倚在他的椅子裏微笑着。「那末你要寫下你的所見所聞麼？好的。我想，不但猶太人的勞工們，並且別的工人和農民也一樣的喜歡知道，我們怎樣在這裏進行着一切的。」

他的說話總自稱「我們」，但是莫許加拉是一個烏克蘭人而不是一個猶太人。雖然如此，他仍說着猶太話，也並不重視人們把他當作一個猶太人或一個烏克蘭人。在我停留在史大林鎮猶太民族區內的最初一刻，就感覺到這樣的事，都和其他一切事情一樣的平常。我後來帶回了蘇維埃民族政策全般的和深入的意義，這一政策集合了各色各樣的民族，給他們灌輸了為共同利益而聯合奮鬥的要求。

「你們當還記得，史大林鎮猶太民族區還只有七歲呢，」莫許加拉繼續說。「牠是由一九二九年七月，黨和政府的特別決議案所建立的，那時區內的農民還只有一半參加農業中的集體方法。現在我們的區內已經百分之百地集體化了。」

「那時區內實際上還沒有電氣，曳引機和農業機器也只有很少幾架。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的穀物收穫很壞，水也很缺乏。大部份的居民很少或者簡直一點不知道農耕的事，而那时候的工錢支付制度是按日計，不是按所做的工作的量來計算，就鼓勵了懶惰者。反塞米主義（即排斥猶太人）的痕跡還遺留着。還有更甚於此的，富農和其他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正達到了最高峯。是的，猶太居民確是在一個很艱難的時期。」

「記着，他們中很少數會當過農民。小商人、鞋匠、工匠、小販——都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無產階

級革命終止了私有企業後在生活中找不到地位的人們——到這裏農場裏來的，就是這些猶太移民。這樣，許多人受不了辛苦而離去的事會成爲一件可驚異的事麼？但是大多數的人都留下來，而且戰勝了。他們奮鬥出了頭，他們得了勝利。到了今天，史大林鎮成爲了突尼泊洛特洛夫斯克省的一個主要區了。」

「那些離去的後來怎樣呢？」我問。

「很多人回來了。許多集體農人把他們所收到的很多的信件送給我們，都是那些懊悔自己太弱的人們寫給他們的。他們寫着，要求准許回到農場裏來。」

他在桌子裏拉開一隻底層抽屜。「我想……是的，這裏就是一封，」他說着，抽出一張顯然是從抄本上扯下來的黃紙。「我來讀給你們聽。」

「第三果敢集體農場諸君公鑒：我們錯了。我們現在覺悟到以前離去的不對。目前每個人，男的和女的，都在田野裏爭取今年的豐收，我們要回來了。你們倘能答應這信的要求，我們就願立刻回來。我們都還年青而壯健。我們都願成爲好工人。」接着是八個簽名。

談話的時候，我的注意力多次地給壁上兩張油畫吸引住了。其中一張是史大林，另一張是描畫一個曳引機突擊員在田裏工作。兩張畫顯然都是出於同一個人的手筆。雖然有些不成熟和未加琢磨，但兩張畫面的潛着的技巧表徵都顯然有的。

「不壞呀！我鼓勇着說。「你們從那裏得來這兩張畫的？」

莫許加拉用鑑賞的眼光向畫看去。

「我並沒有費力去取來的。牠們是烏利茨基集體農場來的曳引機駕駛員烏曼斯基的作品。我應該說他從前是個駕駛員。去年，他送了幾幅油畫到莫斯科的一個展覽會裏，頗得了些好評，被提議着送他進學校去深造。我們已經送他進了突尼泊洛特洛夫斯克藝術學校。」

莫許加拉告訴我，本區在六年前成立以後的迅速進步，包括二十五萬英畝的史大林鎮區，住着的三萬人中，有一萬三千是猶太人，區內計有三十三個猶太村，七個猶太舊殖民地，四十七個烏克蘭的，十一個俄羅斯的，十三個日耳曼的村莊。無論從大小和人口雙方說來，牠都是烏克蘭最大的民族區了。

三個機器和曳引機的站早已建立起來，站裏有二百架曳引機和大批必要的農業機器；其中兩個曳引機站已經完全電氣化了。一般地，我是驚異着在這區裏電氣進入猶太農民的生活裏竟已達這樣的程度。過去時代的慘澹的油燈已過去了。光明的歡欣的電燈，已降臨到區裏每一家屋子裏了。壁上的圖表生動地指出史大林鎮區的繁榮的上升曲線：從一九三〇年九、四、三頭，到一九三五年年初的一三、三、五七頭的牛；從二、三〇〇頭到五、七〇〇頭的豬。家禽的數目在這時期裏增加了三倍。羊的數目增加到幾近十倍。做園藝生產用的田畝面積，自一九三〇年的一百英畝，到一九三五年增到一〇六二英畝，葡萄園從三〇〇增到五六二英畝。

早晨，我到達新維特布斯克 (New Vitel'sk) 集體農場。一座粉刷得一塵不染的新建築吸引我的注意。我跑上去的時候，一個穿白色麻布衫的青年正走出來，他回答我的問話說道：「這是我們的

牛乳場。你要看看麼？我就是經理。」裏面和外面一樣，也都一塵不染的。每個工人都穿着白衣服。有着這樣的牛乳場在工作，這農場裏將不會缺乏奶油、牛奶、乳酪或乾酪了！一個小姑娘給我一碟鮮美的香草冰淇淋。

「請試嘗一下。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農場裏有冰淇淋工廠！」我驚異地叫起來。「這對於我倒是件新鮮的事。」

「我們在炎熱的夏季裏，喫很多的冰淇淋。」經理說明着，「我們也把來賣給鄰近的農場呢。」  
 新維特布斯克，是區裏的七個猶太老殖民地之一。一百多年前，一小隊猶太人爲沙皇的警隊驅逐着，最後才在這草原裏的荒涼地點上住下來。幾年之後，他們建造了兩個猶太教堂，一個兩年小學校，和一批簡陋的茅屋。就這樣，殖民地過了幾乎有一個世紀，農場裏的主席告訴我。

懷了這樣一幅圖畫在心頭，我考察了這個廣二千公頃的大集體農場，大牧場，新式牛乳場和農業機械廠。這裏有一個猶太師範學校，一個高等學校，俱樂部，電影院，圖書館，合作商店，藥房，模範幼稚園和晝間托兒所。

「但這裏還有很多工作在我们之前，」主席告訴我說。「各農場正在聯合起來建築一個水閘，這樣將使區裏以後即使是最乾旱的年頭，也能保證有好的收穫。我們也要廣植樹木，鋪築好的道路，建築更多的房屋，電氣化所有的田間工作。我們要更多的書籍，戲劇，講演，無線電播音，腳踏車，縫衣機等等。」

我叫住了一個老猶太人，他身材短矮滿面生着鬚鬚，正在趕一輛柴草堆得高高的車子。

「Hello!」他看了我一個遍。「客人麼？」

我點了點頭。「請老老實實地告訴我。」我說，「這裏的情形怎麼樣？」

這老頭看來起了驚異。「爲什麼我要不老老實實的說情形真好呢。今年的收穫真豐盛呢。我有一間屋子，有雞鴨，有豬，一座花園和許多錢。我還要些什麼呢？」

「但是你這樣大的一把年紀，還在田裏做工，不太老了麼？」

那老頭又似乎喫驚不小的樣子，接着他開始笑起來。他只停下說了一句「太老」就去了。他趕着車，用猶太話對他的馬說，「太老，你聽見麼？」

從新維特布斯克，我乘車至拉利諾集體農場。這裏我和約式夫·魏曼談了話，他是區裏最好的曳引機突擊隊領袖之一。他是在一九三一年成名的，那時他三夜不睡地完成了他的一部份的冬耕。他的曳引機燃料沒有能夠及時運到，後來運來時，預定的工作表上所列的六天耕作日期，已經只剩三天了。但魏曼竟做完了牠！

他是一個廿七歲的青年，曾在紅軍飛行隊裏服務過。他是一位有能力的組織者，和能耐勞苦的工人。紅軍使他發生求知的慾望。他希望立刻得進一個農業研究院。

魏曼指給我，看他們夜晚裏睡覺的突擊隊的田野車廂——一間裝着輪子的安適睡屋。蓋着清潔的布的牀是造在壁上的。一個特製的書架裝着一架政治的和技術的書，還有小說書。檯上鋪着一塊花邊檯布，窗上掛着帷幕，鮮花和兩條烏克蘭地毯使這小屋子成爲一個家的樣式。



在他處農場上，我看見了同樣的指示繁榮上昇的曲線的圖表。在烏利茨基集體農場，于赫特曼 (I. Yushman) 對我說，「我今年四十九歲，一九二六年我到農場裏來以前，我是個舊衣小販。這是一種辛苦而襁褓的生活。現在——」于赫特曼驕傲地看着他的潔淨的，粉刷一新的小屋，「現在我是個突擊工人，牛奶場經理。我常常受到因工作成績良好而獎給的獎金。我有兩頭母牛，一匹母猪，一頭小牛，一些雞鴨，一座花園，還有一架分離機。」

「我的家是恬適而溫暖的。我的大兒子莫爾德凱是紅軍中的一個指揮官。次子赫希爾和我一起在農場裏工作；他是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還是個突擊工人。第三個兒子薩繆爾在鐵工廠做工；他也是個突擊工人。我的第四個兒子巴魯許正在基夫一家工廠學校裏讀書，最小的孩子本加明就在這裏農場的學校裏，他已是三年級了。」

出發到加里寧鎮——比史大林鎮更老的猶太人區——之前，我訪問了史大林鎮文化館。館長李維坦領我看了大會堂，莫斯科奧德薩和基夫的猶太劇院的班子都來這裏開演過，他們自己的藝術團體，也在這裏上演戲劇和演奏音樂。館裏有自己的廣播無線電台，和一個有幾間給兒童成人的閱讀室的圖書館，除了借給上門來的借書者外，還把書籍送到田野裏借給農民們。李維坦說，這裏有三十一個流動圖書館，在村裏來來往往。對於普遍的書常舉行討論和辯論。著名的猶太作家常來訪問史大林鎮和農民們討論他的著作。

「全區的文化正進步着，」李維坦說。「除了這個文化館外，這裏還有四十五個俱樂部和七十

個學校分佈在區農場裏，每家屋裏都有電氣設備，每個村裏都有一個托兒所，到處有無線電收音機，兩家日報，三處有聲電影院，八個流動電影院和許多非職業的戲劇團體。

### 在加里寧鎮——蘇聯最老的猶太民族區

草原是炎熱而無邊際。牠像海洋一樣地在你之前伸展。你習慣了牠的廣闊的地平線，高的天空和黑的沃土。你回到城市裏，但那草原的印象仍留下在你的腦子裏，還有那些強健溫厚和殷勤的在蘇聯住得最老的猶太民族區——加里寧鎮的農民，也一樣的使你忘不了。

「我們永遠是個農民，」我聽露莎·賽米諾娃對我說，她是一個中年的猶太婦人，樸實而粗健，是烏斯特馬集體農場的搾牛乳好手。

「我們永遠是個農民，我不能停止工作。不錯，照你所說，因了今年的好收成，我應該可以寫意一點，放鬆我在牧場裏的工作。但是你得記着，我是一個史達哈諾夫運動者。我學習着怎樣從十二頭牛身上每天搾取一百三十公升的牛乳（正常標準只須一百公升），我還要教導別個搾牛乳人搾得一樣多。此外，我還得放牧牲口。」

「媽媽剛得到一頭美麗的小牛，作為她工作做得好的獎賞呢，」賽米諾娃的十七歲的女兒插言說。賽米諾娃的另外的五個孩子和她的丈夫都在靜聽我們的談話，現出驕傲的微笑。

「你有種種可以快樂的理由，」我說。「你們每年愈來愈美滿了；你的較大的孩子做有益的工作；較小的孩子在這裏讀書，幫助你料理家務，你的丈夫在你旁邊工作。」

「是的，一點不差，」她說，「但是我並不怎樣快活。當我們在十年前到這裏來蓋起屋舍——這個大草原上從未建立過的第一個建築——的時候，當我們安頓下我們的家的基礎，開始在幾里地域內挖第一口井的時候，我真是異常快樂，再也不要別的了。我們到這裏來之前所知道的，無非是飢餓，對於我們猶太人的誣蔑和排斥。」

「現在有什麼使你感覺煩惱呢？」

她笑了笑，有點侷促的樣子，好像她是羞於說明似地。她看看我，看看她的丈夫和孩子們最後說道：

「我還不能讀書和寫字。我的丈夫是能讀能寫的。他每天讀報給我聽。我所有的孩子都在受教育；只有我孤零地被棄在黑暗裏。我要進步得和他們一樣。那就是使我煩惱的原因；到了我的願望實現時，我才真正的快樂。我有了我所要的一切了。」

露莎的集體農場裏的副主席卡茲曼 (M. Katzman) 和我們在一起。在我們踏進賽米諾娃的屋子裏以前，他告訴我關於他自己和農場的事。他也是第一批的居民裏的一個，親眼目睹這個集體農場一些些的成長起來——棚舍、牛欄、房屋、一個俱樂部、一個圖書館、一個幼稚院學校……

「現在，」他熱心地告訴我，「我們正在使全農場電氣化，在每一個家庭裏設備一架無線電收音機。」

我知道這些事正在進行着，因為就在前天，區執行委員會主席拉別采夫曾經對我說過，今年年底之前，全境將電氣化和如他所說的「無線電化」。我無法懷疑他的話，因為在我訪問過的十四個

集體農場，每個農場中我都看見突擊隊員在掘着豎插電杆的洞穴，預備豎立的電杆木橫在各家的門前。

卡茲曼現在說話了。他對賽米諾娃說：「露莎，自從你提起了這事後，我要告訴你我們已在區委會上討論過你的問題。爲了着手開始做，我們決定明春舉行我們猶太民族區十周紀念時，參加全區的掃除文盲運動。」

「第二件我能告訴你的，」他繼續說，「是這樣，我們曾經特別談起你，決定把事情調排得使你  
有時間來讀書，因爲你已經做了那樣好的工作。」

我告別了我的朋友們，驅車回到加里寧鎮的村和牠的小山——在這區裏很少見的東西。印古蘭河緊貼在村的一邊。農人們有趣地叫這區的中心做「加里寧鎮的漢堡。」

鎮上市廛繁囂着。猶太文和烏克蘭文的報紙都有得出版着。鎮上人很矜誇有一個師資訓練所，一個農業學校和一個普通學校，兩個幼稚園一個大醫院，這醫院裏使用無痛分娩的方法。許多房屋正在建築中，其中有一座是先鋒俱樂部。一個小小的但設計週詳的文化遊息公園，建築在印古蘭河岸上，增加了這區的宜人的風景。

區執行委員會的辦公處就在近旁，我就進去找拉比采夫。

「明天你高興上普際吸夫村蘇維埃去，見見主席史班克特麼？」他問我。

「史班克特是誰？」我要知道。

「他是全區裏最好的主席，」拉比采夫說明着。「普際吸夫村蘇維埃本來是區裏最軟弱的。現

在是最好的，一個，並且每天都在改進着。實在，我希望今年牠將是第一個對國家完成穀物交付的村蘇維埃。

「你不能在村裏找得一個沒有一匹牛，幾口豬和一些雞的農人。差不多所有能工作的女人都跑到田地、牧場和葡萄園去做着工作。這大部分是因為史班克特的工作結果。他是一個年青的村蘇維埃主席。他不久以前剛從軍隊中回來。

史班克特從田裏視察幾個突擊隊的工作回來時，我們遇到了他。瘦削，並不十分高，看來就像他的樣——一位溫和誠實的執行者。

「你從前是紅軍中的指揮官，顯然是樂於那種生活。你為什麼不要留在軍隊裏呢？什麼原故使你回到草原裏來呢？」

「我從來不曾有過一個我應回來與否的問題。並不是我不高興在軍隊裏。剛好相反，我準備着他們叫我時立刻回去。但是，你知道，我是一個農民，我得跑回田間來，過我們的集體農莊的生活。而這種新生活確實已經到來了！我還記得古老的氣味臭惡的『海特』(Kheider 希伯來學堂) 和三家村老學究的戒尺。我那時很害怕非猶太的孩子和被人誣蔑為豬肉。

「那些時候已經完了。我的五歲的兒子和我正過着另一種的生活。他有十多口小豬和他玩，他在幼稚園裏的遊伴是烏克蘭和日耳曼的孩子。他愛好泥土和糞草的香味，和我一樣。他將來或許會成爲一個工程師或教師吧，但我希望他將來成爲一個農藝家，回到草原上來。

「你還沒有我們計劃做到怎樣的觀念吧。我們要有一個美麗的村莊，有樹有花。我們要給我們

大衆有一個永久的豐富的水源，建築一個新式的澡堂。我們有多種造一個新學校，一個俱樂部和一座先鋒隊大會堂的計劃。現在我們從加里寧鎮來的一輛流動貨車上得到我們大部份的閱讀資料，但我們要有自己的圖書館。」

「你有這樣多的工作手上，也有機會看書麼？」我問。

「沒有很多的時間，但我把牠當作事業那樣的按時讀着。我自從軍隊裏回來以後，不讀書是不能做事的。村上每個家裏有了電氣設備以後，農人們將也能讀得更多了。」

我和拉比采夫驅馬回到區執委會的鎮上，他告訴我明春將舉行的全區十週紀念慶祝的籌備情形。

「聯邦內的第一個猶太民族區將十歲了！」他熱心地說。「我們正費着許多時間在執委會上討論怎樣紀念這件大事。我們要為這區內做些對這次機會確實有價值的事情。」

「那末你們已經決定了些什麼事情呢？」

「我們正計劃着多方面的事情：農業、衛生、文化。譬如，我們已經決定在加里寧鎮建築一個十年學校，一座巨大的先鋒隊俱樂部，在格雷內夫斯基村和佛雷爾本村裏造兩個學校。那時，對於遠道趕來上學的學生們將有宿舍可住了。」

「我們在加里寧鎮的圖書館，現在已有超過一萬七千冊書，有一千多位讀者，我們還為外間的中心村莊兼辦了三十個流動圖書館。現在，在十週紀念中，我們要在沒有圖書館設辦的村子裏去設立支館。我們也在特別計劃一個兒童圖書館。我們正在推廣着我們的無線電服務，開幾個新的電影

院，一個區博物館，舉行業餘藝術競賽會，還有——最重要的是預定在一九三七年五一節實行掃盡所有的文盲。」

我想這完全是個綱領，但他還沒有說完。

「三個新醫院，一座兒童休息所，和一個模範幼稚園也放在程序上。我們正在繼續今年夏季開始的工作，用飛機沿印古蘭河散佈藥粉滅除瘧疾。隨後我們就要接受三百家猶太移民居住下來，供給他們家屋、田園、牛、豬……」

「你以為你們能夠完成這樣一個龐大的計劃程序麼？」我問。

拉比采夫把我的懷疑推在一旁。「當然，我們能夠做得到的。我們的政府隨時準備着對這類的事情加以幫助的。」

我們進加里寧鎮時，天已晚了；路上擠着車子，車裏全是穿着他們最好的衣服的農民。他們要到村劇院去看奧德薩猶太劇院的班子上演三日的劇目。我費了許多困難才得了一個看戲的座位。農民們從幾里外趕來，但這樣的跋涉顯然是值得的。表現也獲得極大的成功。

回到莫斯科，我回想着這些把自己看為「永遠是個農民」的猶太人們。我憶念着紅十月集體農場的哈內·烏斯加許，她領導自己的一隊和她丈夫的一隊作社會主義的競賽而得到勝利。她是烏克蘭的一個最大的葡萄園中的一位主要突擊隊領袖……還有伍爾夫孫的家庭，我在他那裏住了三天，他謝絕收受我的錢。「我們是農民，是靠土喫飯的，」他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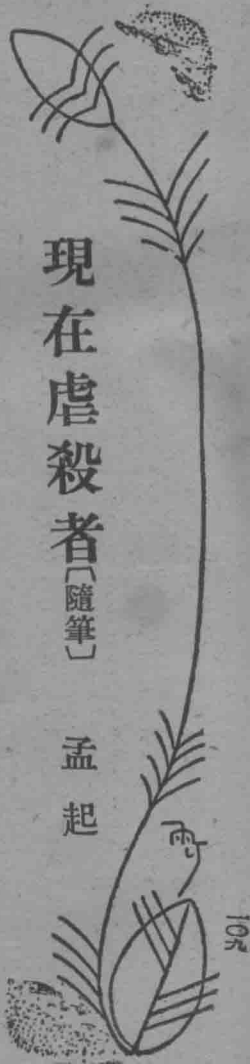
函購免收郵費  
寄費照常  
款項匯行或  
通國銀行並  
可免利息  
總代理  
永安公司  
承印各種  
承印各種  
承印各種  
承印各種

# 隨 \* 小 \* 散 文 \* 品 \* 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速寫與隨筆 | 茅盾著  | 五角 | 平屋雜文  | 夏丏尊著 | 四角五分 | 未厭居習作 | 葉紹鈞著 | 五角 | 憧憬 | 豐子愷夏丏尊等 | 四角 | 沒字的書 | 朱自清俞平伯等 | 四角 | 周作人散文鈔 | 周作人著 | 四角 | 龍集   | 周作人著  | 八角 | 看雲集  | 周作人著 | 七角 | 背影  | 朱自清著 | 五角五分 | 歐遊雜記 | 朱自清著 | 七角 | 燕知草 | 俞平伯著 | 一元三角 |
| 雜拌兒   | 俞平伯著 | 七角 | 雜拌兒之二 | 俞平伯著 | 八角   | 緣緣堂隨筆 | 豐子愷著 | 三角 | 點滴 | 巴金著     | 三角 | 海行雜記 | 巴金著     | 三角 | 山中雜記   | 鄭振鐸著 | 三角 | 三湖遊記 | 孫伏園等著 | 六角 | 山野掇拾 | 孫福熙著 | 九角 | 北京乎 | 孫福熙著 | 九角   | 歸航   | 孫福熙著 | 四角 | 淚與笑 | 梁遇春著 | 五角   |

## 開明書店印行





## 現在虐殺者〔隨筆〕

孟起

曾在什麼刊物上看見「左傾幼稚疾」一詞，究竟所指的病徵如何，倒不很詳悉原用者底本意，就吾所觀察到的，這病的最普遍的表现就是「現在的虐殺」。

把自己封鎖在繭大的天地裏，像蛹蟲似地生活着，只知道現在，不知道將來，只曉得接受，不曉得批判——這樣的生活態度，自然是不對的。可是青年中犯這樣毛病的，顯然在減少；只要這人還具有青年的沒有僵化的頭腦，而不是一個「老成」了的少年，如今的剝蕉已經見心的客觀情勢不容他不把闔起的眼皮張開。一年半載前還是顛顛預預的年輕朋友，現在已變得頭腦非常清楚，明白自身和自身以外的病痛，困難。這樣人，吾看見了不少；他們提高了吾上述的信念。就吾所接觸到的年輕人說，他們底困難點顯然是另一所在——「現在」這「狹的籠」是跳出了，卻鑽入了「將來」另一圈子裏。

吾有一個朋友在教書。他常常表示憎厭教書的職業，因此他工作得極懈怠。說他憎厭是不夠的，他是從理解上否定了他底工作。他曾向吾力說，教育是怎樣地受着社會的支配，在現社會制度下，教育是怎樣的不會有出路。他犀利地批判了當代許多教育學者底歪曲的意見，例如「教育萬能論」

「教育超然論」之類。他底批判使吾聽了非常心服。他又力說，一個真正教育工作者應該投入廣大的社會運動中去，只有在新社會裏，教育的努力才不是徒然的。這些話，吾也指摘不出有什麼錯誤，就大體上說，是比一班迷信教育的先生們所講的混話要高明得多。由此可知，他的不安於現在，不是憑於意氣衝動，不是情感的，而是一套相當圓熟見地底自然的結論。可是他這樣的見地，這樣的「哲學」對於他自己的生活和給社會的影響，非但沒有好處，反而產生不良的阻礙作用。在許多錯誤之中，吾要提出一種流行的毛病來，名之曰「現在的虐殺」。

人是怎樣生活的呢？無疑地是從「過去」走到「現在」，從「現在」再走到「將來」，超越了那一步，在人底知識中，是不可想像的。「現在」是黑暗，「將來」是光明，這很明白，問題是在怎樣從黑暗的「現在」走到光明的「將來」去。準確的社會科學告訴吾們，人們所以能從「現在」走到「將來」，主要的是因為其間有着高度的「可能性」，這就是所謂「客觀的轉換條件」；同時吾們卻也不能忽視主觀的努力。如果沒有了後者，「可能」的事情往往會不能「實現」的。舉個淺顯的例子：吾們兩臂能提起一件五十斤重的東西，這一舉動的實現，一方面固然要靠「手臂能舉重」的客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卻也得靠主觀的努力，例如舉重的決心，舉重的設計等等，沒有了這些「條件」，儘管有兩條結實的臂膀，就是再輕一些的東西也還是不會舉起來的。主觀的努力要怎樣才能使「可能」的事變成「現實」的事呢？要怎樣才能從「現在」邁步到「將來」中去呢？吾以為主要點是要不放棄現時，此地的任何努力，這努力自然不是蠻幹，而是受着關於客觀可能性的認識指導着的。等待不但是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壞態度，而且還有着更大的毒害——等待將來奇蹟的出現，不在現實

上踏實努力，是會把將來光明的出現拖延得更寫遠，更渺茫的。吾們只有息息不停地努力於現時手裏的工作——自然吾們也可以隨時隨地求吾們工作意義之加深，甚至變換吾們工作的指向——才能從現實的泥坑中解脫出來，走向將來的光明的路上去。佛經裏有兩句話：「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這足以說明吾們一切的努力都不會落空，只要吾們底努力是受着關於客觀可能轉變條件認識的準確的指導。

如吾在上文中所提及的那位朋友，他那樣的生活方法對於自己，對於別人，有什麼裨益呢？他清楚地瞭解今天教育的癥結，準確地把握「明日之學校」的情形，但在現在與將來之間，他妄想着一個空隙的階段。事實上，今天的學校與「明日之學校」是密接着的；誠然，前者與後者有着本質的不同，可是這本質的變異也還是以前者為基石而加以不斷的困難的克服才成功的。他底懈怠，他底拋棄現實，只是一種「敗北主義」，什麼圓到的理論只是這上面的掩飾物。再就另一方面看他這樣的生活態度，能說不發生任何積極的影響麼？他自己也許作如是想，與事實其實是不符的。他底學生也許因他底懈怠而被別的壞勢力牽引了去，有幾個青年走上一條不準確的路途，吾們能說這事情沒有積極性，不夠嚴重麼？眼前手邊的事不做，這是可以阻滯「將來」的來臨的。他雖能理解「將來」追求「將來」，其實他是「將來」之敵，因為他是個「現在的虐殺者」！

浸淫於現在的是幻想，沈湎於將來的也是幻想。浸淫於現在的結果會絕望，有人接着從失望的餘燼中又燃起了希望，同時卻把現在丟棄了。死去的魯迅先生曾聰明地說過：希望之為虛妄，正與絕望相同，這話確是含有至理的。

像吾這朋友那樣的人，在吾們週遭，不是可以找着許多麼？在大夥兒行進的隊伍中，往往是這樣的人嚇退了不少朋友。他們喜歡人家超越現實，厭惡瑣碎零星的工作。他們希望個個個人都是「殺身成仁」的志士，「視死如歸」的殉道者；希望個個人做起事來，都有所謂「大手筆」。吾們誠然應該承認「大手筆」之足資欽佩，而工作卻也有主幹的與枝節之分。可是吾們也要指出大手筆未必個個人有及無論主幹的與枝節的工作，都得有人努力將事的事實。才升堂而未入室的朋友——在人羣中無疑地是佔據着多數的——往往給吾朋友那樣人底英氣逼得退回來。在人羣中工作失去了協調，得不到大家底愛戴，因此工作上發生了窒礙，是這一班「現在虐殺者」底第二種病徵。不從「將來」看到「現在」，「現在」成了埋人的陷阱；丟棄「現在」空說「將來」，「將來」也只等於海上的神山。

黃潔如著

## 文法與作文

一册

·五〇

本書之特長，在治文法與作文於一爐。使學者雙方並進，頭頭是道，例解之詳，明開發之周到，讀之無異親聆講解，豁然貫通。

馮三昧著

## 小品文作法

一册

·六五

本書對於小品文內容如觀察、經驗、想像等論述殊富啓發尤多，對於教讀雙方之興味，亦加深切注意，採作教本甚為恰當。

尤墨君、葉聖陶等著

## 中學生寫作的健康與疾病

一册

·四〇

這是集中學生雜誌上各家討論寫作方法的文字而成。論述精當，文字淺顯，中學生讀了本書再去寫作，必有很大的進益。

# 放假之前

竹 衍

一一三

「老媽子！老媽子！」

科員李大成先生一早起來，看見鬧鐘的短針已指九點與十點之間，不覺着了慌，便大聲地喊人來打洗臉水。

老媽子應了一聲，從廚房裏慌慌張張跑來。大成先生直是使勁催，老媽子幾乎把一盆水都潑了。正在洗臉的當兒，太太從菜場裏回來了，一進門，就詫異着說：

「怎麼到這會兒才起來？看你睡的熟，特意不要老媽子跟我上菜場去，以爲你不久就會起來的。」大成先生滿臉肥皂泡，聽見太太這麼說，卻仍舊洗他的臉。心裏想：鬼才願意起晏呢，鬼才願意受那尖臉科長的氣呢！

太太把鬧鐘一看：

「這麼晏了，我的天快收拾吧，九點四十分了。」

這一次大成先生擡起了頭，瞪了太太一眼，死力地吐了一口痰。卻沒有像平常一樣的罵人，因爲今天是初一。

出了門，老鴉在頭上哇哇的叫。大成先生不是迷信的人，他自己曾向人說過；但今天不同，今天是

初一，並且又是早晨，老鴉太可厭了，他吐了一口涎水，吐的時候，做着很響很響的聲音——吓媽的，昨天遲到，今天又遲到，尖臉科長又該望着自己的空位子，在縞眉。他或者正在房裏踱來踱去，向同事們講自己的壞話。

可不是走了晦氣運？這些時簡直沒開過笑臉。前不幾天，阿三病得很厲害，前天好了，可就黃瘦的可憐；再前些時，太太也病了幾天。兩件事都逼他心痛的用了許多錢，銀行裏僅有的一百元儲蓄提得只存了一半，而比用錢更不幸的，是請了二天假。昨天小錢已經隱約地告訴他，科長在看到請假單時，縞了半天眉才蓋章，還說什麼十天之內連請二次假，有點太那個了。

等到大成先生覺得自己不該多想時，他的身子已經在××稅局的門口了。

進去時，門房探頭向他瞧了一下，臉上笑着不妙。大成先生想，其中一定有文章。科長問過他自己的住址了？命他喚一個人到自己家裏去召自己了？這麼想時，在簽到簿上簽名，手就不免有點歪，因之寫出來的字遠不及平常有力。平常他簽的字，小錢竟引作範本，預備照樣模倣呢，可是今天——心跳的利害。一來走快了，二來今天着實有點慌。門在前面洞開着，他聽得見裏面打字機的聲音，人的談話聲，以及那熟悉的尖臉科長的咳嗽聲。

一脚跨進去，幾乎要發暈。各色各樣的景象似乎一哄似地全呈現在眼前。大成先生呼一口氣，鎮定下來。這纔看清有幾雙眼睛朝自己看着。但有的眼馬上移到案頭上去了，只剩下一雙眼，那眼裏含着

一種笑，同他打着親熱的招呼。是小錢。他微微點下頭，算是對室內衆人的招呼，但眼睛卻是偷看着科長的。科長靠在椅子上看公文，口

裏一聲一聲單調地咳着。

幾乎是躡足一樣，他輕輕走到科長面前。

「科長，」他輕聲說：「家裏有點事，來遲了一點。」

科長擡頭看了他一下，兩隻眼珠骨落落只是轉。可沒說什麼。靜默中大成先生望着對方。因為隔的近，那張臉更加顯得尖了，並且還長得可怕。最後，科長鬼意地（至少大成先生如此想）笑了，仍舊沒說什麼。

啞謎就做啞謎，到了殺場也只有安心。大成先生回到自己位上。

小錢過來了。那青年的臉上紅紅的，顯得是那一類不知道什麼是憂慮，白天裏起勁地做事，起勁地玩笑，到夜來一上牀就倒頭睡去的人，大成先生有點羨慕他。

「明天放假不？」

大成先生看日曆，這才給提起了。明天是一個什麼紀念日，規定放假的。

「放的，放的，去年放了的。」

「那好，我可以有一天休息了。」

大成先生偷着看見科長在繃眉，似乎對於這裏的說話，不大高興。於是他把桌上的文件整理了一下，一件件看過去，以為小錢會回到自己位上去的——小錢人是好人，可就同一切心直的好人一樣，藏不住話，並且愛發問。

可是不，小錢沒走，還說：

「日日夜夜都沒空的時候，人又不是鐵打的，真有點受不了。」大成先生搔搔頭髮，並且還磨起墨來。

等小錢走開時，他倒有點歉然了。爲什麼要這麼冷漠地對待他呢？只有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第一件公事是稽查員的簽呈，說是捉着一個不用印花的小販，應該如何處罰。

提起筆，他寫——

查該……擬請

寫了擬請二字，下文卻費一番躊躇。他停筆擡頭。

思索了一會，他搖了搖頭，寫下——

……擬請依照慣例，科以罰金。

爲什麼要科罰款，大成先生有一百個理由。從公事上說，那小販偷稅，就影響國家稅收；而稅收在目前就是軍國大事的經濟來源，不得短少一分一厘的。從私事上講，那麼，每到月底，誰不眼巴巴地看着出納員，等待分得自己名下的幾元賞金，賞金可不就是從罰款中按成提出來的嗎？據他以往的經驗，每次總不到十元，有時竟少到只有幾角，真是不痛快；於是便盼望下次多捉幾個私犯，多罰幾個錢了。

把那件公事放在一邊，大成先生又偷看科長的神氣。科長不在位上了。他知道是被局長召去商量事情的，又得許多時候才會回來，於是放下筆，抽起烟來。同事們也都停了工作而在閑談着，那二位局長的親戚還喜笑顏開地正在談坤伶同舞女。惟有小錢一個人，正傾注着全神在畫表格。



大成先生咳嗽了一聲。

「密司脫錢」他說：「很忙嗎？」

那青年應聲擡頭，站起來，走到他的桌旁。

「不忙，不忙。可是這兩天我真忙夠了。」

大成先生只哦了一聲。

「我晚上都來呢！」

「怎麼，晚上也來？」

「對啦，不痛快就在這兒。昨天他說，部裏有令來催我們的報表同計算書，會計科的人員已經加做夜工了，我們文牘科勢必也要下力些，所以要我每隔一天，晚上到局裏來清理所謂積案。」

「可是我沒聽見這話。」

「豈但沒向您說，就是密司脫黃，密司脫鄧也都沒說，好像我一個人做錯了事似的！」

小錢很不平，他的臉紅着，說完了，還孩子似的堵着嘴。

大成先生卻想，自然囉，只怪你年紀青，不知道他同黃鄧二人的關係；他們兩個就是公事壓滿了一桌，一件都不辦，也是沒有人管的。

「其實呢，」小錢又說：「誰有眼睛，就該知道誰沒偷懶。」

「的確是毫無理由的，」大成先生輕輕說，算是給與小錢的同情：「這些時天氣又熱，晚上來確實不能受。」

「對啦，毫無理由，」小錢沈着臉說：「昨晚我幾乎病了。我真有點不想幹，咱們考進來的，又不是鑽了誰的門路的。」

大成先生這時是向鄧黃兩個偷瞧着。幸虧他們二人關於坤伶同舞女的談話還未中止，並且還互相戲謔起來了，他才放心，便勸小錢說：

「忍耐忍耐吧，這樣子不會長久的，以後的希望正大着呢。」

忍耐倒確是他的誠懇的勸告。小錢還年青，不曾嘗過他從前那種困苦無聊，處處受人白眼的日子。至於希望一層，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真是夢話。在政界裏混了十多年了，開首也同小錢一樣的努力，要有希望，他還會天天恐慌於這六十塊錢的科員位置的不長久嗎？

但是對於前幾天還向他說着上升的希望的小錢，用冷酷的現實去刺破那顆年青的心裏的夢幻之泡，那真是太殘忍的事。

「我知道你的，我知道你的。但爲了日後，唉，日後你老哥希望大着呢，你老哥不比我們這種腐朽的人，現在總得忍耐囉，總得忍耐囉。」

小錢搖搖頭說：

「未進來的時候不知這兒多麼好，卻不知竟是這樣的。」

這一回，大成先生也跟着歎了氣。他想到有一個時候，自己也有着小錢身上的一切可愛之處，懷着潔潔白白的一顆心走進那道社會的大門。可是在隨着來的無情的歲月裏，先是感到美夢之如肥皂泡，一刺就破，到後來變得沈默並且忍耐，夢是一個也沒有了，只是漠然地過着日子。三十四歲的人，

就已經異樣的衰老了。

但這些都不是今日該想的事。現在的大成先生只覺得日子平平地壓在他身上，所盼望的，不過是老婆兒子少生幾場病而已。況且，今天自己還遲到了呢。

想起遲到，他便把頭靠近小錢低聲問：

「他說過什麼沒有？」

「什麼事？」

「今天早上，對於我。」

「呵，沒說什麼，他怕您今天又要請假咧。」

「家裏的事，」大成先生遺憾似地歎了一聲：「直是沒辦法，孩子太多病了。」

「不過他說，辦公事的人隨什麼都該有一定的章則可以依照，對於請假，以後也要有規則出來

了。大概是一月之中請過了多少日子就得扣薪。」

「扣薪，」大成先生老大就嚇了一跳：「怎麼扣法？」

「他沒說，二三天是沒關係的。」

大成先生翻翻案頭日曆，今天是二十六。這一個月之中已經請了四天假，還有五天，阿三同太太該不會鬧什麼撇扭了吧？這個月也許可以無事，下個月，下下個月，以後的每一個月，可就有點保不住。在都市裏住家，六十塊錢真是不夠用的，何況其中還扣去了六角錢的所得捐，要是再按天扣二元的扣掉一些，那麼，連金鼠牌的香烟都不用抽了。

擡起頭來，小錢已經回到他的位上去了，面前站着那個又黑又長的稽查員。

「天氣熱，李先生。」稽查員招呼他，笑着，露出金牙齒。

「又抓了什麼案嗎？」

「是的，報告來了，上面還沒批。」

「是那一個小販的事嗎？在我這兒，正在辦。」

「那好，李先生您說，應當怎麼辦？」

「罰款囉，同平常一樣的。」

「對啦！稽查員把袖子一捲，伸手做了一個姿勢，黑黑的臉上滿是油彩。「應當罰款，您的意思

就同我的一樣，這批混蛋是放鬆不得的，況且——況且，您知道的，您知道的，哈哈！」

哈哈笑着時，稽查員的眼睛便亮亮的非常有神，不過況且的下文卻沒說出來。

但大成先生懂得，他也陪着笑了。

「王稽查，上個月分了多少？」

「不多，不多，六十塊錢，比從前大不相同了。唉，事情真不好辦。」

王稽查隨手拿一把椅子，在大成先生對面坐下，像說體己話似的，聲音低低的說：

「我說給您聽，如今事情才真有點難辦咧。走私的利害得很，那裏是捉來的，都是我們左一頓酒

右一餐飯，化了許多錢騙來的。可是人家不是膿包，一個上了當，二個豈肯上門，沒法，只有出錢買線。這

幾個月老是貼本，又得罪了朋友，過街像老鼠似的遮遮掩掩。」

大成先生一邊聽，一邊想：真不如去做稽查員呢，一個月正當的外快就撈這麼多！

「我們辦公事又認真，」王稽查接着說：「好幾次人家塞錢，一個大子兒都不收。那一次上××去查案，人家先是說好話，後來把一捲鈔票向我懷裏送，說是小意思小意思，我一看，都是五塊的，花花綠綠的這麼一大捲，這麼一大捲——」

說着「這麼一大捲，」王稽查伸出他的佈滿青筋，全是結實的肌肉的大手，用二個粗粗的指頭比着做樣子。怕大成先生不相信，他還賭着咒：

「娘子養的說假話！娘子養的說假話！」

「這麼一大捲？」大成先生覺得這倒是很有趣的，他出神地看着對方的黑臉。

「對啦，就是這麼一大捲！但您猜我怎麼着，一碰也沒碰。」

說到這兒，王稽查似乎有點感慨了。他向科長的桌弩弩嘴，頭更接近大成先生，聲音更低的說：

「他可是夠惡的，總以為我們肥死了。其實呢，我才知道他呢，那一副兔子臉就藏着壞意，哼，他呀，我才知道他的花樣呢他——」

可是，他回來了。氣憤着的王稽查立刻站起，堆着滿臉的笑，老遠就是一鞠躬。並且還走過去低低地說話了，遣下這兒大成先生一個人又拿起公事來看。

但他心裏忐忑得很。請假都要扣薪了，以後連病都不要害了吧。自己是，死都能夠掙着來的；就怕，是女人同小孩！有什麼事，女人家真連一點辦法都沒有，連醫院都不知怎麼去的。他媽的，這樣的世，又遇着這樣的女人！

「李先生，看！」

他回頭，又是小錢。那青年笑着，拿着一本簿子。

「看。」小錢邊說邊來，把簿子放在他桌上。

大成先生一瞧，是通諭簿，說是明天放假。

「看見了沒？明天放假呢。」

「是的，我不告訴過你，明天是要放假的嗎？」

「好了，好了。」小錢笑得只是搖擺：「明天上山去，李先生，您去嗎？」

大成先生可以看出這年青人的喜悅神氣，他的眼睛裏閃耀着一種光彩，走路同說話都起勁多了。但對於他自己，放假並沒有什麼。在那種假日裏，他不是被科長喚到家裏去湊腳，同他的客人打牌，便是陪着孩子同太太趕什麼似的跑戲院，只有多用幾塊錢的份兒；至於休息，那麼，他只有更加困倦。在他，人生是一個不斷的忙碌，永無休息。

但爲了不掃小錢的興，他問他山上有什麼玩的。實在小錢這大孩子在許多地方顯得誠摯與天真，人格上放着美麗的光。因爲這些美麗之處，大成先生一方面感到自己的衰老，一方面覺得自己對他的感情有些異樣。他可以說是愛了他，像一個哥哥愛他的弟弟。

「啊，山上才好玩呢，上星期我還同幾個朋友在那裏舉行過一次野餐的。您只要想想那裏的樹，又多又綠，空氣該多麼新鮮。山那邊還有湖，水清得見底，到那湖裏去划船，又該多好。」

「要是沒有事，我就陪你去吧。」

「對人總不要常默在都市裏，應該到自然中去。您看我們這辦公室裏，空氣該多壞，而我們成天，我並且還成夜，在這兒忙碌着，要沒一個休息的時候，要不到有樹有水的地方去散散心，我們的身體同精神能不一天一天壞下去嗎？」

小錢回到他位上去了，口裏還說着：

「一定要去的呀，八點鐘動身。」

大成先生嚶嚶的應着。但他立刻覺得房中的情形有點異樣，所有的眼睛全瞧着他們二人，老鄧的，老黃的，還有科長的！

於是他立即提起筆來批公事，眼睛可始終沒離開科長的身邊。科長像在思索什麼了，過半天，笑了一笑。又思索了一會，把筆用力向桌上一擱，像平常一樣地在房中來回踱起來了。照例有什麼話要罵人之前，他才這樣踱。大成先生等待着，準備忍受那最惡最難堪的罵。房中是異樣的靜，除了科長的脚步聲，便只有時鐘擺動的聲音了。

科長咳嗽了。——暴風雨的預兆！

大成先生捏緊手心，等待發作。一枝筆停在手中不動。

可是沒，科長只咳了一聲，沒說什麼。最後，他並且像想到什麼似的忽然走出房門，到那邊局長室裏去了。

大成先生暗舒一口氣。

科長一直沒回房。一個公役來了，拿一張紙給大成先生瞧——

查近來本局局務緊張，皆因平時積壓太多之故。爲求增加效率起見，以後每逢假日，會計文牘二科應各指定員司輪流值日，以清積務，而利進行。又據文牘科科長而陳：二十七日放假，擬派科員李大成錢××二員值日，等情前來。應卽如擬。科員李大成錢××着於明日照常來局辦公爲要！

局長 ××× 八二十六。

大成先生看了之後，只哦了一聲。這自然是出乎意外的，但卻比意料中的好。明天是一個錢都不用了。於是便在紙的右下角簽了一個名。

但在小錢，剛才還快快活活地計劃着到山上去玩的小錢，他將怎樣呢？大成先生不敢想，他偷偷看着。

小錢才一看，臉上就變了色。大成先生看得出那年青人的眼中充滿着怎樣失望，怎樣怨恨的光。他的牙齒咬着嘴唇，身子站了起來，手捏着拳頭。

「他媽的！」小錢狠命拍一下桌子。這是他第一次罵人。那公役嚇的一怔。全房間的人都瞧着他，黃同鄧也出奇地注意着他。他半晌沒說話，眼睛定在一處，像在思索什麼。最後，像是大夢初醒的樣子。小錢說：

「不幹啦，明天就辭職！」

一邊把那張手令推給公役，一邊他就收拾東西。

於是房中的各人都動亂起來，大家爭着來看這手令。有人笑着，有人指指科長的位子，伸伸舌頭，有人竊竊地同人家談論着：屋內的每個人都停了工作，暗自打着主意，卻沒有一個人公開地說出他



的意見來。

然而就一個不平的人都沒有嗎？有的，至少大成先生是。他把小錢當作他的兄弟。如今他的兄弟受人家無理由的欺侮了，已經好久不曾經驗了的氣憤（一個浮沉宦海十年的科員多半是沒有氣憤的）似乎重新燃燒在他的心裏了。

「簡直是沒理由增加效率在乎兩個人一天的工作嗎？」

「還有什麼說的，」小錢的紅臉變得白白，他沈着聲音說：「簡直把人家當牛馬，他們長官卻夜夜攙着女人去跳舞！」

聽到跳舞二個字，鄧同黃會意地笑了。

房中各人已知事情始末，並且又都不關自己，立着默看，還怕等會科長進來看到了，以為同情於小錢和李大成，所以熱鬧一過，便各各歸座去埋頭做事了。他們似乎都比平時專心於工作，好像連剛才這件事都不知道。

大成先生想起他在小錢這種年紀受過的委曲，不覺又悲哀起來。

「爲什麼要走這條路呢？」他的聲音低低的：「既然走了這麼一條路，那麼，你就只有忍耐這一個辦法了。」

正在這時候，科長進來了，故意沒向他們二人瞧。他坐上自己的位子，大聲地咳了一聲。

黃同鄧二人互相扮了一個鬼臉。所有的人，雖然都在匆忙地工作，卻都注意着。

小錢走到科長桌子前面去了。

「科長，」他說，全室的耳朵都聳起着：「我想請幾天假。」

「行行，」科長毫不遲疑的說，並且還笑着：「但是爲了什麼事呢，密司脫錢？」

「病。我病了。」

「好好。這兩天天氣不大正，本來是容易得病。」

小錢連請假單都不填，挾了一包東西昂然去了。大家雖是呆呆地目送他，但都在心裏說着二個字：「傻子！」

這裏的大成先生陡然孤獨起來。人家的眼全注着他。悲哀，憤怒全沒有了，他懊悔着剛才說的話。這時候，他只有一個主意：絕對服從！

「密司脫李。」科長說話了。

大成先生陪笑應了一聲。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疑問號貫在胸中。

「你——明——天——不——請——假——嗎——？」

科長的話說得太慢了，在大成先生的耳中，似乎字音是一個個地拉出來的，使他屏住呼吸聽。但他的回答卻很快。

「不，科長，我不請假，明天我照常來。」

科長沒說什麼。別人是以前譏笑的臉向他看着。那麼多的臉，那麼多的眼睛，他有點模糊。但他終於看到一張黑臉，和一雙有神氣的眼睛了，是王稽查員。雖是有點狼狽，大成先生仍舊禁不住想到那個黑臉的一筆好外快了。

# 吃羊肉涮鍋的晚上

茗 柯

打了六點鐘，吳主任就收了辦公桌上的文件，匆匆的回到自己房間裏，換上一套體面的袍褂，又把禮服呢的鞋刷了一陣子，呢顯得格外烏黑。

一會兒，楊先生來約他了。——楊先生是他的姨姪，他們常常同出同入的。今天天冷，他們計劃着到館子裏去吃羊肉涮鍋。

吳主任是五十多歲的人了，很精明，細心，也很識趣。他從來對於什麼事沒有馬虎過，所以他也從來沒有承認自己做壞了過什麼事。他對於手裏用的人，知道誰是必須遷就或利用的，誰是必須贊揚或激勵的；憑了這些，就能充分的表現出他的八面玲瓏的手段。而且，他還善于運用思想。

現在，他就想起了一件事，他很佩服自己能想到這樣周到。其實，他的思想是時時這樣周到的，他從來不惜犧牲時間的去想，研究。他認為如此才對得住自己，才是做人；而且如此才能把人做出頭來。就他自己說吧，就是爲了這個而得到上級「才長心細」的佳譽，而躍升起來的。于是他照例的獨自抿着嘴微笑，用手摸着沒有鬍子的下巴；一面招呼勤務兵去請孫先生和高先生。

孫高二人和葛先生正在宿舍裏談着家鄉的事，聽到主任請他們，於是離開宿舍去了。

「有什麼事主任？」孫先生很大方的問。因爲他是最高長官的兄弟呢；高先生比較拘謹一點，他

是孫先生的妹婿和長官的親誼較遠一點。

但主任對於這個並不清楚，他攏而統之的知道兩人和長官是有關係的，所以對他們是同樣的客氣。他搬出一付團圓的笑臉，答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今天冷呀！你們初到北方，有點不慣吧！冬衣預備了嗎？皮袍倒無可不可，大衣是千萬不可少的；棉鞋起碼要買五塊錢一雙的，不然不成；還有襪子也要全毛的。不過那再說吧，倒是二位晚上空嗎？」

「空着來，空着來，主任有啥事體？」高先生進來沒開過口，所以搶着問。

「沒有事，爲的二位來了半個月，我們還沒敲一敲哩；今天冷，我作個小東，請你們嚐一嚐特別東西，擋擋寒。」主任的聲調是很悅耳的；不像日裏對於其他低級職員那般尊嚴。但也絕不是低聲下氣，那是一種和平、慈祥和些許的莊嚴所織成的音調。

孫先生和高先生遜辭了幾句，答應下來，於是準備走了。

然而，主任又想起了一件事：長官日裏交他五十份職員考績表，要他飭人繕就呈報的。其實，四五天內完成儘可以，然而他是小心的，他想早些辦完，而且他心裏想起了個最適宜于指揮和利用的人，所以又微笑着，摸着沒有鬚子的下巴。一面又命勤務兵去請葛先生。

葛先生是一個初中畢業的，年紀很輕，大概才十八九歲，插足社會還是第一次，所以一切都生疏。人是極和善，沈點寡言，見了人總是微笑，充分的表現出一個誠實的少年。這時，他一個人呆坐在宿舍裏，等候孫高二人一同出去吃夜飯。忽然勤務兵找他去見主任，心裏有點發跳，怕發生了什麼事。急急的帶上門，隨着勤務兵去了。

「葛先生還好：年輕，老實，一筆字雖不十分好，總還過得去，其實，只要多寫多練，也很容易進步的。不過，葛先生晚上有事嗎？若是……」

「沒有事，沒有事。主任有什麼事？」

「若是沒有事的話，噢！你吃過飯沒有？」

「沒有哩！」

「那麼，你先吃飯吧。不過，我想請你寫點東西。因為東西是祕密的，就在我房間裏寫好了，這兒也靜些。」一面說，一面在抽屜裏取出了一疊紙交給葛先生：「不多，不多，晚上且寫十五張吧；大概我們回來，一定可以完了，我知道的，葛先生是把手，真是把手，而且，我最願意培植少年人，少年人是有發展的；可是要想發展，先要吃苦，要鍛練；當錄事，也是有發展的，錄事的職務是寫字，那麼，非多寫不可。你是有造就的，所以要多寫，多鍛練；同時呢，也就是我的好意。對不對？孫先生……哦！六點半，我們走吧！」

「是的，主任的意思很對的！」

「我們主任真是肯提拔後晉的，就是，我，要是沒有主任的教導，這些生疏的事情，真令我舉手無措哩。」楊先生是主任心誠悅服的信徒。

四人走了。葛先生向廚房裏要了八分錢一碗的燴大餅。

七點鐘，葛先生已吃完了。

他開始「鍛練」。

在往常，他是很沉靜的；但今天不然，一面寫字，一面腦裏像映電影般的胡想。他想運用平時慣用

的「五分鐘的閉目靜坐法」來鎮靜自己，可是不能靈驗了。他想：

他們到那裏去呢？噢！是了，他們不是沒有吃飯嗎？那麼，吃飯去了吧，一定的。但是老孫老高和我不是同鄉嗎？而且是一齊來的呢，主任這傢伙爲什麼不約我？他有點妒氣，但立刻又很清楚：我們究竟不同，老孫老高是長官的親屬呢，主任他自然要巴結我，我是什麼？是受到長官一個族兄的騙——他和長官感情不睦，卻替我寫介紹信，沒徵到長官的同意，就冒昧的令我隨着來了。我怎會知道是人家利用我來增加長官的困難呢？長官堅決的要我回去。若不是自己有一副忠厚的可憐相而討得長官太太的憐念；若不是：雖願失望而回，但旅費用完，不得不向長官商借三十元的旅費，而長官怕一借不還，吃了倒賬；若不是有三千里的路程，而我又不是初出門的人，萬一路上出了岔子，長官多少要擔點責任；這幾點，我怎會在這裏當十二塊錢一個月的臨時錄事呢？情形相差太遠了，人怎會看起我呢？當然更不會請吃飯了。但是，不請吃飯沒關係，爲什麼還逼着我加夜班呢？而且鬼話連篇的騙我，幹一天，只有四角錢，簡直不如一個工廠工人，工廠的夜工是加價的呀！他憤然，拍了一下桌子，擡擡頭，電燈光亮得很討厭，像主任的眼睛在注射他，他握起了拳頭向電燈揚了幾下。但他並不敢耽擱，也不看鐘上的時間，又埋頭寫下去。

忽然他又轉了個念頭：也許主任是真正的看重我吧。現在在試驗我，試驗我的能力，說不定我會從他手中得點發展。就是不，只要我一心的苦幹，他也不至於不感動，不憐念；至少，他可以幫忙加點薪。老孫老高也是同樣的錄事，不是自誇，他們能力未必比我大，然而老孫月薪三十塊，老高也有二十四呢，我也只要拿到那數兒，省點用，多個十元八元，也可以貼補貼補家用，父親是爲供給兒女讀書而虧

價的，以致弄得愁眉苦臉，無法擺脫；他現在是如何的需要兒女的接濟啊。剛才主任的話不是騙我，是誠懇的，將來一定會提拔我——提拔了我，就是安慰了父親。那麼現在多寫點字，那算得什麼？這就是我發展過程中的一段呀！他的內心在禱告：「好人！我的主任！」

心，像一盞正在打氣的汽燈，愈顯愈亮，把他的心房的每個角落都照得輝煌燦爛；手的酸痛，眼的發漲，他暫時感覺不到。而幻想更加擴大起來。

他幻想到兩年後，得到一個學習書記官；再些時，填到候補，又補了實缺；他晉級了，由六十元，加到七十，加到八十，加到一百；又碰了機會，也做了主任；過後，又升了……又升……最後，他做到司法院長。他忘記了是從那裏想起的，覺得有點可笑；但並不疑惑，他確信這是可能的，而且是一定的步驟。

他停下了筆，手托着兩腮，微矇着眼睛，看着對面牆壁上的一幅山水畫；其實他並沒有看畫，看的是另外一件東西，初看很不清楚，漸漸的，他心裏那盞汽燈的白光，瀉流到眼中去了，又由眼中放射出來，愈顯愈亮；他看清前面是一座精美的房舍，裏面似乎有人住着，還隱約的看出有一個悠閒的老者；忽然，房舍漸漸的向他攏近了，攏近了，恍惚之間，他竟變成屋裏的人了；他認清了那位悠閒的老者，不正是往日愁眉苦臉的父親嗎？啊！他記起了：這所房屋不是我特為奉養他老人家而蓋的嗎？我怎麼這樣健忘呢？他興奮極了，像一個小孩子似的撲到父親懷裏，兩人的眼裏充滿了快樂之淚；他俯伏在父親的膝上，數着自己過去的罪狀，又悔恨不該奉養得太遲；他竭力的要想使得父親不感受絲毫的煩惱，於是替他捶背，又替他裝煙。然而總還不夠，他認為獻給父親的孝意是無限度的，正像一個好學者對於學問感覺到廣博得沒有止境一樣。

忽然一陣不知什麼聲音，驚擾了他，如夢初醒，敲了幾下腦袋，知道自己依舊在主任房間裏坐着。他感到空虛和失望。攪他醒的鐘聲，已打十下了。他很驚惶，因為主任要他寫十五張表呢，現在才寫了六張；他們大概該回來了，怎麼辦？他知道寫得太少，主任是要責備的，雖然能了解主任的責備也許是善意的，但他很怕那種和顏悅色的由反面襯托出的責備語調，這簡直比一陣厲聲斥責還來得更令人難受。他來了才半個月，已受過兩次了。

他輕輕的對自己說：「快點寫！快點寫！」於是伸一下懶腰，把墨盒移得靠近些，筆蘸得格外飽，一口氣多看幾個字，寫。屋裏除了滴答滴答的鐘聲，只有筆頭觸紙的沙沙作響。腦子，不敢再去想什麼了，但幾個字眼仍在裏面盤旋：「錢……父親……主任……升……」

一氣寫成了兩張，漸漸的感到疲乏，開始寫另一張時，腦筋有點亂了，睜開兩眼，要費很大的勁，寫四五个字，就要閉上眼睛打盹；起先，還能這樣支持；後來，睜一下眼寫一個字的力量也沒有了；但他不肯住筆，昏糊的意識到還得寫。於是聽着筆頭在紙上塗抹；字，已由歪斜不堪而變成圈點縱橫，絲毫不成字形。他並沒有知道，依然東一筆西一筆的塗抹下去。

鐘打十一點，他竟沒有被驚醒。

直到屋外起了一陣脚步聲和談笑聲，才把他喚醒過來；揉揉眼睛，外邊的聲音已衝進了屋裏；他的神經像被鐵錘擊了一下，這才完全清醒，他看見了幾幅紅撲撲的臉在面前恍惚；他迅速的立起來招呼着：「主任！回來了！外面很冷吧？」

「嗯！回來了。葛先生可辛苦了。不過也好，屋裏多暖和，我們可凍的夠受了。」主任一面說着，一面



跑過來看他寫的東西。

「噢！這是寫的什麼？葛先生！圈圈點點的塗了一紙。」主任由外邊帶進來的笑容還沒有完全消失，可是眉頭攏得很緊。

葛先生臉漲紅了。他想起了剛才打了半天瞌睡。但他沒有想到紙上會塗成這個樣子。于是很不安的說：

「有點頭痛，要睡。」

「那末寫了幾張了？」

「八張。」葛先生把寫好的整理了遞過去。

主任大約翻看了一遍。眉頭卻愈鎖愈緊，嘴角些微的笑容也失蹤了。他把表推到葛先生面前：

「奇怪！請自己你看一看，竟有這許多錯誤呀！你的心那裏去了？你數吧，你數一個，兩個，三個，又是一個……啊！喲！一張表九個錯兒。怎麼回事？昨天少睡了？還是身子不舒服？」主任對於葛先生所說的頭痛的話也許沒有聽見，也許聽見了不能相信。

「不過，錯兒太多，只好重寫囉。那麼，辛苦就辛苦到底吧。你且到你宿舍裏去寫吧，明天八點交我也快，現在才十一點半呢。但是，這個表是祕密的呀，你可不能給人看！」

葛先生低頭呆立着，不說一句話。這時覺得主任的話大概說完了，就默無一語的收拾筆墨表冊等。

楊先生，孫先生，高先生，告辭走了。主任把他們送到門外。

葛先生整理好了東西，也退了出來。但走了十餘步，又給主任喊了回來。

「什麼事？主任！」葛先生又謙恭的立到主任面前。

「並不是我話多呀，你要知道，我是愛護你，鍛練你呀。我一向是愛提拔青年人的。不過，你自己也得當心，專靠人也是不行的。而且，你的位置是臨時性質，好才能長久；不好，我也不能為力的。你記着，你可記着！」

「是主任的話不錯。以後一定當心。還求主任替我……」葛先生口才是很拙的，一時找不出用什麼字接下去，就啞了幾聲了結。

「那麼去吧，明天一早八點交呀！」

葛先生應着退出來，主任已將房門「砰」的關上。

葛先生很憤怒，很後悔，也很驚懼。他沒有看見過主任拉長了臉申斥過人，而獨獨這樣對他，太欺人了，是的，自己不過年輕一點，老實一點，又沒有人力；然而，備具這些條件就該受人責罵嗎？但他是想得開的，他對於什麼事從不專責于人，他也後悔自己不該錯，更不該錯得這麼多。不然，又何至于如此呢。這麼想着，已走進了宿舍去了。

孫先生和高先生都在脫衣，將要睡。葛先生也不理誰，憤憤的坐到桌上，嘆了口長長的氣。

孫先生和高先生雖然也有點瞧不起他，但究竟是同鄉，表面的敷衍總是有。所以孫先生勸慰他說：

「主任今天一定多喝了酒，不然，不會這樣嚕囂的。」

「老葛！歇歇吧！什麼時候了，難道明天八點真的要你寫完嗎？睬他沒關係。」高先生也插了幾句。葛先生不肯聽。他耳朵裏響着那幾句話：「好，才能長久；不好，我也不能爲力的。」他愛懼着主任不能爲力時的命運的來臨。然而，也確沒有錯，主任今天醉了酒；剛才他說話就有一股濃濃的酒氣。醉漢的醉話，何值介懷呢？葛先生雖是個缺乏生活經驗的人，但他也知道生活的苦惱只有用自己的希望來安慰；如一個愁悶者的用酒色來解除煩惱一樣。所以他得了點安慰，由這安慰又復燃了希望之火。

十五支燭光的電燈，把房間裏照得慘森森的。葛先生伏在一張搖撼不定的方桌上，又開始「鍛練」了。

他想增加點速率，於是把墨盒移得靠近些，筆蘸得格外飽，一口氣多看幾個字，寫寫，屋裏除了滴答滴答的鐘聲和孫先生和高先生的呼呼的鼾聲，只有筆頭觸紙的沙沙響聲。

周振甫敘訂  
小 說 本  
三 國 演 義

一 冊  
三 八

本書將三國演義中的一些曾被教育家視爲有害的部分，加以刪改，而留下最精采的，仍使前後密接，毫無參差錯亂之弊。

宋雲彬敘訂  
小 說 本  
水 滸

一 冊  
三 八

本書將水滸原本中的一些曾被教育家視爲有害的部分，加以刪改，而留下最精采的，仍使前後密接，毫無參差錯亂之弊。

茅盾敘訂  
小 說 本  
紅 樓 夢

一 冊  
五 二

本書將紅樓夢原本中一些曾被教育家視爲有害的部分，加以刪改，而留下最精采的，仍使前後密接，毫無參差錯亂之弊。

# 開明文學新刊

本叢刊集  
國內名作  
家的文學  
新著而成  
內有遊記  
隨筆、小說  
詩歌、戲劇  
等集、筆調  
輕靈、文字  
雅麗、印刷  
裝製均極  
精緻、定價  
低廉、尤便  
讀者選購。

殘	蛤	追	城	意	燈	貓	緣	緣	海	點	海	平	末	速	歐	周
	藻		下	大利	下	與	緣	緣	底		行	屋	厭	寫	遊	作
			集	遊	集	短	堂	堂	隨	夢	雜	雜	居	與	雜	人
陽	集	集	簡	簡	簡	筆	筆	筆	筆	滴	記	文	習	隨	記	散
													作	筆		文
斬	老	張	蹇	李	施	靳	豐	豐	巴	巴	巴	夏	葉	茅	朱	周
以	舍	天	先	健	蟄	以	子	子	金	金	金	丕	紹	盾	自	作
著	著	翼	艾	吾	存	著	愷	愷	著	著	著	尊	鈞	著	清	人
六	五	五	四	三	五	四	四	三	四	三	三	四	五	五	七	四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分	角	角	角	角

## 開明書店印行

# 上哪兒？！

小友

一三

小吳手裏成天握着筆桿寫呀寫的，心裏成天痛罵着自己：

「沒志氣，給人家做一生牛馬，怕不死而後已才怪！」

其實自己也知道並不是自己沒志氣，只怪沒有命。命好的人用不着志氣也會事事佔先，譬如那陪吧子科長吧，土頭土腦的他懂得什麼叫公事，一筆字寫出來怕只比小孩子好一點兒，但偏偏有他媽的娘舅提拔他，一來就是科長，公事也不勞自己動手，每天只蓋蓋圖章看看報抽幾支烟完事，老王說他生就一付富貴八字，命中注定是享福的，還有比這更氣死人的？！

小吳完了事，腦袋像有千斤重，忍着胃痛一步一步的走回來。一進門，照例把帽子望桌上一拋，身子恨恨的「拍」的一聲栽到牀上，閉起眼睛深深的先吸一口氣，然後圓起嘴唇對着天花板使勁的「噓」的一下：

「媽的，十五塊大洋值得賣命，地球上怕少老子一口飯吃！」

這幾句話像是自己灌音的唱片，每天要唱個十來次。有時夜晚做夢也還是這樣自己對自己發脾氣。此地唯一的熟人——舊同學小何——只要一見面，談到生活，沒有別的，又是這幾句話。小何聽得厭了，一看到他嘴唇一閉，「媽的」快要出口，便一個勁兒搖着兩隻皮包骨的大手：

「別又那一套，怪厭煩的小吳，忍忍罷，這年頭哪裏都是要罵『媽的』的！」

話是不錯，像小何，他自己的工作何嘗不也是該罵「媽的」，雖然進進出出是大洋房子，手裏不斷的數着花紙，可是盡是爲人忙，動不動賠掉半個月薪水，薪水才幾個大，比不上人家零頭的零頭，說起來好聽，叫做銀行員，乾脆點說，簡直是錢的奴隸！

不過小何終比自己強，到月乾乾脆脆拿幾個錢，什麼航空捐，水災捐，又是什麼經費困難七折八扣，全沒有那一套。晚上下了班回來抱老婆，高起興來還同人家湊上幾圈兒，我呢？

小吳越想越恨，連小何那麼一個蠢頭蠢腦的東西，命運都比自己強，憑自家這付像貌，你瞧，鼻子直直的，耳朵垂兒又大又厚，單就這對眉毛的英武氣就够吓壞人，憑什麼會樣樣不如人家呢？有一次忍不住當着小何的面大大的嘆一口氣說：

「唉，完了！」

「早着呢，」小何聳聳肩說：「你打算你祇活二十幾歲吧！」

小何是個純達觀派，不知他哪一點福分使他從娘胎裏就帶來這麼一付不知愁的傻腦袋。有錢的時候，看他帶着老婆上館子吃一塊錢一客的西餐；錢完了，啃大餅過日子也成，是這樣一對糊塗蟲，他常常這樣說：

「管他媽的命不命，人就是爲混着而混着的，有得吃，吃個飽；沒有了呢，無非肚皮委曲一點，反正沒有人能夠拉得住時光，沒有混不過的子。那怕死了呢，也是混了一生呀！」

小何能混得下，小吳可不行。他得顧到他偉大的未來。前次同事老王替他算八字，說他壽數正長

着呢！可就是有一層，八字不大好，廿五歲才有點好運，從十五歲起，霉運就跟着他了。可不是，十五歲正月裏把父親死了，要不，大學早畢了業，也許出洋都快回來了，何至於初中出來就不求深造呢？可是老王和別的星相家都說過，人力是可以改造命運的，小吳同他的父親一樣，一生忠厚待人，從沒有做過不道德的事，照說應該換點好運了，然而影兒要有一點也不怨，老是給人家當牛馬，累得要死不過十幾塊錢，難道命運就不能有一點轉寰的餘地麼？

小吳晚上翻來覆去的想着想着，一直到萬事都稱了心，正想怎樣在一向看不起自己的朋友面前驕傲一番，突然鬧鐘來了勁兒，這一陣叮嚀嚀叮嚀過去，小吳睜開眼，什麼都完了。伸出手去恨不得把這個傢伙攢個粉碎，可是手一觸到鐘殼的那股涼勁，不期然而然的一驚，小夥計恰恰在外面叫門——

「七點半了，七點半了，吳先生！」

「曉得了。」自己也不知道哪裏來的怨氣，坐起來，腦子裏這麼一打轉，自家忍不住也有點好笑，鬧鐘是自己開的，小夥計是自己關照叫門的，自己是牛馬呀，牛馬七點半還不該起來嗎？

照例慌慌忙忙洗了臉，慌慌忙忙走出大門，遲到三次是要扣薪的，爲了錢，有什麼說的！

在平時，小吳多半是晚上八點多才回來，雖說辦公鐘點定的是到下午五時爲止，可是上頭的命令，這份緊要的東西限令當晚發出，就得非趕成功不可；限令抄兩份就得抄兩份；公家爲節省開支起見，本來的牛馬裁去許多，僥倖不被主人趕出的，誰敢大聲哼一口氣。雖然所謂緊要者，在牛馬們看來或許是屁也不值的事，可是拚着命也要把它當作緊要的事來幹。完了事兩隻腿兒溜達回來，不敢坐

一次洋車，因為十幾塊錢要養活一家，母親在家裏每逢月底就望着郵局的掛號信了，小吳對於母親自問很孝順，所以兩隻腿吃點苦也是甘心忍受的。

路上起碼要走二三十分鐘，若不是爲了這家公寓便宜，掌櫃的又好說話，誰那麼呆不把自己住得靠近衙門一點？

今天可變了樣，太陽不過剛落下去，禿頭小夥計就看見吳先生回來了。這在小夥計眼中是第一次，於是忍不住輕手輕腳的跟着他一直進了房。

紙糊的天花板被風吹着像一個正在呼吸的貓肚子一樣，「花」的一聲凸下來，又「刺」的一聲癢上去；要是夏天，當它做風扇到也妙。牆壁上在起初當然是爲了好看而糊上花紙的，但現在後來的人已經沒有福氣再鑑賞到牠的美了。東一個窟洞西一個裂縫，許多小紙角在適意的搖着。頭小吳一進了屋，帽子也忘記去，便站在桌邊出神。桌子緊靠着那僅有的小窗戶，窗外一棵沒有氣的死樹，枯枝上替不知什麼人背着一條褲子一雙襪子在涼風將晚的暮色使這小小的院落益發死寂。小吳眼睛緊釘着那幾支枯枝，一搬一捺恰像一個「令」字，於是想到今天下午科長對他發的命令，飯碗問題居然被命令掉了，從此再不會成天寫呀寫的，再不會怨自己當牛馬了，現在想起來，才知道牛馬并不會「死而後已」，十五塊錢也并不是不值得賣命，不當牛馬眼見得連牛馬也不如，以後再到哪裏去當牛馬呢？

一股恨氣使小吳不自覺的狠命拍了一下桌子，這一下不打緊，小夥計可吓得伸了一下舌頭，心頭卜通卜通的跳，趕緊走到小吳的面前張大着嘴和眼問：



「您，您怎麼啦？吳先生！」

小吳也幾乎吃了一驚。望了望小夥計那付呆頭呆腦的蠢模樣，順口說了一句：

「我怎麼啦？」頓了一下，自家才猛醒過來。這風聲可露不得，掌櫃的一知道差事歇了，得可別再想便宜房子住。大丈夫本不應該說謊，可是眼前的困難不能不顧到，環境更不能不原諒，於是話在頭腦裏面繞了個灣兒，小吳有點兒慚愧的接着說：

「我沒有怎麼，今天有點頭痛，所以回來早點，你替我沏壺開水來吧！」

小夥計放心的噓了一口氣，一邊走到茶几旁邊拿熱水瓶，一邊還咕咕吧吧關心的說：

「頭痛，吃包仁丹准好，要買麼？」

這小子的熱心使小吳有點感慨，別瞧這麼一個無知無識的窮小夥計，人類的同情心要不是這班窮小子，怕早已滅絕了。小吳嘆了口氣搖搖頭。

開了電燈，電光比六十歲老婆子的臉色還要黃得慘淡，滿屋子都被牠照得那麼一股氣死人的死色兒。小吳剛預備往牀上一躺，突然桌上兩封信在眼前一閃，用不着想，那中間有一條印成粗紅簽子的是母親的信，另一個洋信封鋼筆寫的，是未婚妻寄來的。照孝道說，應該先看母親的信；可是小吳肚子裏明白，反正除了要錢沒有別的話，與其看了這封信使心中着急，不如先享受一點「愛」的安慰。雖然在信裏面談愛情，味兒也是苦的，可是苦裏面確是有甜味的。於是細心的先拆開洋信封的口。字寫得很大，好像不填滿兩張紙像不痛快似的。小吳爲了要急於抓着信中的要點起見，便先一目十行的匆匆的看下去，大意是她有一年多沒看見他，很想念，希望他能請假回去一趟。信末提到她

的爸爸和媽媽因時局不好，想讓他們早點結婚，問他意思怎樣，立刻回信給她。

在早先，小吳一接到未婚妻的信，就得看了又看，翻過來倒過去，看還有什麼沒有看到的字沒有，而且立刻抽空回信，從不耽誤。今天這封信可難住他了，回去她的話並沒有錯，一年多了，早就該回去看看，在今天以前是牛馬工作管住他；今天以後自己不是牛馬了，本可以自由了，可是回去能够登在家裏等死麼？一家人怎麼過？弟弟還沒有到掙錢的時候，母親又是一年病到頭，下半年結婚別再發昏了，還怕一家人餓不夠再拉一個心愛的人來陪着挨餓？未婚妻仍脫不了孩子氣，照說孩子氣的天真是最可喜的，可是天真一到社會上就立不住足了，顧了這一頭就顧不了那一頭，但又不能不顧到那一頭，家庭的擔子重重的壓在肩上，像結婚那一類事當然不能當作緊急的事來看了。他想把不能回去與不能結婚的困難情形寫封信詳細剖析給她聽，但一則怕她不能懂得，還以為他在繞灣子騙她；再則縱然她相信他，那也不過徒然多使一個人難過而已。把苦痛的種子種到純潔的少女的心田裏，那是再罪過也沒有的事。

現在應該怎樣回信呢？小吳沒主意了。隨手拆開母親的信，仍然是托那個雜貨鋪小掌櫃寫的，滿紙鬼畫符，一張紙都寫不滿，開頭就是說病，接着就是要錢，末了也提到希望他回去一趟商議商議做喜事的事好了，掉她一翻心願，難道連母親也不明白兒子的困難麼？

站起來踱着方步，小夥計什麼時候把水瓶送來，什麼時候出去，他全不知道，頭腦裏像一堆亂麻，一會兒是母親睡在牀上嚷窮；一會兒是科長板着面孔請他另行高就；再一會又是未婚妻的頭髮向後一甩，怨他哄她；突然那長頭髮漸漸縮短變成禿頭，小夥計同情的臉，問他要買仁丹不要……一切

一切未來的，過去的，拐拐角角的一些事情，都要在他腦中佔一個地位，一直到隔壁房裏不知把一罐什麼東西弄掉地下，花拉一聲才把小吳的神經如夢初覺般的清醒過來。自己已經不知什麼時候橫躺到牀上，兩封信被身子壓得皺成一團了。

定一定神，先要爲職業要緊，放下信不覆，決心到小何那兒去聽聽蠢主意。

小何正在同太太吵嘴。

「就是你，好好的教員不當，要吃銀行飯，這一下你吃去罷！我不管你，你得把我的錢還我，我幹嗎要陪着你上當？」太太坐在牀角，氣得淌眼淚，她心痛她自己積蓄的二百塊錢，永遠送給丈夫的銀行裏了。銀行關了門，丈夫沒有本事，連自家的存款都取不出，早知道還是鎖在箱子裏好了。

一個勉強的苦笑，小何瞅了一下太太的嬌樣，說：

「你是我老婆，你不陪我誰陪我？上當的多呢，像你那小區區，值得什麼？」

「你不值得我值得，不要臉的，到死還要說大話，看你以後拿什麼吃飯？」太太站起來，伸起右手的中指一直指到小何的鼻子上。

小何把頭仰了一仰，兩手按着她的肩膀推她到原來的地位坐下：

「算了算了，太太，算我的不是，您停停氣，看我姓何的找不到一碗飯吃。一個人要達觀，生氣生氣能飽你肚子嗎？哼！」

拿起桌上的呢帽，使勁望頭上一戴，那神氣像要出去找人打架。剛一跨出門限，冷不妨小吳低着

頭走來，恰恰撞個滿懷，把小吳吓了一跳。

「怎麼？」小吳正待問他爲什麼這樣匆匆忙忙的，早聽到一種屬於女人所特有的帶哭帶怨的聲調在數着故事：

「不要臉的，你忘了那一年託人找事找了三個月，氣得要投河，小學教員不虧我叔叔你哪有份，貪心鬼，嫌錢少，嫌不能出頭，要出來發展，這一下看你發展去咧……」

小吳以爲他們夫妻又是拌嘴了，便一把拉住小何，不讓他走。一面還打趣着說：

「得了，你看你們平日多麼相親相愛，幹嗎盡爲了小事鬧彘扭，快勸勸太太去吧！」

兩人進了屋，好傢伙，小吳怎麼也沒有想到這個小家庭亂得這樣糟，破書拉得一桌子，四條腿的椅子倒擡起了三條腿斜靠着屋角，牀上被褥像一座山，枕頭會離開了原來的地位跑到牀邊來，平時修飾得很動人的何太太，拖了一雙鞋，頭髮像好多天沒有理，歪着身子伏在牀角哭呢！小吳登時忘了自己，很替他們的愛情可惜，像這樣吵吵鬧鬧，愛情多少要受影響的。他不懂一向達觀的小何爲什麼對於原諒太太這一層又不能達觀起來。

何太太聽到丈夫的脚步又回來了，正待罵他「有臉別空着手回來」，陡然一擡頭，看到丈夫身後的小吳，自己便不好意思再說了。害羞而又客氣的站起來對小吳說：

「吳先生，來得正好，請您替我們想法子，銀行倒了，事情歇了，往後怎麼辦回去吧，看拿什麼臉見人，都是你這糊塗鬼。」太太氣又上來了，轉臉指着小何：「平時不知節省，有了錢見什麼買什麼，不積蓄一點兒……」太太越說越氣，忍不住又回到牀角哭去了。

小何把兩手交叉的抱到胸前，舌尖舐舐嘴角恨恨的說：

「哼買東西還不是爲了你，一瓶香水精就是八毛多，我可拿八毛錢買過一本書的？小吳，我早說過，人在世上要看得破，要忍得下，不然的話，要能舒舒服服的過一天日子才怪！世上惟女人最沒志氣，最嚙嚙，最看不破，最渺小……」

小吳有點不高興，因爲他的未婚妻也是女人，祇少不會像他太太這樣動不動就哭鬧。一想到自己的未婚妻，便沒有心思再聽下面的了。

小何頓了一頓，感慨的說：

「我現在是失業了，小吳！」

失業兩個字提醒了他，他也正是爲了失業才來同小何商議的，他把他被裁的情形告訴小何，小何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好極了，咱們有個伴兒，憑咱們這雙手還怕世上找不到飯呢！」

商議的結果，是各自找門路，因爲誰也沒有能力幫助誰。

一混就是三天，所有略爲認識的地方，小吳都跑過了。平時自己不善於交際，有面子有錢的更是交接不上，認識的又都是自己差不多的窮酸。這年頭都是自顧不暇，誰還能顧到別人！小吳仍然同平時一樣，早上不到八點就出門，晚上才回來，爲的是不讓掌櫃的知道。早上走出門究竟往哪兒去連自己也莫名其妙。腰裏僅有的幾塊錢啃大餅雖還能啃些日子，可是這樣混下去怎麼了呢？古今中外

許多偉大人物的早年都是吃過苦的，然而不懂他們究竟是怎麼一個遇到機緣轉變環境的法子，想來又是命運在裏面作怪吧！越想越納悶，不知不覺又走到小何的住所。

小何住在一個小胡同裏的一家大雜院裏。那裏面據小何說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孩子們又多，成天吵死人，要是小吳，一天也住不了。因為這個原故，平時他是不大來找小何的。現在爲了沒有地方去，不得不將就一點。脚步剛一踏進大門，就聽見嘻笑的聲音，小吳從房門縫裏一張，原來這一對夫婦把裏面的門門了正在擁抱着跳舞呢。真是怪透了的一對傢伙！小吳搔搔頭皮，然後敲着門。

一開門，太太見是小吳，登時從頰巴子直紅到頸邊，小何醉燻燻的一把拉住小吳的手膀，笑着說：「來，小吳，慶祝我的感化成功，我的太太現在也同我一樣的看得破了，你瞧，這瓶白乾兒，這幾樣小菜，都是她掏腰包請客的，你也來一盃吧！」

太太捶了小何一下肩膀，罵一聲「缺德鬼」，接着輕輕的一聲媚笑。

三人又坐下喝酒，小吳問小何進行得怎樣，小何喝了一口酒，嘴裏一面吃着花生米一面說：

「這年頭，靠親戚朋友是別想了，能够幫忙的不肯幫忙，肯幫忙的又都是幫不了，你說對不對？我早就看到人在世上混日子非靠自己不可！」

「別吹啦，你一生就沒有求過人？」太太拿指頭劃着臉皮報復他。

「從前的話，別再去提。年輕時總免不了要前輩照顧照顧的，到了自己踏進社會的時候，就得自己創造未來了。」

「我請問你，究竟怎麼一個創造的法子呢？」小吳不明白他的理論是否能與事實吻合，便含着

鄙視的意味質問他。

「這個，我告訴你，就在乎你自己了。只要吃得下去，地球上還怕少你成就的事業？你瞧，」小何從抽屜裏拿出一張報紙，「你注意到這條廣告麼，××煤礦公司招工……」

「你想做工人嗎？」小吳着實一驚，打斷他的話。

「有什麼不能！」小何正經的說：「我的身體還能對付，你也許差一點兒。」接着小何又喝一口酒，做起手勢，像在演說：「做工人並不是下賤的事——世上本來就沒有所謂高貴和下賤的區別，那都是那班自命爲高貴的人硬要胡說八道——我要體驗另一種人生的滋味，這正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小何伸了一個懶腰，幾乎連人連椅子都栽下去。

懷疑的眼光從小吳的眼裏射到小何的臉上，他有點不相信小何的大話，把頭一偏，譏笑而又正經的說：

「曾見幾個工人是出了頭的，那前途還有什麼希望呢？」

小何立刻懂得了那話裏面的意義：

「你以爲非要發財做官才算是成功嗎？你錯了，你連這一點都認不清，乾脆還是抱着你的宿命論聽命運來擺佈你吧！我告訴你，那怕是極微小極不足道的小事業，只要我們拿我們畢生的精力整個爲全人類謀幸福而努力，不管它結果怎樣，那工作的意義，在你個人的生命上才眞算是成功的。」小何噓了一口氣，眼睛向太太一瞟，太太正望着他發呆，心裏想的話只勉強說出一半：

「別再吹了，我看你也不過是空口說說罷了。」

「說說」小何鼓起了醉眼有點生氣，「能夠說說的究竟比不能說說的要強得多。像羅亭（註：屠格涅夫的小說名，描寫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的一般能說不能行的青年，羅亭就是書中主人翁的名字）那種人物固然是不足道，該罵，然而畢竟是願意做想幹的人，像連羅亭也不如的人，你知道有多少？」

「我希望你不要做羅亭！」

「對！太太這句話小何很激賞，立刻舉起酒盃：「我們得爲這一句祝語再乾一盃。」

小吳端起酒盃，臉上發燒得利害。想到小何的一席話，自己難道真連他也不知決不會小何一向會說大話，就拿剛才他的話來說吧，爲全人類謀幸福而努力，好一串漂亮的字眼，試問一個人能餓着肚子幹事嗎？第一件生活問題就阻礙了好多希望，外國人說希望是成功之母，鬼話！餓了肚子除非到棺材裏成功去！

小吳預備再駁小何，但一看他們夫婦那樣的興奮，想想也不必了，同這傢伙理論還不是白費！坐了一會，悶悶的回來了。

第二天，他也開始注意報紙起來，報紙並沒有薄待他，在他細心的搜尋了之後，居然也找到一個招請廣告了。那是一家百貨公司招考繕寫員兼代打字，月薪二十元，小吳自己盤算盤算寫字打字都還能對付，小何的話倒也不盡錯，靠自己也許會有點機緣的。他滿懷着希望按着地址去報名。

名沒有報成，因爲第一要報名費兩元；第二要兩家殷實鋪保，保證五百元以上的責任；考取後方能錄用。報名費或者還可想法子，惟有保人這一層好比一根針，把他充滿了希望的大氣球一下給



戳破了，「嗤」的一聲走了氣，再也別指望飛上天。小何的話畢竟是錯，這不還是要靠人麼，然而靠誰去呢？誰會那麼沒事幹爲了一個沒有深切關係的人把責任望自己肩上扛呢？

於是他又想到命運二字了，這還是命，運氣來了用不着自己煩心的。但目前他不能不又照舊的在街頭躑躅起來。

街上來來往往的人那末多，有的行色匆匆，有的也像他一樣慢吞吞的走三步退兩步。叫化子恰恰介乎兩者之間，一會兒跟着老爺太太跑一陣，一會兒又籠住手停住脚步，這兒看看那兒看看，他們停住脚到底還有個打算，是看看跟這個老爺要好，還是跟那個太太要上算。小吳呢，竟連叫化也不如，徘徊在街頭找不出一個指望來，硬要勉強說的話，那只好說是指望天趕快黑下來，好回到公寓睡覺去。而且睡覺怕也睡不安穩了，因爲月底眼看着就要來到，掌櫃的不會客氣得白給房子人家住。家裏呢，上次回信給母親答應月底薪水發下來立刻就匯去，誰想到一閑就閑下這麼多天，俗語說「絕處逢生」，難到非要等到腰裏一個銅子不剩的時候才有辦法嗎？

晚上回到公寓裏，桌上又是一封看熟透了的信面，這信面上藍墨水的字應該使他心跳的，可是不知爲了什麼，心情再也不會興奮起來了。他懶懶的拿起信，正預備拆，小夥計提着開水壺進來，鬼頭鬼腦像偷了什麼寶貝似的對小吳說：

「吳先生，你不知道吧！後院十三號那位客人，住了三個多月沒給房錢，還不肯走，今天掌櫃的問他要錢，要得他急咧，動手就打人，好傢伙，來了三個巡警才把他帶走，平時出出進進在咱們面前好大架子，這下可洩了氣啦！」

這消息老實說使他有點那個，這不正是象徵着自己未來的命運！他心裏盤算一下：公安局坐坐，要照小何的說法，也一樣是混，或許會出乎意外的混出個機會來。譬如說局長看我寫得好，便命我在

他局子裏幹一份事兒……做夢做夢，自己也覺得想得太離奇了，臉上不免有點兒發燒，虧得小夥計不知什麼時候走了。

拆開信，草不成樣的鋼筆小字：

「……你不回我信，許是事忙，我不怪你——我哪裏有功夫怪你呢，我喜歡得要發狂了。舅舅下禮拜做五十歲，爸爸帶我去拜壽，不是從你那兒過麼？他答應我下車玩兩天，你在三十號上午十點到車站接我們吧。記好上午十點，別就誤，回頭又怨我當面怪你。我想你請一天假總該可以吧……」

小吳眼前一陣黑，房裏一切一切，連他自己都像被人甩了一個圈子。這怎麼好，簡直是命運同自己開玩笑，三十號，明天，後天，別的可以瞞過，這一付頹喪的模樣兒可遮不了。家裏要寄錢，掌櫃的要房錢，未婚妻要來，又是要用錢，要錢的趕到一塊兒，怕是絕路到了吧！

煩悶使他不再找小何想想法子。

走到街上，時候已經快半夜了。一個接一個的街燈，個個在對他瞪着眼。那家大雜院的門還未關，可是小何住的那個小門卻關了。敲敲門，沒有聲氣，旁邊門裏伸出一個老太婆的臉，望了小吳一眼說：

「今天一大早就搬走啦，還短我四毛多錢呢！」老太婆翻翻白眼，小吳趕忙出來了。

一陣旋風使小吳打了一個寒噤，街上冷清清的幾乎使人不相信這是人的世界。一個洋車夫遠遠的伸直了嗓子向他嚷着：

「上哪兒啦，先生？」

等到洋車飛快的拉到身邊，小吳失神的望着車夫搖搖頭：

「哪兒啦？拉車的，你看我上哪兒去好呢？」

# 笛的故事

徐中玉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渡玉門關。」

王之渙出塞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李白清夜洛城聞笛

只要稍稍讀過唐詩的人，對於這兩首婉麗動人的詩篇，應該是很熟悉的。讀着這兩首詩時，我們會有一種感覺，即是彷彿也聽見一陣陣悠揚捷舒的笛聲了，這種彷彿的笛聲令我們能夠發生出許多遼遠的玲瓏的幻想來。巧妙的詩篇常能供給我們這樣的經驗的。

假使你在紅葉鋪滿了的野路上，在林子裏通過着九月的秋風的平靜的山谷裏，在野渡無人舟自橫的優美的河流旁邊，在清晨，或者在萬籟俱寂的中夜，聽到了一縷輕微的笛聲，你會發生什麼樣的感想呢？如果你正身處客中，你會想起你的故鄉，你的父母和孩子，以及你因旅途的蕭索而感到的人生之寂寞來吧。故鄉不知變成什麼樣子了？父母的白髮不知又已添了幾莖？回故鄉去吧！可是自己的生活呢？家裏的生活呢？還是祇能獨個兒向茫茫的遠方走了——如果你剛遇到了一件失意的事

情，你會想起你不幸的遭際，你對於一切的怨恨和絕望，甚至你竟會跟着抑鬱的哀傷的笛聲暗泣起來吧。幸運的消息已經被永遠地帶走了，沒有安慰，沒有鼓勵，一切是完了。——如果正逢着你春風得意，自然，你便能嗅出牠那風流跟牠那無比的芳香來。在任何場合，你的感想是永遠不會有盡頭的。

也有些時候你的心境能夠保持得十分平靜。夢回時，曉醒後，你聽見一個陌生者吹出的陌生聲音了，假如這聲音剛巧和你的心境一般地平靜，一般地輕柔，你又會發生出什麼樣的感想來呢？跟着那種諧和的不可思議的具有着可愛的誘惑性的笛韻，愈趨愈遠，忘懷了自己，忘懷了世界，走到了一個美麗的至善的境界——這裏有着你所希望的果物，有着你的毫無隔閡的熱鬧，有着你所理想的一切，於是你有點沈醉了，於是你把人世間的所有痛苦哀毀都忘失了。

市鎮上往往有種販賣竹笛的小孩，他們嘴裏總啣上一支短笛，吹出種種天真而淒涼的曲調，走過長長的冷靜的街道，走過黃昏裏愈變得狹窄的暗衙堂，他們的背上駝着一袋子竹笛，可是買他們竹笛的人卻一個也沒有，一個也沒有。「烏里，烏里，烏里」他們悲哀地吹着，吹着，從清晨到夜間，從市鎮的西邊到東邊。有人還沒有聽到過這種顫抖的聲音麼？幾時來似乎很少看見這種寂寞的穿着黑色破衫褲的小孩們了，祝福他們都已平安地走進大人的時代裏了吧。

## 二

我們的歷史上幾時才聽到了笛聲的呢？

風俗通：「笛，武帝時邱仲所作也。」

照牠說，笛的發明應在西漢時代了，其實是靠不住的。楚國的宋玉早已作有笛賦，而史記上也有

一段記載道：「黃帝使伶倫伐竹於崑崙，斬而作笛，吹之作鳳鳴。」再則根據廣雅說：「簫謂之笛，有七孔。」而毛詩有「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兩句。黃帝、毛詩和宋玉的時代都比西漢武帝早，雖然黃帝的有無其人還在未定之列，宋玉的存在也曾有人疑心過，而毛詩是比較最可信的，那亦就可見笛之發明應該決不在西漢。不在西漢是在什麼時候呢？可惜我們已經無法考證。

關於笛的形狀，辭源上載道：「笛，樂器，七孔簫也，古作筵，用竹爲之，長一尺八寸，左一孔爲吹口，次孔加竹膜，右六孔皆上出，出音孔二，相對旁出，古謂之橫吹。蓋古之所謂笛爲豎笛，今之所謂簫也。」笛的通常的形狀大致是如此。其他有所謂長笛、短笛，如橫吹而加簧的義鶯笛、鐵笛、三孔的羌笛等等，形狀當然都和上述的不同。經過歷代許多人翻陳出新改製的結果，笛的種類分得非常繁雜了。

笛的作用，大要有三種。第一種是用於饗宴殿堂，如晉書上說：「按周禮，金石有一定之音，故諸音皆受鐘磬之均。至於饗宴殿堂之上，不懸鐘磬，則以笛有一定之調，故諸絃歌，皆從爲正也。」因爲笛是諸絃歌從正之音，所以唐裴寬傳說：「廟卑忌尊，則去簫。」

第二種是在軍中鼓勵士氣。樂纂上說：「司馬法，軍中之樂，鼓笛爲上，使聞之者壯勇，絲竹不可用也，慮悲感人，士率思歸之故也。」自然，軍中的笛曲當用十分勇壯的調子。

第三種是娛樂自己。所謂「笛滌滌然也，所以滌邪穢，納之雅正也。」又蔡邕鼓師賦：「夫何蒙昧之瞽兮，心窮忽以鬱伊，月冥冥而無瞭兮，嗟懷煩以愁悲，撫長笛以據憤兮，氣轟鏗而橫飛。」以及馬融長笛賦：「可以通靈感物，寫神諭意，致誠效志，率作興事。」伏滔長笛賦：「雲禽爲之婉翼，泉鯉爲之躍鱗，遠可以通靈達微，近可以寫情暢神。」凡此云云，都是說的這意思。無聊時，借吹笛消遣；憂鬱時，借吹

笛解愁，愁悶消釋的時候，「據憤」，「滌邪」，「諭意」，「暢神」，以至「通靈達微」，這都是笛的作用。

### 三

關於吹笛的傳說講起來是無窮無盡的。

續搜神記云：「合肥口有一大白船，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舫船。嘗有漁人夜宿，以船繫之，聞箏笛絃節之音，漁人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驚節移去。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猶存焉。」

世說云：「王子猷聞桓子野善笛而不識，遇桓於岸上過，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此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問，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爾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迴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去，客主竟不交言。」

俗說云：「謝仁祖妾阿妃有國色，善吹笛，謝死，阿妃誓不嫁。郗曇時爲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妃爲妾，阿妃終身不與曇言。」

這裏第一段所載附會不可信；第二段卻被注意在「客主竟不交言」，可算遺憾。第三段則又重在「終身不與曇言」一句。其實這是靠不住的。既已做妾了，而且一做就直到「終身」，怕怎樣也不能「不與曇言」的吧。前代的許多筆記家爲要達到他們筆記以外的任務，往往會造成使筆記本身毀壞的結果。這點意義應能給後之人的我們一種有力的啓示。

唐國史補云：「李舟好事，曾得村舍煙竹，截以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與舟吹之，寥亮逸發，俄有客立於岸，呼船請載，既至，請笛而吹，其聲清壯，山石可裂，及入破，呼吸盤辟，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記，疑其蛟龍。」

這則也近荒誕，但卻是笛的重要傳說之一件。李白金陵聽韓侍御吹笛詩：「韓公吹玉笛，獨留英音；風吹繞鍾山，萬壑皆龍吟。主子停鳳管，師襄掩瑤琴。餘韻渡江去，天涯安可尋。」以及于鵠舟中月明夜聞笛詩：「浦裏移舟候信風，蘆花漠漠夜江空。更深何處人吹笛，疑是龍吟寒水中。」兩詩中所說的「龍吟」就是指的這件事。

同前又云：「李牟秋夜吹笛於瓜洲，舟楫甚隘，初發調羣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而至。俄頃舟人賈客有怨嗟悲泣之聲。」

這段聊聊幾句，卻是有聲有色。初發調「羣動皆息」可見初發已足驚人，數奏後「微風颯然而至」這句最傳神。牠一方面說出了吹者和聽者的專心一志，已入了夢幻似的境界，一方面又令讀着這段記載的人發出一種飄然幽遠的感覺，使往下讀着「俄頃舟人賈客有怨嗟悲泣之聲」一句時毫不視為突然而有當然之感。文章是好文章，事實也是確切的事實。有過聽笛經驗的人當不致否認。

青瑣高議云：「范敏下第，往鄆州訪故人。暑月夜行，至一田舍，遇一婦人，自稱唐莊宗內樂部笛首。爲敏吹笛。敏問其曲，云名清秋月，莊宗自製者也。帝最愛月夜自橫笛吹數曲，故爲曲名。明視之，則一孤塚也。」

宋遜齋問覽云：「余靖知桂州時，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於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遺視乃自大柏木中出也。伐取爲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後數年，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其木紋理，正如人月下吹笛象，雖善畫者莫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

靈怪錄云：「太原姚康成奉使汧隴，假邢某舊宅就寢，後見三人賦詩，其一長細而黃，面多窗孔，詠

曰：當時得意氣填心，一曲君前值萬金；今日不如亭下竹，風來猶得學龍吟。候曉視之，乃見破笛一管。」

這三段多如聊齋風味，如此而已。

博異志云：「賈客呂筠卿嘗於中春夜泊舟于君山側，命酒吹笛數曲，忽見一老父擊舟而來，遂於懷袖間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如常人所蓄，其一絕小如細筆管。筠卿請老父一吹，老人曰：『其大者，諸天之樂，不可發；其次者，對洞府諸仙合樂而吹；其小者，是老身與朋儕可樂者，試爲子吹之。不知可終一曲否？』言畢，抽笛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沆瀣，魚龍跳噴，五聲六聲，君山上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人大恐，老父遂止。」

樂府雜錄云：「開元中，李謨工笛，後流落江東。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謨吹笛。謨爲之盡妙，條有一老父泛小舟來聽，風骨冷秀，政異之，進而問焉。老父曰：『某少善此，今聞至音，輒來聽耳。』政卽以謨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鏡湖波浪搖動，數疊之後，笛遂中裂。卽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舟下，見二龍翼舟而聽。老父曲終，以笛付謨，謨吹之，竟不能聲。卽拜謝以求其法。頃刻，老父入小舟，遂失所在。」

兩段事約略相似，前段則更荒誕些。

還有幾首很好的詠笛詩，也一併列在下面：

「羌笛梅花引，吳溪瀧水清，寒山秋浦月，腸斷玉關聲。」——李白清溪半夜聞笛

「江上何人吹竹笛，水淺沙寒龍夜泣，鮫人水底織冰綃，灑淚成珠露華溼，銀河耿耿波茫茫，雁奴打更沙灘旁，更深繡被夜寒重，明月梅花滿地霜。」——元薩都刺江上聞笛



說不清在幾時以前，也許是十五年，也許是十七年，那時我還是個四歲或者六歲的小孩，但已經能夠記憶；我開始聽到一種笛的聲音了。那是從一個以道人爲業的人家吹出來的。那個人家跟我所住的地方只隔開一條市河，每晚，不論春天，也不論秋天，正當我們喫完晚餐的時候，笛聲就開始從河對面傳過來了。吹笛的人是一位年輕的道人，據說他因爲曾經受過別人一句譏嘲，乃立誓拚命練笛了，他的確是一個懂得努力的人。從我開始能夠記憶的時候起，他的笛聲似乎已很不壞了，往後我像蝸牛般爬上了小學，爬上了中學，十年後有次寒假回到家裏，忽然又聽到了那種聲音。母親告訴我，十年來這位年青的道人始終沒有廢棄過他的努力呢，可是他已吐過幾次血，甚至有回血從笛孔裏流出來，他乃昏厥了。我細聽那聲音的確已經更和諧，也更圓熟——恕我不能說出牠的巧妙來——於是我心裏想着，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藝人呢？但在我想去看他之前，我又匆匆地離開故鄉了。前年暑假重新回到故鄉，住的地方已經搬動，有次偶然站在舊時乘涼慣了的一座古石橋上開望，忽然有一陣竹笛的粗躁的聲音飄來，那正是從他家窗子裏送出來的，卻爲何聲音又如此粗躁了？回到家裏問了母親，母親說這是那位吹笛死了的年青道人的兒子的聲音了，他還剛在起頭學習呢。那時我幾乎爲他而流淚了。

今年我有機會讀到了西班牙阿索林 (Azorin) 的夜笛。那故事是一個笛子在夜裏吹着，細長，悠揚，憂鬱，在一個古老的城裏的一所小房子裏，有一位白髮的老人和一個男孩，同坐在一架老舊的織布機前面，男孩的嘴前有一隻笛子，他吹着，吹着，悲傷的調子顫抖在寂靜的黑夜裏。五十年後，還是

在那座古老的城裏的一所小房子裏，在黑暗中，傳出一種悠長的，憂鬱的，像一片欲碎的晶體一樣的調子，在這所房子的前室裏有一位老人和兩個男孩；一個男孩吹着笛子；另一個則用他那藍色的，大而圓的兩眼沈默而出神地望着他。老人時時地指教着那吹笛的男孩。許多許多年以前，這位老人也會做過小孩；在晚上，在這同一地點，他也曾用笛子吹過那男孩這時所吹的同樣的調子。又經過了多少年，一天晚上，還是在那座古老的城裏——不，現在牠已經有着火車站了，來了一個有着白色的長鬚和藍色的眼睛的老人。他到了一家經過改良的旅館，他認出這所房子正是許多年前自己是小孩時所住過所讀過書的。他又走到一條老的蔭道上。在夜的深的寂靜裏，他聽到一道像一片晶體一樣地清脆，悠長而憂鬱的老的調子了，他走近一所小小的房子，看見前室裏有一位老人和一個小孩；小孩用笛子吹着那悠長的調子。於是他便在蔭道上的一個石凳上坐下，把他的乾瘦的手放在胸前——他便是那個從前在同一個古城裏同一間房子裏用着他那大而藍的眼睛出神而潛心地望着一個另外的男孩用一隻笛子吹出一些悠長而憂鬱的調子的男孩。（唉！無義的「時間」呀，你做的是什麼事呢？）——Diego Lainze, Guillen de Castro 的西德的青春。

於是我禁惘然了。那位吹笛死了的年青道人的兒子，現在該也已經練成更和諧更圓熟的調子了吧。我要怕有人提起故鄉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在青島。



## 十 乳峰的回顧

紅潤而滑膩的腸壁，充滿了血腥和乳臭的氣味，壁上的黏膜還不十分完整，黏膜裏一排一排的上皮細胞還不十分緊連密接，從胃的下口不時流進了一滴滴雪白的乳汁。

這是一個新生嬰兒的腸腔。在這樣的一個新腸腔裏，我是第一個小旅客。我也就是伏在那些乳汁裏面混進來的呵。

這時候，腸腔裏的情形很荒涼，寂寞的空氣籠罩着我的四周，一點兒雜色的貨物也沒有，就是流進來的乳汁，一忽兒也都自乾了，剩下我，孤單地在中道徬徨着。

雖然，我知道，不久就會熱鬧起來，不久將有更多的乳汁流進，含有各種不同性質的食物也會源源而來。那時我的遠近親友，微生物界裏形形色色的份子，都會爭先恐後的齊來墾殖這新開拓的處女地。

然而，在目前這嬰兒腸腔裏的環境，是那麼冷落空虛，孤獨的心情壓迫着我的核心，使我再也不

能忍受下去了這曲折蜿蜒的腸子，又不停地在蠕動着，震盪得我幾乎要暈倒在它的黏液中了。

在黏液中，我似夢非夢的在獨自思念着，想起了無限纏綿悵惻的往事。

我想起了佔領「人山」的經過。自從我那回攻入他的血管以後，我的生活就非常緊張，沒有一刻不在戰鬥中過日子，而且還有與人同歸於盡的危險。於是我不得不另覓出路了。

我在「人山」上爬行，常望見他的胸前有兩座圓而高聳的乳峯，遙遙相對着。我初以為它們是和熄滅了的火山一樣，極其平靜無事的。我抱着好奇的心理，到了那峯口去探望。

我就從這峯口進去，一進去便是一間萎縮了的空囊，曾貯藏過什麼東西似的。再進就是自來水管似的圓洞，一共有十五洞至二十洞之多。愈入愈深，那圓洞也越分越細，最後到了一間最小的空房，便碰了壁，不能再前進了。

我沿途都望見有厚薄薄的「結締組織」，包圍着乳洞乳房的牆壁。在那壁上，我又看見有不少的脂肪在填積着。我想，那乳峯所以會那樣腫胖而隆起，大約就是這些「結締組織」和脂肪在撐持着吧。可是，有的人山上的乳峯並不怎樣高，有時竟萎縮到像平地上的一個小阜而已，那也就是因為脂肪太缺少，「結締組織」又都已退化了吧。

我陡然地，又在那些「結締組織」裏面，發現了神經的支末，發現了動脈和靜脈的血管，微血管，以及淋巴管之類的東西在跳動着。我想，神經和血管都派有代表在這兒駐紮，那不久一定會發生大變動呀。於是我就靜伏在乳峯的四周，不時又爬到那峯口裏去窺探，打聽看有什麼消息。

許久，許久，一些兒動靜也沒有。那「人山」卻一天比一天長大起來了，山地上湧出的油和汗也

加多了，那兩座乳峯總是那麼沉寂。我失望了。我就離開了這「人山」，又飄到了別的「人山」去視察了。

我這樣的輾轉流徙，到過了不少的「人山」，登上了不少的乳峯，最後我來到了一座豐滿而肥大的「人山」，那山上的乳峯也格外高聳而澎漲，我覺得有些異樣，忽然如地震一般，那人山動盪得非常厲害，又如雷響一般，哇的一聲，什麼東西墮地了。

我驚慌了，我疲乏了，我昏倒地跌倒在散滿了油汗的山地上。過了幾個時辰，我正懶洋洋地躺在那兒休息，忽然一盆溫水似的，從上頭澆下來，我的細胞渾身都透溼了。我四圍一看，望見像山巔積雪溶化了似的，白茫茫的乳汁，從那峯口湧出，滾滾而下。

在那白茫茫的乳汁裏，我遇見了不少的小乳球，不少的珍物奇貨，都是脂肪，醣，蛋白質之類的東西，都是我的頂上等的食品，我真喜出望外了。

脂肪之類，有「液脂」，「軟脂」，「磷脂」等等，都非常可口。

醣之類，就有那著名的「乳醣」，我所愛喫。

蛋白質之類，有乾酪素，乳球蛋白，膽脂素，尿素，肌肉素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

此外，還有磷肉酸，檸檬酸，還有酵素，還有無機鹽，還有其他零星的小東西，如藥料，香料等等，數也數不清了。

有這樣多，這樣美的食品，裝在一顆一顆的小乳球裏，在白茫茫的乳汁中盪漾着，我可以大喫特喫了。

我喫過了乳球，覺得它比血球更好喫，而且乳汁裏沒有白血球在巡邏着，沒有抗體在守衛着，雖也有一點殺菌的力量，可是薄弱得很，那我是不必怕的。況且乳汁又不像血液那樣密密地包封在血管裏面，它終於是要公開地，流露在外界的。好了，那我要喫乳球是便當的事了。

然而，真奇怪，這麼多的乳球和乳汁是從那裏跑出來的呢？好奇的心理又引我重新爬進那峯口裏去探視。

這時候，萎縮的乳囊已經高張起來了。乳洞乳房裏，都漲滿了乳汁。結締組織已經大大的減少了。乳房壁上的細胞，一個個卻都異常的活躍。我看見有幾粒立方形的細胞，正在漸漸地拉長，變成了圓柱形了，在它的一頭，一點一點的油點，不停地在湧出。這些油點，積少成多，不久就結成了一顆大得可觀的乳球，比我的身子要大了好幾倍。這些乳球，又愈聚愈廣，出了乳峯之口，就如噴水池一般傾瀉而下了。

我記得，當我在血河裏搶喫紅血球的時候，似乎並未曾遇見過乾酪素和乳醴之類的東西。顯然地，這些罕見的东西，是乳球所特有，是乳房壁上的細胞自己製造出來的。不但如此，就是乳汁裏的脂肪，它的內容，也和血液裏的脂肪有些不同，就是乳汁裏所含的各種無機鹽的成份，和血液裏所含的無機鹽的成份也不一樣。這樣看來，在內容上，乳汁比血液是更複雜，豐富而精美了。

然而乳汁，在原料上，那無疑地還是仰給於血液，還是紅血球代它運送來的。那末，血管與乳房之間是有路可通了。

我在血河裏，正苦着沒有正當的出路，到了沒有法子的時候，也只得隨着眼淚，汗汁，尿水，鼻涕，口

津、痰之類人們所厭棄的流液而出奔。不然則人山一旦崩潰，我將隨着它的屍身，又回到我的土壤故鄉去了。這是我所不願意的。

我一生最大的希望，最野心的企圖，就是在征服人山，尤其是幼小無力的人山，開拓我的新殖民地，使我族可以無限制地繁殖下去。現在我既發現了這乳峯裏的祕密，我可以佈置新的交通網了。

我可以從血管裏衝進了乳房，在乳囊裏集中，在乳峯口會合出發，一噴就噴到嬰兒口裏去了。我知道乳汁前途的環境是非常溫暖而舒適，在它的浸潤中，我絕不至於凍餓，一到了嬰兒的肚腸裏，更是飽暖無憂了。

雖然，人到底是愛乾淨的動物，現代人的母親更加講究了。在哺乳之前，必有一番清潔的準備，用硼酸水或用酒精來洗刷她的乳峯，在這種消毒力量威脅之下，伏在乳峯四沿的我早已四散逃避了。然而，我有一羣的淘氣的孩子們會從血管裏衝過來，預先和乳汁混在一起，有莢膜的鼓起它們的莢膜，有鞭毛的舞着它們的鞭毛，怒氣沖沖地，預備一出去，一踏上嬰兒的食道，就大顯身手。不幸，這消息已被科學先生所偵察到了。討厭的科學先生就大事提倡什麼驗血驗乳的勾當，什麼「梅毒反應」什麼「結核菌素反應」之類，都是故意與我為難，禁止我再入嬰兒的口，絕我求生之路，我真憤恨極了。

人山上的戒備既是這樣的嚴密，我的這一個侵略嬰兒的計劃，算是失敗了，於是我又有佔領牛山羊山上的乳峯作為攻人的根據地的企圖。

其實，大如老虎獅子，小如兔兒鼠子，那一個哺乳類的動物，它的乳峯上沒有我的蹤跡？正因為牛

和羊的乳汁，是被人類奪去了作為日常的飲料，這些乳汁到了人口之前，不知要經過了多少的曲折，多少的跋涉，這之間，我就有機可乘，所以我特別愛好在它們的乳峯上盤桓，等候着機會的來臨，等候着乳峯的開放。

在牛山上的乳峯開放了以後，我的菌衆就紛紛的爭來求食了。

有的從牛糞裏飛上了牛山，又由牛山輾轉而來到了乳峯之下，有的從牧場上的灰塵泥土奔來，有的從攝乳的人的手指，喉嚨裏，衣服上送來，又有的就預先伏在乳桶，乳鍋，乳瓶，乳杯裏等候了。從乳峯到人口，凡是乳汁遊行所必經之路，一站一站的莫不有我的兵隊，在黑暗裏埋伏着。

乳汁來了，它把乳峯內外四旁的菌衆，都沖到乳桶裏去了。乳汁是最適合我的胃口的滋補品，於是我的菌衆在那兒迅速地繁殖起來了。

所以普通沒有消毒過的牛乳，一到了人口，已滿載着我的菌衆，我的菌數之多，實足以驚人，為衛生家所嫉視，科學先生爲了這問題，更担心了。他們曾費了一番苦心來研究，據他們的報告，在一切飲用的液之中，我的數目，當以牛乳裏所含爲最多。於是他們就定下了一種檢查牛乳的法規，要加以限制。我喫牛奶而已，與他們有什麼相干，難道人可奪母牛之乳而飲，就不許我在奶汁裏沾一點光嗎？

我到了乳汁裏之後，就擇所好而喫，牛乳的內容本來也和人乳一樣的豐富，不過它的「乾酪素」較多，它的乳醣，它的脂肪則較少罷了。

我喫了乳醣，把它化成乳酸，這樣含有乳酸氣味的酸牛奶，常爲歐美人士所喜喫，說是有助於消



化；可以治胃腸的病。可見我的生活過程，對於人類，不全是有害，有時還有很大的好處，這酸牛奶的功用便是一個好例子，以後我還要舉出許多別的例子來，這裏不再嘮叨了。

有時我喫了乳醋，不但產酸，而且產氣，所產的酸，又不是乳酸，而是帶點苦味的醋酸，那牛乳人就不肯喫了。

我在乳汁中，又會放出兩種「酵素」：一種有分解「乾酪素」的力量，一種會被散其他的蛋白質，使那乳汁先凝結成乳塊，再化成清清的乳水了。

至於乳汁裏的脂肪，我也常喫，喫了就把那脂肪「鹼化」了，使那乳汁又變成黃黃的透明之 waters 了。

在上述這些情形之中，在我大喫特喫之後，乳汁都發生了重大而顯露的變化，人眼可望而見，人鼻可嗅而知，人口可拒之而不飲，就不致于發生什麼變故了。

然而有時牛山上的情形很惡劣，山谷裏盡是烏烟瘴氣，我的一羣淘氣的孩子們已在山裏東衝西突，亂搶亂劫，它們一得到了乳峯開放的消息，一定會狂奔而來，混在乳汁裏搗亂呀！在我菌叢中，它們是慣刁滑無比的一羣，它們可以不動聲色的偷偷地在那裏喫乳。它們喫過了之後那乳汁也不會發生任何變化，人不知不覺的若喫了這樣的乳汁，那才危險哩。

這樣地，我的這一羣野孩子就隨着乳汁深入人身的內地去了。由於它們行兇的結果，所造成不幸的事件就有結核，傷寒，副傷寒，痢疾，白喉，猩紅熱，膿毒性的喉痛，乃至於「米爾他熱」之類的疫病。不知什麼時候這消息又被科學先生的情報處所偵知了。於是在人山的食洞裏，在乳汁所走過的路

途上，在牛山的乳峯裏，他們就大事搜捕我的菌衆，我的兒孫們無辜而被牽連入獄者不計其數。

最後，科學先生得到了完全的罪證，他們纔知道，這些從乳汁所傳染來的疫病，都是我那一羣淘氣的孩子所幹的事，和我普通的菌衆無干。

他們又發現了我的孩子們的弱點。我那些淘氣的孩子們，都是頂怕熱的微生物，熱一過了攝氏六十度（華氏一百四十度），經過了二十分鐘之久，它們就要死盡了，而其他與人無害的菌衆，則仍可以在這熱度中偷生。

所以在今日，牛奶的消毒，都是根據了這個原理。這他們似乎是顧全了我全體的生命，不用蒸煎的法子來殲滅我的全部，而其實他們是爲着自己的利益，因爲牛奶一經煮開，它滋養的內容就會損壞了不少呀。

我聽說，這種消毒法，又是那位鬍子科學先生所想出來的花樣，他真處處和我爲難。唉呀，那鬍子，他真是我的老對頭！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陳明齋著

開明青年叢書 微生物界的探險者

一册

四·五

本書用傳記的體裁寫微生物發現後的各種重要史實。自顯微鏡的發明以及巴士特科和等的微菌試驗，莫不詳細敘述。

作者爲英國名科學家，並擅長文藝。近努力於生育節制及普及性知識，故本書對於向所禁

忌之生殖生理部分敘說最詳。

胡伯烈譯

開明青年叢書 我們的身體

一册

五〇

Dr. Marie O. Stopes: The Human Body.

# 馬先生談算學

## 劉薰宇

### 六 時鐘的兩隻針

「這次講一個許多人碰着有點莫名其妙題目。」馬先生說完了，在黑板上寫出：

例一 時鐘的長針和短針，在二時三時間，什麼時候碰在一淘？

這個問題，我知道，王有道確實是會算的。但是，奇怪得很，馬先生寫完題目以後，他卻一聲不響，後來，下了課，我問他，他的回答是，「會算是會算的，但聽聽馬先生有什麼別的講法，不是更有益處麼？」我聽了他的這番話，不免有些兒慚愧，我自己覺得已經懂得的東西，往往不喜歡再聽先生的講，這着實是缺點。

「這題的難點在那里？」馬先生問。

「兩隻針都是在鐘面上轉，長針轉的快，短針轉的慢。」我大膽地回答。

「不錯！不過，仔細想一想，便一點兒沒有什麼困難了。」馬先生這樣回答，並且接着說。

「無論是跑圓圈，或是跑直路，總是在一定的時間裏面，走過了一定的距離。而且，時鐘的這兩隻

針，好似受過嚴格訓練的一般，在相同的時間內，各自所走的距離總是一定的。——在物理學上，這叫做等速運動。一切的運動法則，都可用速度、時間和距離這三項的關係表示出來。在等速運動中，牠們的關係是：

距離 = 速度 × 時間。

現在就說這一點，將本題來探究一番。

「李大成，你說長針轉得快，短針轉的慢，怎樣知道的？」馬先生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惹得大家都笑了起來。當然，這是凡看見過時鐘走動的人都知道的，還成什麼問題。不過馬先生既特兒地提出來，我倒不免有點兒發呆了。怎樣回答好呢？終於更大膽地答道：

「看出來的！」

「當然，不是摸出來的，而是看出來的了！不過，我的意思，單說快慢，未免太儻侗些兒，我要問你，這快慢，怎樣比較出來的？」

「長針一小時轉六十分鐘的地位，短針卻只轉五分鐘的地位，長針不是比短針轉得快嗎？」

「這就對了！但，我們現在知道的是長針和短針在六十分鐘的時間所走的距離，牠們的速度怎樣呢？」馬先生望着周學敏。

「用時間去除距離，就得速度。長針每分鐘轉一分鐘的地位；短針每分鐘只轉十二分之一分鐘的地位。」周學敏。

「現在，兩隻針的速度都已知道了，姑且放下，再來看題上的另一個條件。正正兩點鐘的辰光，長

(2)

針在短針的後面多少距離？

「十分鐘的地位。」四五人一同回答。

「那末，這題目和

——趙阿毛在趙小毛的前面十里，趙小毛從後面趕他，每時趙小毛走一里，趙阿毛走十二分之一里，幾時可以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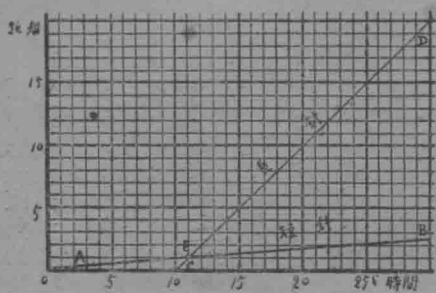
有什麼區別？

「一樣」真正地是衆口一詞。

這樣推究的結果，我們不但能夠將圖畫出來，而且算法，也就非常明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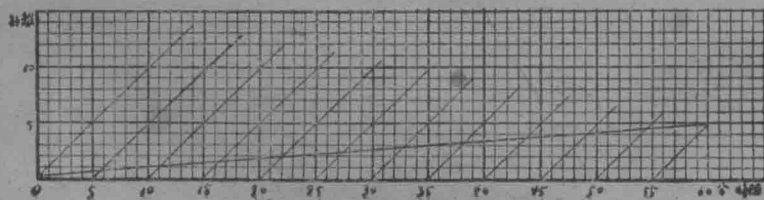
$$10 \text{ 分} \div \left(1 - \frac{1}{12}\right) = 10 \text{ 分} \div \frac{11}{12}$$

$$= \frac{120 \text{ 分}}{11} = 10 \frac{10}{11} \text{ 分}$$



馬先生說，這類題的變化并不十分多，要我們各

自作一張圖，表出從零時起，到十二時止兩隻針各次相重的時間。自然，這只是將前一圖擴充一下就得了。但，在我將圖畫完，仔細玩賞一番以後，覺得算學真是有趣味的科目。



馬先生提出的第二例是：

例二 時鐘的兩針在二時三時間，什麼時候成一個直角？

馬先生叫我們大家將這題和前一題比較，提出牠的要點來，我們都只知道一個要點是：

兩針成一直角的時候，牠們的距離是十五分鐘的地位。

後來經過馬先生的種種提示，又得出第二個要點：

在二時和三時間，兩針要成直角，長針得先趕上短針同牠相重——這是前一題——再超過

牠十五分鐘。

這一來，不用說，我們都明白了。作圖的方法，只是在例一的圖上增加一條和 AB 平行的線 FG，牠和 CD 的交點 H，便指示出我們所要的解答，這理由也很明白，FG 和 AB 平行，AF 相隔十五分鐘的地位，所以 FG 上面的各點垂直畫線下來和 AB 相交，則 FG 和 AB 間的各線段都是一般長，表示十五分鐘的地位，所以 FG 便是表距長針十五分鐘的地位的線。

至於這題的算法，那更是容易明白了。長針對於短針先趕上十分鐘，再超過十五分鐘，一共，自然長針須比短針多走 10 + 15 分鐘，所以

$$(10^{\text{分}} + 15^{\text{分}}) \div \left(1 - \frac{1}{12}\right) = 25^{\text{分}} \div \frac{11}{12}$$

$$= 25 \frac{5}{11} \times \frac{12}{11} = \frac{300}{11}$$

$$= 27 \frac{3}{11}$$

便是回答。

這些在馬先生問我們的時候，我們都回答得上來了。雖是如此，但在我——最少，我得承認——實在是一個謎。爲什麼，平時遇着一個題目我們不能這樣去思索呢？我這幾天，心裏都懷着這個疑問，得不到回答。不是麼？倘若我們會這樣尋根究底地推想，還有什麼題目做不上來呢？我也曾將這個疑問去問過王有道，但他的回答，很使我不滿意，不簡直使我生氣。他只是輕描淡寫地回說：

——這叫做：難者不會，會者不難。

老實說，我要不是平時和王有道很好，知道他並不會「恃才傲物」，我真會生氣，說不定要翻臉罵他一頓。——王有道看到這裏，伸伸舌頭說，喂，謝謝你！刀下留情！我沒有自居會者，只是羨慕會者的不難罷了！——他的回答，不是等於不回答麼？難道，世界上的人，生來就有兩類：一類，是對於算學題目，簡直不會思索的「難者」；一類，是對於算學題目，不十分費思索，就解答得出來的「會者」麼？真是這樣，學校裏設算學這一科目，對於前者，便是白費力氣；對於後者，便是多此一舉！這和馬先生的議論也未免矛盾了！懷着這疑問，有好幾天了！原來，從前，我也是用性質相近不相近來解釋的，而我自己，也自居於性質不相近之列。但馬先生對於這種說法是一個否定論者，而且自從聽了馬先生這幾大

的講解以後，我雖不敢就成爲否定論者，至少也是懷疑論者了。懷疑！懷疑！懷疑！只是過程！最後總應當有個不容懷疑的結論呀！這結論是什麼？

被我們尊爲「馬浪蕩」的馬先生，我想他一定可以給我們一個確切的回答的。我懷着這樣的期望，屢次想將這個問題提出來，靜候他的回答，但終於因爲缺乏勇氣的緣故，不敢提出。今天，到了這個時候，我真忍無可忍了。题目的解答法，一經道破，真是「會者不難」，爲什麼別人會這樣想，我們不能呢？我斗膽地向馬先生問：

爲什麼別人會這樣想，我們卻不能夠呢！

馬先生真是形容不出的高興似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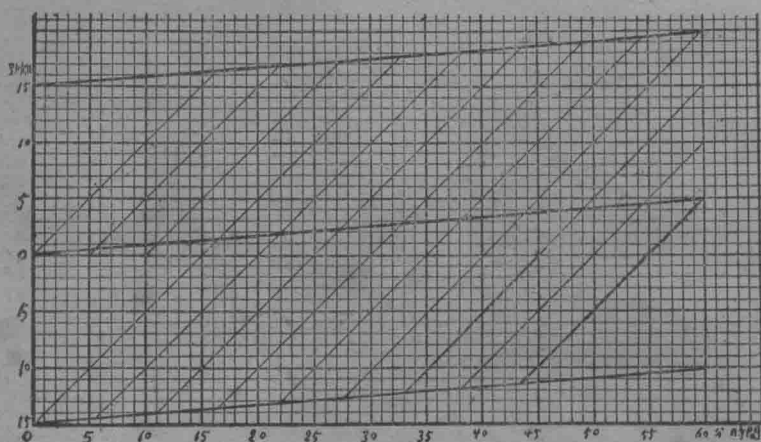
「好！好！這個問題，很有意思！現在我來跑一次野馬。」馬先生跑野馬！真是使得闔堂大笑！

「你們知道小孩子的走路麼？」這話問得太不着邊際了，大家只好報之以默然。他接着說：

「小孩子不是一生下來就會走的，他先是自己不能移動，隨後再練習着直立了走。只要不是過分嬌養或有殘廢的小孩子，兩歲總會無所倚傍地直立步行了。但是，你們要知道，直立步行，是人類的大特點，現在的小孩子只要兩歲就能夠的，我們的很早很早的祖先，卻費了不少的力氣纔能夠的。自然，我們可以這樣解釋，古人不如今人，但這並不能使人佩服。現在的小孩子能夠走得這末早，一半是遺傳的力量，而一半卻是有了一個學習的環境，一切他所見到的比他大的人的動作，都是他的模倣的樣品。」

「一切文化的進展，正和小孩子學步相同，明白這個道理，那末，這疑問，就可以解答了。一種題目





的解決，就是一個發明。發明這件事，說牠難麼，真難，一定要發明點什麼，這是誰也沒有把握能夠做到的。但說牠不難，真也不難，真也有一定的學力和一定的環境，繼續不斷地努力，總不至於一無成就。

「學算學，以及學別的功課都是一樣，一面先求懂得別人已經發明的，而且注意他們研究的經過和方法，一面就應用這種態度和方法去解決自己所遇到的新的問題。廣泛地說，你們學了些题目的解法，自己也就會解別的問題，這也是一種發明。不過這種發明是別人早已得出來的罷了。」

「總之，學別人的算法是一件事，學思索這種算法的方法，又是一件事，而後一種更重要。」

馬先生的議論，我還是不能無疑，總有些人比較會思索些。但是，馬先生卻說，不可以忘掉了一切的發展都是歷史的，都是許多人的勞力的結晶。他的意思是說「會想」并不是憑空會的，要我們努力學習。這話，雖然我還不免懷疑，但努力學習總是應當的，我的疑問，只好暫時放下了。

馬先生發完了議論，就轉到本題：「現在你們自己去

研究，在各小時以後，兩針成直角的時間。你們要注意，有幾小時內是可以有兩次的。」

課後，我們集在一淘研究的結果，便構成了第四圖。我們並且將一只表從正十二點旋到正十二點來觀察過，真是不爽分毫。我感到愉快，同時也覺得算學真是活生生的科目。

關於時鐘兩針的問題，一般的書上，還有「兩針成一直線」的，馬先生說，這再也沒有什麼難處，要我們自己去「發明」，其實比照了前兩個例題，真一點兒也不難呵！

## 七 流水行舟

「這次，我們先來探究這種運動的事實。」馬先生說。

「運動是力的作用，這是學物理的人都應當知道的常識。在流水中行舟，這種運動，受有幾個力的影響？」

「兩個：一、水流的，二、人划的。」這我們都可以想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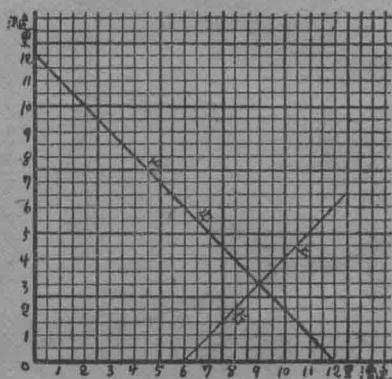
「我們叫水流的速，叫流速，人划使船前進的速度，叫漕速；那麼，在流水上行舟，這兩種速度的關係怎樣？」

“下行速度 = 漕速 + 流速”

“上行速度 = 漕速 - 流速”

這是王有道的回答。

例一 水程六十里，順流划行五時可到，逆流划行十時可到。每時水的流速和船的漕速怎樣？



經過前面的探究，我們已知道，這簡直和「和差問題」沒有什麼兩樣。

水程六十里，順划行五時可到，所以下行的速，就是漕速和流速的「和」是每小時十二里。

逆流划行十小時可到，所以上行的速，就是漕速和流速的「差」是每小時六里。

第五圖極易畫出，計算法也很明白：

$$(60 \text{ 里} \div 5 + 60 \text{ 里} \div 12) \div 2 = (12 \text{ 里} + 6 \text{ 里}) \div 2 = 9 \text{ 里} \dots\dots \text{漕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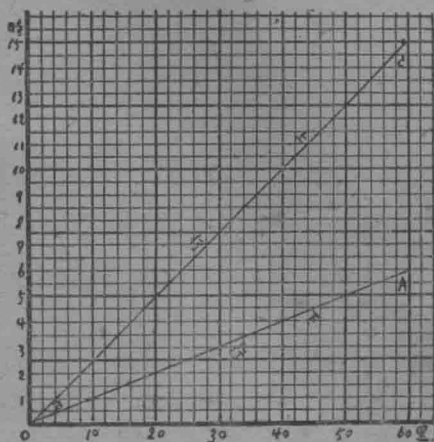
$$(60 \text{ 里} \div 5 - 60 \text{ 里} \div 12) \div 2 = (12 \text{ 里} - 6 \text{ 里}) \div 2 = 3 \text{ 里} \dots\dots \text{流速。}$$

例二 王老七的船，從宋莊下行到王鎮，漕速每時7里，水流每時3里，6時可到；回來須幾時？馬先生寫完了題問：「運動的問題總是由速度、時間和距離三項中的兩項求其他一項，本題所求的是那一項？」

「時間」又是一羣小孩子似地回答。

「那末，應當知道些什麼？」

各自做，我將牠補在這裏：



$$(7 \text{里} + 3 \text{里}) \times 6 \div (7 \text{里} - 3 \text{里}) = 60 \text{里} \div 4 \text{里} = 15 \dots \text{時}$$

例三 水流每時2里，順水5時可行35里的船，回來需幾時？

這題，在形式上好似比前一題屈折，但馬先生叫我們抓住了速度，時間和距離三項的關係去想，真是「會者不難！」

A B 線表示船下行的速度、時間和距離的關係。

「速度和距離」有三個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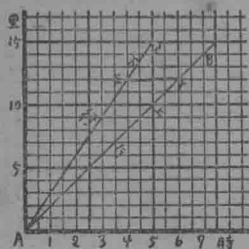
「速度怎樣？」

「漕速和流速的差，每小時4里，」周學敏。

「距離呢？」

「下行的速度是漕速同流速的和每時10里，共行6時，所以是60里。」王有道。

「對的，不過若是畫圖，只要照一定倍數的關係，畫A B 線就行了。王老七要從B回到A，每時走3里，他的行程也是一條表一定倍數關係的直線，B C。至於計算法，這一分析就容易了。」馬先生不會說出算法，也沒有要我們



里。

依照表示定倍數關係的方法，我們畫出表上行和下行的行程線 AB 和 AC。E F 正好表示相

差二時，因而得所求的距離是 12 里，正與題相合。我們都很得意。但馬先生卻不滿足。他說：

「對是對的，但不好。」

「爲什麼對了，還不好？」我們有點不服。

馬先生說：「E F 這條線，是先看好了距離湊巧纔畫的，自然也是一種辦法。不過，若有別的更正確可靠的方法，那豈不是更好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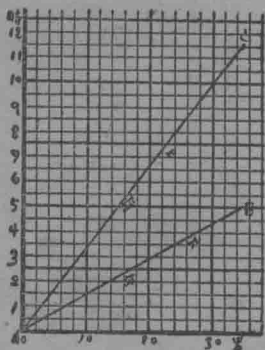
漕速和流速的和是每時 7 里，而流速是每時 2 里；所以牠們的差每小時 3 里，便是上行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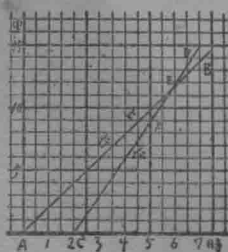
依定倍數的關係作 A G，這圖就完成了。

算法也很容易懂得：

$$35 \text{ 里} \div \left\{ (35 \text{ 里} \div 5 - 2 \text{ 里}) - 2 \text{ 里} \right\} = 35 \text{ 里} \div 3 \text{ 里} \\ = 11 \frac{2}{3} \dots\dots \text{時。}$$

例四 上行每時 2 里，下行每時 3 里，這船來回某某兩地，上行比下行多需 2 時，二地相距若干





得多多聽取別人的意見。

「……」大家默然。

「題上已說明相差二時，那麼表示下行的 A O 線，若從二時那點畫起，則得交點 E，豈不比較正確明白麼？」

真的！一來是更好一點！由此可以知道「學習」真不是容易，古人說「開卷有益」，我感到「聽講有益」，就是自己已經知道了，有機會也

## 高等算學入門

周爲羣編

一册

一·四〇

本書採用混合編制，其中包含平面三角，高等代數，解析幾何，微分積分，取材精當，連絡自然，而仍能保持各科各目之體系。

## 開明青年數學的園地

劉薰宇著

一册

·三五

劉先生善以趣味之文字，寫枯燥無味之數學學理。本書即劉先生用趣味文字寫成之數學原理，爲學生自修必備之讀物。

## 開明青年數學趣味

劉薰宇著

一册

·七〇

本書用趣味之方法，打破一般人以數學爲枯燥煩雜，令人頭痛，以及習數學者僅知呆記法則，公式，定理等等之謬誤觀念。

## 開明青年算學的故事

章克標編

一册

·六五

古來算學家中有賢哲，有狂人，瞎子，無賴，有革命家，有怕老婆的。本書便是用這些有趣的故事，串連成的算學發展的史實。

避役



一七九

## 動物的變色

董純才

在溫暖地方的草木叢中，有一種奇特的爬蟲，叫做「避役」。這動物是蜥蜴，壁虎的近族兄弟。它的模樣兒，有幾分像壁虎。頭上有個三角形的突起，像一個冠。一對大眼睛，像一對圓球。尾巴比身體還長，常纏繞在樹枝上。

避役像愛嬌的闊太太、闊小姐一樣，一天常常更換好幾次服裝。一會兒全身綠色打扮；一會兒換上黃色服裝；一會兒又是褐色衣衫。不過避役變換服裝，並不像太太小姐們那樣爲着爭妍鬥媚，吸引異性，而是爲着避禍求生。

避役有很多仇敵，隨時都有被殺害的禍患，而它又沒有武器，足以跟仇敵抗鬥。它從那猛烈的生存競爭中，獲得了一種變色的隱身術，使它的族類不致受自然淘汰，能得保持不滅。

避役的一身皮膚，確可以說是一件隱身衣，一種護身符。它能夠隨時隨地跟所處環境變成一色，

掩蔽動物的行蹤。這樣不但是可以躲避仇敵的攻擊，並且還可以使它容易進行捕蟲。這種有保障安全的顏色，在動物學上，就叫做「保護色」。

在綠色枝葉上。避役就穿着綠色服裝。到了褐色枝幹上，它會慢慢化裝成褐色動物。夜晚，在月光下，它是淡黃色打扮，天剛黎明的時光，它就漸漸換上暗綠色的晨服，因為這時候枝葉的綠色，看來也是昏暗不顯明。等到天色十分明亮之後，枝葉在日光裏都非常鮮明，避役此時全身也就化裝成鮮明的綠色。

避役的這身寶衣——皮膚——所以會變色的緣故，是由於它有特別的構造。在皮膚下面，一層的排列着很多的細胞，含着幾種不同的色素。各種色素隨着這些細胞的伸縮而顯隱。這件寶衣所以會變色的祕密，就在這裏。

那些含色素的細胞的伸縮，大概聽這動物的情緒指揮。比如，在激怒的時候，避役就變成黑色。光和溫度，也能促使變色的。低溫度，弱光線，促成它顯出暗淡的色彩；高溫度，強光線，就促成它發生相反的結果。

這動物平常顯現的色彩，大概是各種綠色，黃色，褐色；有時顯出淡紅，赭色，橙黃幾色的斑點。除了會變色的皮膚之外，避役還有幾點適應環境的特殊方法，值得順便提一提的。

它的頭不能轉動，但是它的眼睛卻補救了這個缺點。眼瞼結合成輪盤狀，瞳孔能自由伸縮。左右兩眼，能各自獨立轉動。比如，同時一眼向上看，一眼向前看。因此，避役可以同時看前後，或者同時看上下。所以它查看周圍的事物，非常便利。



避役是吃蟲生活的動物。可是它的行動很緩慢。它爲了要捉那些活潑的昆蟲，卻發達了一個特別的舌頭，像打棒球的球棒，有身體那麼長，舌尖粗大，很黏。見了昆蟲，它不必跑上前去，只要伸出那長舌，對準昆蟲一射，就可以逮着那食餌。昆蟲一經黏在舌頭上，就很難脫身。

避役棲息樹上，必得要會攀握樹枝才行。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五個脚趾的排列，都改變了。前肢的五趾，分成外邊兩個，裏邊三個，相對生着。後腳的五趾，剛剛相反。這樣相對生着的脚趾，最宜於握樹枝，對樹棲生活當然是很適合的。

再有它那長尾，可以隨意捲在樹枝上，使身體不致傾跌。這當然對樹棲生活，也有很大的便利。會變色的動物很多。在避役之外，雨蛙也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這種蛙常住在樹上。它也含着住處變色。當它歇息在綠枝葉上的時候，它呈鮮明的綠色。到了枯葉或泥土上的時候，它會漸漸化裝成褐色。所以人和動物都不容易發現這動物的行蹤。

自然界的景物，會隨着季候改變。人會隨着季候更換衣服。有些鳥獸，也會隨季候變色，以求適應各季的環境。像雷鳥和雪兔，都是著名的例子。

雷鳥住在高山或寒帶平原上。冬天，這些地方遍地是一片潔白的雪。這時雷鳥也應時換上一身雪白的冬裝。

雪兔產在北方。冬季的北方，是個冰天雪地的銀色世界。雪兔九月中開始改變它那暗褐色的服裝。它的冬裝除黑色耳尖外，全身潔白。跟環境是調和的。

雷鳥和雪兔，穿着這樣雪白的冬裝，往來雪地上，當然是比較容易避免狐、鷹、梟等敵人的注意。

鳥獸的白色冬裝，不只且給它們作隱身衣；還有更重的用處，就是可以給它們作禦寒的冬裘，因為白羽和白毛都能減少體溫的散失。白衣在夏天可以反射太陽的熱力，在冬天可以反射身體的熱力，不致多量的散失空中。

色彩的顯現，是由於物體反射或吸收日光的七色而成的現象。某種物體對日光的七色完全反射出來，就成白色；相反的，完全吸收，就現黑色。例如，雪和霜的白色，就是它們的結晶體反射光線而成的。

關於鳥羽獸毛冬天變白的原因，科學家意見還不一致。有一派人說雷鳥的冬季白羽，是由脫換而來的；就是原來的羽毛脫落後，換上白色羽毛。又有一派人說，雷鳥的白羽，並不是全由脫換而來的，而是原來羽毛變白的。同樣，雪兔也常常脫毛，秋季脫後新生的毛，常常不含色素，所以呈白色；那就是說，這種毛能反射各種光線。不過毛的白化，並不是全由脫換而來的。據說毛皮上的褐色毛，也會變白的。

毛怎麼樣變白呢？

依動物學兼生理學家麥奇尼可夫說，游行的變形蟲狀的白血球，從毛中心經過外層的時候，吸食了棕色色素的微粒，帶着它們經過毛根到皮裏去了。原來色素的地位，就成了小空氣泡，能反射各種光線，所以呈現白色。照麥氏說，人的頭髮和雷鳥的羽毛變白，理由也是如此。

# 雪花

陶秉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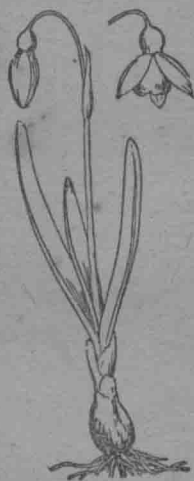
看到題目，總以為是一篇關於六出結晶形雪花的文字吧！但這裏打算講的，卻是一種冬季的西洋草花。

雪花 (Snowdrop) 屬於石蒜科，學名 *Galanthus nivalis*，是原產南歐及高加索地方的野草。英國各處庭園，雖多作為觀賞植物而栽種，有幾處地方，它們卻繁茂地野生着，和水仙類一般。

花是那樣的楚楚動人，連小小的頭也擡不起來；微帶淡綠的白色更像失去血色的雙頰；使看到的人要興起「為誰憔悴」的感想。

和水仙等一樣，從小的球根，抽出三、四條肥厚的葉片和一根花莖。着生在花莖末端的唯一的花，穿出皮紙似的包被後，慢慢將細瘦的花梗屈着而俯向下方開放了。包圍子房的副花冠，又短又粗，變成盞形。六瓣潔白的花蓋中，外側的三片和水仙的裂片 (lobes) 那樣；內側的三片幅闊而短，形同銀杏葉，尖端有淡綠色的暈。

花的開閉有一定時刻，通常是：午前十時開，午後四時閉；第二天再在同一時刻開閉。在陰天，可以這樣繼續好多天；若充分受到日光照射，不到兩天就凋萎了。天氣雖這般嚴寒，也有採蜜的蜂飛來，使它受精而完成了花的使命。所以有時也能結實，但繁殖是用球莖的，因為每顆球莖上，生有幾個小球



莖。雪花的球莖，祇須供給水分和養分，并常曝在日光中，即使不像水仙類那樣埋入泥中，明年也能開花。

這花是新年開的，所以和我國的梅花一般，被英國人尊為百花之魁，大加贊賞。像約翰·基布爾 (John Keble) 做的這首短詩就是很著名的一首：

“Thou first-born of the year's delight, 大意：「點綴帶露的草原，

Prid of the dewy glade, 送來新年歡喜的花，

In vernal green and virgin white, 代表青春的鮮綠和象徵童真的潔白，

The vestal robes arrayed.” 穿一件齋戒衣裳」。

布盧厄 (Brewer) 所著的辭典中，載有提開爾 (Tickell) 寫的關於雪花的故事：大意是這樣：國王阿爾俾翁 (King Albion) 的兒子，愛慕仙國君主俄培隆 (Fairy King Oberon) 的女兒肯內 (Kenna)。俄培隆知道了這事，非常忿怒，便將他趕出仙島。這位青年，爲了報仇雪恨，帶了大兵，攻入仙島，但終究被殺而死。肯內不勝憐憫，用仙草 Moly 的汁，塗上創口，想使他還魂，但死骸一碰到藥汁，立刻化成一顆雪花了。

雪花是在百草枯黃的原野中開放的，所以有「慰藉」和「窮困之友」(Friend in need) 的意思；又因這花開後，嚴寒天氣就不再遇到，而接着來的，就是百花燦爛的陽春，就被認做是「希望」的象徵。關於這點，韋斯特武 (Westwood)，華滋渥斯 (Wordsworth) 諸氏的詩中，也表現得很清楚，不再一一引證了。

## 電鍍合金法

林君復

一八五

電鍍合金，功用很大，工藝上常用牠配合色彩，作成種種裝飾圖案。被鍍物在未鍍前應該先拿金剛細砂和玉匠用的鐵紅粉 (rouge) 來擦磨，使得牠的表面的缺陷盡去而成光潔。這種磨洗是很關重要的。

洗濯：被鍍物的表面如蓋着很厚的鱗銹，便須浸入淨液 (pickling solution) 中洗濯。該液由硫酸二磅，鹽酸一磅和水七份混合而成的（切不傾水於酸）。但被鍍物不宜洗濯過久，應俟其表面附着物去盡時就撈起。被鍍物的表面如有些微鱗銹，那就浸入和緩的淨液——即加一磅醋酸於三份水中。假如事前將淨液加熱至  $120^{\circ}\text{F}$ 。結果就會更好些。被鍍物撈出後務須先用熱水盪過，然後再在冷水中洗清。

被鍍物既已洗去鱗銹，便又用四氯化碳或三氯乙烯 (trichlorethylene) 溶去附着的油脂。（這些溶劑都易燃燒，也該注意些。）在未用溶劑洗濯前的被鍍物，最好用銅綫銲接，以便洗後攜帶，而免與手指接觸玷染由皮膚裏分泌出來的油脂；不然，就應用膠皮手套或清淨鉗子。因為油脂會構成薄層間隔電鍍。洗濯的工作完了，被鍍物便須保存於清水中，因為這樣才不會被空氣侵蝕。

(甲) 電鍍銀鎳合金：鍍銀鎳合金比鍍銀難得多。事前須先鍍以刺激溶液 (strike solution)。這種溶液的成分視被鍍物的性質而不同。

(一) 如為鋼鐵，便浸入氰化鉀 (96%) 九噸，(極毒)，碳酸銅二噸，氰化銀 0.2 噸和水一加命

的第一次刺激溶液中約數秒鐘。鍍刺激溶液時的聯結方法，宜把鐸接於被鍍物上的銅綫連接電池的陰極上，並將被鍍物懸在溶液中數秒鐘，使得表面全部鍍着銀銅合金，（是否全部可直用目察）其後，被鍍物又浸入氰化鉀（ $\text{KCN}$ ）九呎（極毒）氰化銀 $\text{O} \cdot \text{八}$ 呎和水一加侖的第二次刺激溶液中數分鐘。（方法同上）等到第二次刺激完竣，被鍍物便可在熱水中盪過，即行移入銀鍍液中電鍍了。（該液即由水一加侖，氰化鉀四·五呎，氰化銀四呎，氰化鎳三呎，碳酸鉀五呎混合而成）如鍍液尚未準備好，被鍍物就須浸入清水中，以免被空氣銹蝕。

(II) 如係黃銅，銅，或不列顛金屬（Britannia metal），那麼，洗過後的被鍍物，就浸入藍色浸液（blue dip solution）——由氯化汞一呎（毒物），氯化鉍半呎，和水一加侖混合而成——中約二三秒鐘。這樣，汞就能附着牠的表面。從藍色浸液中撈出的被鍍物，速在暖水中盪過即行攔於如上所述的第二次刺激溶液中數秒鐘，其後便可電鍍銀鍍了。

(III) 如係銀鍍或鍍的其他種合金，那須經過第二次刺激，即可鍍銀鍍。

鍍法：鎳片和銀片聯於陽極桿上，（該桿用木材或硬膠皮製成）如電流計不適用則須用電阻計。曾由經驗得到一種極適當的聯結，可使鍍板均勻。那就是如用電流計，則聯於鎳片的電流計度數須等於聯於銀片的二·五倍，電壓計須在三與四弗打之間，平常鍍到五與十五分鐘後，所鍍着的銀板的厚，就很夠用了。但如欲其明亮些，鍍液中可加入一、二滴二硫化碳。

電鍍銀鍍後，被鍍物從槽內取出，立即用冷水和熱水先後盪洗着。如要在銀鍍鍍板上再鍍青銅或黃銅的圖案，被鍍物就應藏在鋸屑內緩緩乾燥，然後於不鍍的地方用絕緣漆（stop-off varnish）

塗抹。(這漆就是用赭石和珂伯爾漆(copal varnish)在石臼中搗磨而成的或選用電板用漆以代絕緣漆)用時須以細略駝刷塗刷,並靜置俟其全部乾燥(須時二十四小時)但切不可使漆玷染欲鍍部分,且欲鍍部分亦不可與手接觸塗抹如能謹嚴,乾燥後即浸入水中或上述的第二淨液和水中盪洗,以備電鍍圖案。

(乙)電鍍青銅所謂「鍍青銅」實非青銅,不過是高度銅和黃銅的混合物吧了。高度銅和黃銅的混合物,很像青銅。電鍍這種假青銅的極好溶液即順次溶解氰化鈉(96%)五噸,氰化銅四噸,氰化鋅半噸,碳酸鈉半噸和洛瑟爾鹽(rochelle salts)三噸於一加侖水中。(鍍時的聯結方法,陽極是黃銅的,內含約有10%鋅。假如這樣組成的陽極不適用,則可用銅和鋅交互的懸在陽極桿上)這種溶液不必刺激就能鍍已洗淨的普通金屬的被鍍物。工作時,先使弗打計約為五弗,歷三秒之久,然後降低為二·五弗和三弗之間,直到要鍍色素現出時止。(五至十五分鐘即夠)假如鍍色太黃,則必因鋅的表面太大,如太紅,則必因銅太大。

(丙)電鍍黃銅溶液:電鍍黃銅溶液係溶解氰化鈉(96%)五·五噸,氰化鋅一噸和碳酸鈉二噸於一加侖水中而成。(使用前應加熱至  $80^{\circ}-95^{\circ}\text{F}$ )。牠不必刺激就可鍍普通金屬的被鍍物。如欲使銅板黃色,陽極便須用銅和鋅(照鋅的表面為銅八倍的比例)造成的混合金屬片。(或用純粹的黃銅片亦可)電阻計調節至使得電壓計約為五弗。如結果還嫌未黃,則加氯化鉍半噸於每加侖鍍液中就得了。

## 編 輯 後 記

本期卷頭言第一篇略述世界現勢，對於發生在各地的重要事件，未能詳細加以敘述。我們假定讀者諸君對於時事都相當地注意，至少每天看着報紙。在一個注意時事，常看報的人，我們自信我們這一篇文章是很有提綱挈領的作用的。

本年是俄國大文學家普式庚逝世的百週紀念。蘇聯及其他各國的報紙雜誌都特地撰作文章紀念他。我們請黃源先生作一篇普式庚的一生，並請克夫先生翻譯他的一首童話詩，算是本誌對於他所致的敬意。他爲什麼值得各國的人崇拜敬慕，看了黃先生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了。

丐尊先生的文章的靜境是經過了好久的研究所得的成績。深入淺出，沒有一般文章家玄虛朦朧的毛病，讀者仔細看下去，一定可以理解。理解後，當閱讀文藝作品的時候，可得不不少的幫助。丐尊先生現在正着手作這一篇的姊妹篇文章的動境，何時完成，即在何時發表。因爲有了丐尊先生的這篇文章，本期中不再刊登同屬於語文學方面的「文章修改」了，在此附帶聲明。上期「青年與文藝」特輯，因爲篇幅多了，不得不留下幾篇來。這一期把留下的幾篇刊出了，卻又不得不把原有的「青年文藝」「青年論壇」暫停，特地在此聲明。

張沛霖先生所編譯的英語表現法，希望讀者加以注意，不要輕輕放過。這不但可以理解英文文法，同時也可以理解中國文法，因爲文中所用的例句，有一部分是中國語句，供給讀者比較揣摩的。而且對於中英文意念的區別，又常時加以比較。所講的文法又並不死板板地講，而以表現爲主。這在文法研究方面是一種新的趨向，在實際應用方面是一種有效的辦法。

爲了篇幅的關係，我們把王統照先生的荷蘭鴻爪續稿再移後一期發表。還有一篇凌叔華女士的小說，因爲寄到較遲，也只得放在第三期上發表了。我們在這裡，敬致歉意。



3.64 【間接問句和名詞子句】 我們往往不是真正提出一句問話，而只是敘述一句問話，如 He asked me *why I came late*. 在這種‘間接問句’裏，只要把普通問句里主語和動詞的順序顛倒一下。

直接問句

間接問句

Who are you? . . . . . I know who you are.

Where is he? . . . . . I don't know where he is.

Why didn't he come? . . . . . The teacher asked why he didn't come.

What did he say? . . . . . I didn't hear what he said.

What shall I do? . . . . . The student asked what he should do.

照這樣，我們就有許多冠以 what, when, why, how, where, when 等疑問詞的‘名詞子句’ (noun clause)。又, whether 和 if 這兩個詞兒也往往用得着，如 He asked *whether* (或 *if*) he might join us / I wish to find out *whether* (或 *if*) he is still there / See *if* you do it by yourself. 如只就文法而論，那末這些名詞子句都當做一個個的詞兒用，就是當做名詞一樣看待。例如：—

He has done it. *How he did it* does not concern us.*Whether we are going to have a good or bad government* depends on ourselves entirely.*How old she is* is not for me to ask.

像 Find out *what is the trouble* (= what the trouble is) 句中的這種詞序，不妨認為正規的 (非倒置的)，what 當主語，is 當動詞 (參看：Find out *who is there*)。但如 Find out *how is that to be done* (不用 how that is done) 以及 *How old is she* is not for me to ask 這類句子，認真說起來是不對的，雖則有許多英文作家也常犯這種毛病。

間接問句而用直接問句的形式的，卻極其少見，如：The servant opened the door and told me his master was out. He said the master had left word to say that he would be at the club from four to half past five this afternoon, and *would I* be willing to go and meet him there.

(第三章未完)

- You will keep this secret, .....?  
 He can come by himself, .....?  
 She may decide for herself, .....?  
 You were together with him at college, .....?  
 He suggested this idea to you, .....  
 You are not going to publish this, .....?

**3.63** 【聲調疑問句以及疑問聲調】 問句里還有一種通常是表明驚訝的方式，就是保存原有的肯定句或否定句的形式，而在句末用一種向上提高的疑問的聲調。The president has resigned? ([ðə 'prezident həz ri 'zaind ↗]，末一音節 -'zaind 讀升調) 表明說者對於這消息覺得有點驚訝。在別的情形之下，這種句子祇表示注意或親熱的態度。Yes? 或 Well? 意即‘說下去，把你要說的話告訴我’。Oh, papa, you are going to buy me a sailing boat? Really? Yes? No? [(1) ou pə'pɑ: ↗ | (2) ju: ə: 'gouɪŋ tə 'baɪ mi: ə 'seɪlɪŋ 'bɔ:t ↗ | — | (3) 'ri:əli? ↗ | — | (4) 'jes? ↗ | — | (5) 'nou? ↗ | — |] 這一種詢問的方式簡直教做爸爸的抵擋不住。

在英文的問句裏，聲調通常越到句末越高。Are you there? 一句讀起來是 [ɑ: ju: 'ðeə ↗]，[ɑ:] 音讀得低，[ju:] 音最高，而['ðeə] 是先低而後漸漸高上去。不過也有例外。(1) 有疑問詞的問句，如 What is it all about? [(1) 'wɒt sɪt 'ɔ:l ə'baʊt ↘ | — |] 讀起來句末一音節如在陳述句中一樣低下去(即讀降調)。(2) 以 or not 煞尾的問句則保持升調，一直到最後的 or not 又低了下去，如：Will you pay me or not? [(2) (1) wɪl ju: 'peɪ mi: ↗ | ɔ: 'nɒt ↘ | — |] (3) 陳述句後附有過節問句時，陳述句照常讀降調，而過節問句本身讀升調。

- 二六 I. What do you want (降)? [(1) 'wɒt də ju: (或 dju) 'wɒnt? ↘ | — |]  
 II. Do you want anything (升)? [(2) d ju: 'wɒnt 'eniθɪŋ? ↗ | — |]  
 III. You want something (降), don't you (升)? [(1) ju: 'wɒnt 'sʌmθɪŋ ↘ | (2) 'daʊnt ju: ↗ | — |] [ɔ: 'nɒt? ↘ | — |]  
 IV. Do you want something (升) or not (降)? [(1) d ju: 'wɒnt 'sʌmθɪŋ ↗ |

這一類的表現法。在這些句子裏，通常的形式當然是用 *Will you?* 試以下列諸成語造成句子：

Won't you ... ?	Why did you ... ?	Why isn't he ... ?
Can't you see that ... ?	How could you ... ?	Couldn't you ... ?
Don't you know that ... ?	Aren't you ever ... ?	Why hasn't she ... ?
Didn't he say that ... ?	Didn't I tell you ... ?	Can't the letter ... ?
Why don't you ... ?	How is it that ... ?	Didn't it ... ?

**3.62 【過節問句】** 過節問句，在中英文裏都有。You are fifteen years old, *aren't you?* 在心理學上以及文法上都和中文的‘你十五歲，是不是？’相同。這種問句實則是附在陳述句（肯定的和否定的）後面的問句。從心理學一方面講起來，這句含有‘我已經多少相信你是十五歲，但還不敢十分確定’的意思。又如 He has arrived already, *hasn't he?* 的涵義也就是‘我曉得他已經來了，祇還沒有十分的把握’；所以和 Has he arrived yet? 的意思完全不同。這種過節問句有時當做一種婉轉的命令，如 Take this away, *will you?*；有時含有譏諷的意思，如 So you think you are going to get away with it, *don't you?* [你以為這樣就逃得了嗎，是不是？] (=你休想這樣輕易逃走了)；或者如 So you killed your husband quite innocently, *didn't you?* (我不信你是無辜的)。

可是有兩點必須注意：(1) 過節問句中所用的助動詞一定要和前一陳述句中的助動詞相同。He has arrived already, *isn't it?* 好像和中文的‘他來了，是不是？’完全相似，其實是大錯特錯，這 *isn't it?* 要改為 *hasn't he?*，即 He has arrived, *hasn't he?* (2) 如果前面一句陳述是肯定的，那末過節問句一定要用否定的，反之亦然。

試在下列各句後附以過節問句：—

- You are going to town this afternoon, ..... ?
- They have told you about my coming, ..... ?
- You wouldn't want to be late, ..... ?
- You don't mind my seeing this letter, ..... ?

## 疑 問 (Interrogation)

**3.60 【疑問】** 以上我們講肯定句和否定句的時候，已經說過，問句往往當做強語勢的斷言或打消的一種形式。還有如 He came 和 Did he come? 這些形式必須多多練習 (§ 3.50)。現在我們講到問句，它有五要類：(1) 只將主語和動詞的順序顛倒一下；(2) 加助動詞；(3) 用疑問代名詞或疑問副詞 (who?, what?, which?, when?, where?, why?, how?); (4) 用過節問句 (tag-question); (5) 只用疑問聲調 (questioning tone) 而不調換詞序，也不用疑問詞。其中除第五類外，其餘都用‘動詞在主語之前’的詞序 (或稱‘倒置詞序’)。

- (1) *Knowest thou that I am the the King of Persia?*
- (2) *Do you know that the president has resigned?*
- (3) *When has he resigned? Which president?*
- (4) *So he has resigned, has he?*
- (5) *He has resigned?* (句末的一個音節用升調‘↗’)

第一式在古代英文裏 (例如在‘聖經’裏) 用得非常之多，在近代英文裏則改用第二式。用助動詞 can, must 等時，就是依第一類的方法用 Can you?, Must I?, Will he? 等等。

**3.61 【Will you?, Wont you?】** 我們發出肯定問句，希望得到否定的回答，以及發出否定的問句，希望得到肯定的回答，這都是很自然的事。尤以在否定的問句中為然，這種情形在各國語言中都有。中文的‘豈不是?’含有‘是’的意思，‘豈有此理!’就是‘決無此理!’的意思。不過在實際的慣用法上，這種否定問句，往往因語言的不同而有差別。英文裏的 *Won't you?* 就比中文的‘(你)不～嗎?’用起來多得多了。英文裏說 *Won't you sit down?* 是請人家一坐，而中文裏說一句‘不坐一會嗎?’卻是隱隱地暗示人家好走了。所以，我們極常聽見 *Won't you have some cakes? / Won't you come with me? / Won't you be so kind as to lend me that book?*

反之，在各別的否定短語或子句中，要得意思更加明白，那末把 *not* 重覆一遍，倒是非常必要的。比方說：*He wouldn't come to your house, not even the King himself should ask him to / He would never take opium, not even as a medicine / He would not take a bath, not even if you offer him all the chocolates in the world.* 同樣地，在 *He cannot write a single decent Chinese essay, neither in peh-hua [白話], nor in the literary language [文言]* 這一句裏，用 *neither... nor* 大概要比用 *either... or* 來得明白，雖則用 *either... or* 也沒有錯。

**3.57 【條件的否定】** 上節所講的這種 *not* 的重覆用法在英文裏極其常見。假如有人請你替他寫一封英文信，而你雖然當時事情忙得很，卻又不便回絕他，那末你當然要回他一句 “*Not now, I am afraid*” (參看北京話的‘現在不’)。這叫做‘條件的否定’或‘局部的否定’ (**Conditional Negation or Partial Negation**)。以下再舉一些例子：—

Who will come and take a sea bath with me?—*Not I.* (=Others may go, but not I.)

Didn't he give the fellow some money also?—*Not he!* (=He is a miser.)

Are you going on the same boat with him?—*Not if I can help it.* (=I will not go on the same boat, if I can avoid it.)

Hasn't he published a book of poems?—*Not any that I know of.*

Will the foreigners never be friendly to China?—*Some of them, yes, but not all.* 或：*Not until you show them a big navy.*

Will Japan ever stop her aggressions?—*No, no, not until we take measures of actual resistance.* [come.]

Let us start the bonfire now.—*Not so soon.* Wait till the guests have all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凡閃閃發光的未必都是金子 (中看未必中用)] 這句諺語在英文裏是一種特別的句子，照文法的結構形式上看來，好像是‘凡閃閃發光的都不是金子’，其實是 *Not all that glitters is gold* 這麼一句的意思。

種明知是不可能的陳述。因為着重的否定詞非常有用，所以這些短語至少要學得一些。下列各句是些最普通的例子：—

Tsung-chang feels <i>not the least bit</i> sorry for his brother's death.	I <i>cannot possibly</i> allow you to do that. That watch has <i>no earthly</i> use for me.
He is <i>not at all</i> sorry	He hasn't got a <i>blessed</i> penny.
He is <i>by no means</i> sorry.	<i>Not a single</i> man remained.
<i>Far from it.</i> (He is <i>far from being</i> sorry.)	There is <i>none whatsoever</i> .
<i>Most certainly not.</i>	<i>None of your</i> impudence!
<i>Absolutely not.</i>	He is <i>not a bit</i> ashamed.

有時用一種明知故昧的問句表明否定的語氣，如：—

- He a gentleman? (What nonsense that is!)
- Am I my brother's keeper? (Is that my duty?)
- Chang failed in mathematics? (Chang is the best student in mathematics.)
- Chiang an honest man? (You know jolly well he isn't.) [sures.]
- Can the Dragon King be short of treasures? (He is famous for his trea-

有些明明是肯定句，卻實在含有否定的力量，特別是常用的 I should worry 這一句，意即 What do I care? (=That does not worry me) [我不在乎]。又如 Catch me going to the church 隱含‘我決不去做禮拜，你休想看見我到教堂裏去’的意思。這個和中文的‘你聽他的話！’（意即‘你別相信他的話’）以及‘我怕他！’（意即‘我決不怕他’）。

**3.56** 【I ain't got nothing】在英文的陋語 (vulgar speech) 裏，常常可以聽見 I ain't got nothing / I don't never want no help from nobody / He can't do nothing without my help 這一類的句子。這種兩個否定詞的結合，看起來意義好像應該是正面的或肯定的（正如代數裏的兩個負號變成一個正號一樣），其實不是，這不過是英文中加強否定語勢的一種方法而已。He can't do nothing 實在是 He can do nothing 的意思。這種否定詞的重覆，在說者不過是盡力想把否定的意義說得明白，深恐用一個否定詞，人家或許聽不清楚。不過在高等社會人士的談話中，這種重覆否定詞是用不來的。

所有的一點兒錢借給你。I have *little* time for you 意即 I have not much time for you, 或甚至和 I have no time for you 差不多。He talks a *little* English 應該譯做‘他會講一點英文’, 但 He talks *little* English 卻是‘他英文不大會講’的意思。細讀下列各句:—

You have *little* time left. You'd better hurry.

I have a *little* time left. What can I do for you?

There is *little* use talking. He will never listen to you.

Oh, it has a *little* use. It will make him know that I do not approve.

I saw a *few* people there, and had a good talk with them.

I saw *few* people there, as most of them had gone away.

**3.54** 【否定回答中的“*No*”】英文有一種特別的習慣，就是句子本身是否定的時候，句首一定要用 *no*，即使在中文裏有時是用‘是’或‘對’的時候，也是如此。比方說，一個人犯了殺人的嫌疑，法官審判時問他‘你沒有把這個人弄死嗎？’這在中文裏回答起來，如果那人不是他殺的，自然要說‘是的，我沒有’，如果人是他殺的，那末就該說‘不，是我把他弄死的’。可是在英文裏回答“*Didn't you kill the man?*”這句問話時，殺了的便說“*Yes*”或“*Yes, I killed him*”，沒有殺便說“*No*”或“*No, I did not kill him.*”設若這個人的確沒有殺人而依照中文的意念來回答一聲“*Yes*”，那可糟糕了。所以英文句子凡有 *not* 的，前面都是用 *No*，切不可用 *Yes*。像 *Yes, he will not come* 這一類的英文句子簡直是不通到極點了。

(問) *Isn't he your brother?* (問) *Have you not got your book?*

(答) (*Yes, he is.*) *No, he is not.* (答) (*Yes, I've got it.*) *No, I haven't.*

(問) *You are not going away tomorrow, are you?*

(答) *No, I am not going.* (注意非 *Yes, I am not going.*)

(問) *And you don't mind missing this trip?*

(答) *No, I don't mind.* (注意非 *Yes, I don't mind.*)

**3.55** 【強語勢的否定】要造成着重的否定詞有種種方法，例如用某些短語，用反問句（如在強語勢的肯定句中），或者有時用一

在 *You mustn't do a thing like that* 句中, *mustn't* ['mʌsn] 讀起來比 *must not* ['mʌst nɒt] 容易而且好聽些。這些縮寫式的讀音非常重要,要多多學習。

**3.52** [No~, Not a~, Not any~, Nothing等] 我們通常說 *There is no one*, 但 *There is not any one*, 以及 *I have no money*, 但 *I cannot pay*. 因此 *no* 在名詞之前當形容詞用, 而 *not* 則當副詞用。有名詞時最好用 *no*. 說 *There is no one* 比說 *There is not any one* 好些。用 *no* 的形式往往更其加強語勢。所以 *That is no easy task* 的語勢就比 *That is not an easy task* 強些。照這樣子, 我們還有 *no good*, *no fun*, *no use* 等等普通的表現法。如:—

*The pen is no good. That's no fun. This camera is no use.*

*This camera is no use* 的表現力比較 *This camera is not of any use* 更強。雖然有些作家寫文章很當心, 喜歡用 *This camera is of no use*, 但決沒有人把 *That's no fun* 說成 *That's of no fun*. 我們當然可以不說 *I do not know anything*, 或 *I do not know anybody*, 而說 *I know nothing*, 或 *I know nobody*. 後兩句比較短些, 說起來更加容易。

試將下列各句中的否定詞改用 *no*, *nobody*, *nothing*, *none*:—

- I have not received any answer from him.*
- He doesn't have money to pay me.*
- I tell you I do not have any lover.*
- I asked him but he could not tell me anything.*
- Don't tell this to anybody (any one).*
- This fountain pen cannot be of any use to me.*
- Is this watch any good? (作否定的回答)*
- Does any one know of your coming? (同上)*

**3.53** [Few, a Few, Little, a Little] 在英文裏, *few* 和 *little* 的意義是否定的, 而 *a few* 和 *a little* 的意義卻是肯定的。如果你跑來向我借錢, 我說 “*I have little money*” 時, 這就表示我沒有錢借給你。但如我說 “*Yes, I have a little*”, 意思就是我願把



試將下列各句仿照 (A) (B) (C) 三式變換：—

- |   |  |
|---|--|
| 1. He knows that I am here.             | 5. They all ran away when the police came.   |
| 2. They saw me on Nanking Road.         | 6. The teacher saw me, but did not see him. (The teacher did not — me, but — him). |
| 3. He heard the shot.                   |  |
| 4. You spoke to that fellow on the way. |  |

【Aren't, Isn't, Mustn't 等】關於助動詞加 not 的讀音，須多加練習。有些學生讀了許多年的英文，而不知道這些簡短的形式怎樣才讀得不錯，因此把發音弄得亂七八糟。Not 這個詞兒，如果不縮成 n't 而和助動詞連在一起時，決不可讀含糊音，每每仍舊保存“短 o”音 [ɔ]，讀 [nɒt]。Can not 讀 [kæn nɒt]，兩 [n] 合成一個長 [n] 音，但 cannot 却只有一個 [n] 音，讀 ['kænənt]。Ain't 作 is not, are not, am not, have not 的縮寫式 (contracted forms) 只見于陋語中，通常受過教育的人士不用此式。

	慢讀時作	快讀時作	例 句
mustn't	['mʌsnt],	['mʌsn],	You <i>mustn't</i> say so.
don't	[daunt],	[daun],	I <i>don't</i> know.
doesn't	['dʌznt],	['dʌzn],	That <i>doesn't</i> matter.
isn't	['iznt],	['izn],	That <i>isn't</i> true.
wasn't	['wɔznt],	['wɔzn],	I <i>wasn't</i> there.
aren't	[aɪnt],	[aɪn],	They <i>aren't</i> so bad.
weren't	[wɛɪnt],	[wɛɪn],	We <i>weren't</i> going to do it.
can't	[kɑnt],	[kɑn],	I <i>can't</i> do it. (Can't 美國音讀 [kænt])
won't	[wɔnt],	[wɔn],	He <i>won't</i> tell me.
shan't	[ʃɑnt],	[ʃən],	You <i>shan't</i> go away yet.
needn't	['ni:dnt],	[ni:n],	You <i>needn't</i> be afraid.
didn't	['didnt],	[dɪn],	That <i>didn't</i> do any good.
wouldn't	['wudnt],	[wʊn],	It <i>wouldn't</i> be wise to take such a step.
shouldn't	['ʃudnt],	[ʃʊn],	Why <i>shouldn't</i> he go?
couldn't	['kudnt],	[kʊn],	That <i>couldn't</i> be done.
ain't	[eɪnt],	[eɪn],	"I <i>ain't</i> done nothing wrong by speaking to the gentleman," said the flower girl,

(母親問:) Haven't I nursed him from his childhood, fed him, cared for him, and brought him up, and given him a chance in life? Haven't I sacrificed my whole life for him? And now you ask, "Do I love him?"

How dare you say such a thing against your own mother?

Am I the boss, or is he the boss? (How dare he interfere with my business?)

[到底我是‘頭腦’，他是‘頭腦’？(他怎麼敢來干涉我的事?)]

## 否 定 (Negation)

**3.50 【否定】** 英文的否定語氣，正如肯定語氣一樣，也大都靠助動詞 *do, be, can, shall, may, must* 等，再加副詞 *not*。否定句依靠 *do* 的地方，還要更多于肯定句呢。事實上，*do not* (以及 *did not, does not*) 是最常用的一種形式。中國學生最初學英文時就必須學這種形式，中文的‘他不知道’，‘他不來’切不可翻成 *He not knows / He not comes*。其困難在於忘記了用這個 *do* 以及同時在動詞形式上所生的變化。我們說：

肯定語氣	否定語氣
<i>I come (go, play).</i>	<i>I do not come (go, play).</i>
<i>I came (went, played).</i>	<i>I did not come (go, play).</i>
<i>He comes (goes, plays).</i>	<i>He does not come (go, play).</i>

*Cannot, are not, will not, must not* 等等形式並無什麼困難。*Can not* 是 *cannot* 的強語勢的形式。*Came* → *did come, comes* → *does come* 等變化也發生于疑問句中，所以下列三種形式可供練習：—

現 在	過 去
(A) 肯定句: <i>He comes.</i>	(A) 肯定句: <i>He came.</i>
(B) 疑問句: <i>Does he come</i>	(B) 疑問句: <i>Did he come?</i>
(C) 否定句: <i>He does not come.</i>	(C) 否定句: <i>He did not come.</i>

又，注意說 (1) *He need not come / He dare not come*，但 (2) *He needs to come / He dares to come*，以及 (3) *Dare he come? / Need he come? / 或 Does he dare to come? / Does he need to come?*

= a very distinguished guest; He was *by no means* unwelcome = He was greatly welcome. 試將下列各短語運用在句子里：—

there is no one but knows (= *every one knows*)

not inferior (= *quite up to the mark*)

spent no small amount (= *spent a great deal*)

was not indifferent to (= *did care for*)

a not too clean shirt (= *dirty shirt*)

none too kind (= *rather unkind*)

none too good for him (= *rather bad for him*)

中文里也有‘未可厚非’ (not to be blamed too much, 或 quite excusable) 或‘不爲無故’ (not without reason, with good reason) 一類的表現法。這種雙重否定詞的用法有時非常達意而有用,不過到底有點兒兜圈子,有時或反而覺得矯揉做作,不自然。

**3.46. 【借用反問的肯定】** 這種提出一個極明顯的問題,來確定一件事情,在各國語言中都是極其普通的。例如甲問乙:“Do you love her?” 這麼一句,那末最有力的一句回答,該是“Do I love her?” 這一句反問的力量就是‘何必問得?難道我不愛自己嗎?’ (Is it necessary to ask? Do I love myself?). 還有,我們常常把斷言或肯定的句子用一種簡單的問句的形式來表出,如 Isn't it pretty? [美不美?], 意即 How pretty it is! [多麼美呀!]. 這一種問句實在是一種感歎句。加于句首的 why 一詞,也只是當做強語勢的一種工具,意即 Of course, Naturally, It is not necessary to ask, Why do you ask that question?

If he should lose, *why*, he has millions in the foreign banks, and can go and live in the foreign concessions.

If the other generals accuse me of “squeeze” [括地皮], *why*, don't they do the same?

*Why*, of course. Take all you want. I would be only too glad to help you.

Why does he ask about me? *Doesn't he know me?*

You bet, 或 You bet your life, 或者用一種拉長了聲調的 Sure (即 [—u—ə]), 當做斷言或肯定的一種工具。

You are funny. (以強調或重音表明強語勢)

Do I look like a banker only? I am a banker. (出于自命不凡的商人之口)

You ask me whether I am going to see the show? You bet I am. (或用下列任何一式) Why, of course, I am. Certainly I am. Sure I am.

You are indeed funny. You are really funny.

May I have your dictionary for a moment?—(1) Why, certainly. (2) Certainly.

(3) Of course.

I am sure you will like the book.

No doubt,

There is no doubt,

Undoubtedly,

Beyond a doubt,

Beyond any doubt,

Beyond all question,

Without any question,

he is the greatest living author in China.

As sure as eggs is eggs. (斷言的普通形式)

3.45. 【英文的默說法和雙重否定詞】 英國人是沈默寡言的民族，他們說起話來有許多斂藏的方式，這在別國語言里或許要用些強有力的副詞來表達。Not half bad [不錯，不壞] 就等于美國人所用的 Isn't that lovely? / Isn't that grand?, 或等于法國人所用 ravissant [ravisã] (=ravishing, delightful, 消魂的, 怡情的), 而和中文的‘好極了’相當。依照英文語言學的一位權威的說法, She is rather good-looking (直譯‘還好看’) 在英國人嘴里簡直是一個極口稱讚女人容貌的話。法國人用 extrêmement [ekstre:memã] (=extremely, 極) 和 infiniment [ɛfinimã] (=infinitely, 無窮) 的地方, 英國人只用 very 或 rather 或 pretty. 雙重否定詞往往是表示強語勢的這些斂藏的方式之一。By no means bad 就是 rather good indeed 的意思, not half a bad man 就是 quite a nice fellow 的意思。He didn't half swear = He swore violently. A not undistinguished guest

How old *do you think* I am?—You are *I am afraid* I can't.  
 eighteen, *I suppose?* You have been to Nanking, *if I am not*  
 Can you come to dine with us?—No, *mistaken.*

3.44. 【強語勢的斷言】有時候，我們要加強一句陳述或斷言的語勢。這個或用動詞 *do* 的一種特別用法，或者用某些副詞，或者用雙重否定詞 (*double negatives*) (§ 3.45)，或者用疑問式的肯定 (*interrogative affirmation*) 的一種方法 (§ 3.46)，都可以辦得到。I *do* feel sorry for him [我實在替他可惜] 便是 I feel sorry for him 的一種加強語勢的說法。其他的例如下：—

*Do tell* me ['dʊr tel mi:] everything you know; otherwise I cannot help you.  
 'Tisn't (= It isn't) that he doesn't know it. He *does know* it [hi: 'dʌz nəʊ  
 it], but he does not want to let people know.

Well, I confess I *did go* [ai 'did ɡəʊ] to the gambling house.

You need not lie to me. You *did go* [ju: 'did ɡəʊ] to that place, and many people saw you there.

在這種地方的 *do* 或 *did* 總是讀重音的 (普通在疑問句及否定句中 *do* 或 *did* 大都讀輕音)，而後面的動詞因而失去它原有的重音。這一種強語勢，英國女人特別喜歡用，即使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強語勢的意思，也要用它。例如：—

Please *do write* me often [pli:z 'dʊr rait mi: 'ɒfn].

I *do hope* [ai 'dʊr həʊp] that you will quit drinking.

I *do fear* [ai 'dʊr fiə] something is wrong, dear.

*Do be kind* ['dʊr bi: 'kaɪnd] to this poor little boy.

有時只要動詞讀重音也可以表示強語勢。有時候用各種副詞。I am sure 一短語，因為用得多了，已經減少了強語勢的力量，以致 I am <sup>101</sup> sure you will find him 一句實在並沒有像 You will find him 這一句簡短的直言陳述來得確實。通常陳述句越短越有力。I dare say 的語勢更加弱了，簡直就是‘很可能’ (It is quite possible) 或‘大概是對的’ (You are probably right) 的意思而已。美國人專門歡喜用

**3.42. 【肯定的回答】** 肯定的答句中通常用 “yes”。不過回答起來往往不宜光用一個禿頭禿腦的 “yes”。各國語言里都有表示同意的各種方法，而且在禮貌上，我們回答人家的問話，也應該除一個 “yes” 而外再加一些字眼。如下列各例：—

- May I see this book?.....*Certainly. Of course.*  
 Can I have a cigarette?.....*Why, certainly.*  
 May I smoke here?.....*Please do.*  
 Could you let me talk with you for a moment?.....*With pleasure.*  
 Shall I shut the door?.....*If you please.*  
 So I have to take care of her?.....*Quite so.*  
 Am I to hand in the exercises tomorrow?.....*Exactly.*  
 You will do everything I wish?.....*Absolutely.*  
 And she is your sister's daughter?.....*Quite right. You are right.*  
 Does he know you are living here?.....*I think so. [wants to.]*  
 Shall I tell her to come and see you?.....*By all means. Yes, if she*  
 Can I stay in school during the spring vacation?....*Yes, if you like.*

**3.43. 【加以限制的斷言】** 我們為講究禮貌以及注意表現法的正確起見，都應該常常引用 *I think, I am afraid, it seems* [我以為，我恐怕，好像(是)]等，表明我們的斷言是加以限制的。比方說，‘你’所‘以為’是壞人的那個人，未必真正是一個壞人，而‘好像’是對的事情也許是對的，也許不對。像 *it seems, I think, I believe* (以及美國語的 *I guess*)，常插入句中，當做限制語 (*qualifying phases*) 用，或在句首，或在句中，或在句末。

*I think I can do it myself.*

This can do you good, *I think.*

That is, *I think*, too much for me.

*I don't think* she will come by six.

He is gone, *I believe.*

*I believe* he is gone.

*I believe* I'd better go.

Then *you don't believe* it is true?

*It seems* she is unhappy.

She is unhappy, *it seems.*

She *seems to be* unhappy.

*It seems to me* that she is unhappy.

You *seem to think*.....

They *seem to like* each other.

*Apparently*, they like each other.

*It doesn't seem to be* of any use to any one.

詞 “do” (以及它的各種形式) 來代替。例如人家問 “Does he sell his house?”, 我們每每回答一句 “Yes, he *does*.” 照這樣子可以應用到任何行爲動詞上去。試習下列各陳述句:—

## (A) 行爲動詞:

I *believe* in him. Indeed I *do* [ˈdʊr].

Tsu-fah *comes to borrow money* again. He always *does* [ˈdʌz].

You *wear* a straw hat in winter. You ought to know that it is not proper to *do* [ˈdʊr] that. You never see people *doing* [ˈdʊɪŋ] it except yourself.

*Did you meet* him? — Yes, I *did* [ˈdɪd].

*Did you speak* with him? — No, I *didn't* [ˈdɪdn̩t].

Shall I *bring* you today's papers? — Please *do* [ˈdʊr].

I don't *like* geography. Really I *don't* [ˈdʌn̩t].

You are the only one that *likes* my writing. Others *don't* [ˈdʌn̩t].

Do you *promise to take* her for your wife? — I *do* [ˈdʊr].

## (B) 動詞 “to be” (後接形容詞或分詞):

Do you think he *is* a real scholar? — I don't think he *is* [ˈɪz].

Some of them *are* asleep, and some *are not* [ɑr ˈnɒt].

I suspected that he *was* in love, and now I know he *is* [ˈɪz].

You say that she *is* the daughter of a cook. Well, what if she *is* [ˈɪz].

I admire great speakers. I like to *be* [ˈbiː] one myself.

**3.41. [Can, Will, Have, Must 等]** 就上節所講的看來, 可見得要作一種肯定、否定或疑問, 我們就用得着 “do” 和 “be” 兩個詞兒。 “To do” 和 “to be” 叫做‘助動詞’ (auxiliary or helping verbs). 事實上, 各種各式的肯定句、否定句及疑問句, 都要靠這些助動詞來造成。其他的助動詞, 如 have, will, can, may, must, dare, need 等也是常用的, 其用途和 do 與 be 一樣。試誦讀下列各句, 讀時 can, must 等詞兒須加重音:—

*Can* [ˈkæn] he or *can* [ˈkæn] he not get the things ready? — Yes, he *can* [ˈkæn].

My wife does not want me to go, but I *must* [ˈmʌst].

You are free to go. You *may* [ˈmeɪ] if you want to.

He thinks I have not yet prepared my lesson, but I *have* [ˈhæv].

句子的語氣，在中文里大多數是用‘語助詞’(modal particles)來表達。中文用‘嗎’，‘麼’表疑問的語氣，用‘呢’表不信、反駁、或不同意的疑問，用‘了’表完成的意味，用‘吧’或‘罷’表最後決定或命令、提議等等。這些助詞常見于句末。有時候在句首或句中用連詞或副詞來表達這些語氣，如表明不相信的‘難道’，表明讓步的‘卻’，表明假設或推測的‘料想’，‘總’等等。例如：—

你也要去嗎？	Are you going, too?.....(疑問)
他何必這樣呢？	Then why should he do so?.....(反駁)
十二點了。	It's twelve o'clock already.....(完成)
我早已知道了。	I knew it long ago.....(過去)
走罷。	Let's go. Be gone!.....(決定)
算了罷。	Have done with it!.....(算了)
難道他沒看見我麼？	Could it be that he didn't see me?.....(不信)
他却有點難過。	He did feel a little ashamed.....(讓步)
料想他總不至如此罷。	I don't think he is as bad as that.....(推測)

### 肯 定 (Affirmation)

3.40. 【肯定: I do; I am】 肯定或陳述一件事實是句子的最普遍的形式。所以如 He goes / It rains / The child is pleased / 或 I have been away 這一類簡單的句子，都是肯定或陳述一件事的。在英文里，陳述事件時所用的詞兒，以動詞為要緊。例如在 He is a thief 句中，真正重要的詞兒便是這個肯定敘述的動詞 is，在 He sells his house 句中便是動詞 sells。從肯定語氣的觀點看來，動詞 is 和 sells 代表動詞的兩大類，即：(1) 行為動詞 (the Verbs of Doing)；(2) 存在動詞 (the Verbs of Being)。其實，英文動詞差不多全部當做行為動詞看待，只有動詞“to be”的各種形式(如 is, was, are, were)是當做表明‘存在’的動詞看待。這完全是英國人的一種思想方法，中國學生還不十分熟悉。所以任何動詞都可以動



1. *If you do not find him, come back and tell me.*
2. *He was on his way back, when he met Mr. Atkinson.*
3. *I shall always remember how he treated me, as long as I live.*
4. *That he was killed is certain.*
5. *Why he went away nobody knows.*

短語或是介詞短語 (以介詞起頭, 如 *in the garden, by his family*), 或是無限式短語 (“to” 後接動詞, 如 *to see it, to be seen*), 或是分詞短語 (以分詞起頭, 如 *crossing a street, taken for a robber*), 或者不含有有限式動詞的任何詞兒的結合. 例如 *as soon as* (連詞), *once upon a time* (副詞), *on account of* (介詞) 這一類的短語.

短語和子句也當名詞、形容詞或副詞用, 其用法正如一個個的詞兒. 通常是當名詞或修飾語 (形容詞或副詞) 用. 名詞子句將來在十二章中論述, 其他各種當修飾語 (無限式短語、介詞短語、分詞短語、及關係子句) 則在‘修飾法’的那個重要的一章里論述.

## 句的語氣 (Sentence Moods)

**3.30. 【句的語氣】** 研究英文句子的方法之一, 便是揣摩句子的各種語氣, 如詢問的語氣、肯定的語氣、打消的語氣、命令的語氣, 以及那些表明懷疑、希望、願望、允許等的語氣. 句的語氣倒底有多少種類, 這個很難說: 我們的心境或情緒有多少變化, 便有多少語氣. 不過, 爲便利起見, 不妨把語氣分爲下列五大類: (1) 肯定 (Affirmation); (2) 否定 (Negation); (3) 疑問 (Interrogation); (4) 可能語氣 (Potential Mood) (關於命令、願望、允許等); (5) 感情吐露 (或感歎) (Emotional Utterances or Exclamations). (1) 是如何陳述一件事實; (2) 是如何否定一件事實; (3) 是如何提出一個疑問; (4) 是如何表現願望、假設或其他是與不是事實的事情; (5) 在感情激動之下如何用英文表示感歎.

**3.31. 【中英文之比較: 中文的助詞】** 外國人學中文, 他也要先研究中文句子的各種語氣. 英文里大部分用動詞所表達的那些

一句便可以分析如下：—

主語——boy.

第一動詞——plucked.

第二動詞——was caught.

第一動詞的賓語——rose.

主語的修飾語——the, dirty.

第一動詞的修飾語——this morning.

賓語的修飾語——a, beautiful, red, in your gar-

連接兩個動詞的連詞——and. [den.

要記得，形容詞、副詞和介詞短語常常當做修飾語用。歎詞當做句子中的獨立部分看待，如 *Ah! here he is.* 英文句子的結構法的確是如此簡單，我們只要把句子的這五個部分記住，那末關於英文句子的結構便更加容易了解了。

【練習】 試將下列各句中的主語、本動語、賓語、修飾語和連詞（如有連詞時）指出，並說明修飾語所修飾的是那些詞兒。例如在 *The carpenter paints the door red* 句中，*red* 是修飾賓語 *door* 的。在 *My uncle grew angry* 句中，*angry* 是修飾主語 *uncle* 的。在 *He was considered lost (= They considered him lost)* 句中，*lost* 是修飾主語 *he* 的。所以述語中的詞兒也可以修飾主語。

1. Columbus discovered America by luck.
2. Magellan sailed around the world.
3. Magellan made the first sailing trip around the world.
4. He got angry with me, and called me an impossible fool.
5. The sun rises in the morning and sets in the evening.
6. He left home for a long time, and was considered dead by his family.
7. Spell your words correctly, and copy them with ink, not with pencil.
8. Meet me at ten o'clock tomorrow morning.
9. I saw him crossing the street.
10. He was seen walking with Miss O——. [quite empty.
11. The detective came too late, and found the thief gone and the room

**3.23 【短語與子句】** 凡句子中的一部分，里面有主語有述語的，叫做‘子句’(clause)；沒有主語和述語的，叫做‘短語’(phrase)。所以子句在結構上和獨立句相仿；實際上子句便是句子當中的一句，短語只是沒有任何有限式動詞的一羣詞兒而已。子句常時藉連詞把它和句子的其他部分連接起來。細讀下列各子句(斜體字)，並注意介紹子句的連詞；然後再指出各子句中的主語和本動詞：—

指出下列各句中的述語和本動詞：—

- |  |                             |   |
|--|-----------------------------|---|
| 1. The kite flies in the air. (回答<br>“What about the kite?” (風箏怎麼<br>樣?)的便是述語) | run.                        | 3. George O'Brien knocked the fellow<br>down. |
| 2. Water makes the steam-engine  | 4. Please show him the way. |   |

**3.21. 【直接賓語和間接賓語】** 有些句子的述語里，除本動詞外，還有本動詞的賓語。如上節第一句，動詞 *flies* [飛] 沒有賓語。第二句里，*steam-engine* [汽機] 就是動詞 *makes* [使] 的賓語。第三句里，*fellow* [人] 是動詞 *knocked* [打] 的賓語。而第四句則有兩個賓語：一是 *show him* [指示他] 的 *him* [他]，一是 *show the way* [指示路徑] 的 *way* [路徑]。這一句的意思和 *Please show the way to him* 是一樣。給一樣東西給人，或者爲人（有時爲物）做一件事情，那末這東西或事情是‘直接賓語’（Direct Object），而接收這東西或事情的人便是‘間接賓語’（Indirect Object）。試舉出下列各句中的直接賓語和間接賓語：—

- |  |   |
|--|---|
| 1. Give me that book, please.                    | 4. Miss Yang paid her friend a visit<br>last month. |
| 2. Tell your mother everything you<br>have done. | 5. Will you do me a favour?                         |
| 3. Will you return me the money I<br>lent you?   | 6. His father bought him a new hat.                 |
|  | 7. My brother made me a kite.                       |

**3.22. 【句的結構】** 上面說過，一句的主要部分是主語，主動詞。有時還有賓語。這個很明白，容易記得。一切的句子，不拘長短，都是這樣構成的。有時候句子之所以是很長很長的，是因為添加了許多詞兒或詞羣，去修飾主語，動詞或賓語，再用連詞把這幾羣的詞兒連起來。所以一句可以分做五個部分：(1) 主語；(2) 本動詞，

“The dirty boy plucked a beautiful red rose in your garden this morning,  
and was caught”

got there?”，你回答他 “A red rose”，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句子。不過在平時，憑空地說出 *a red rose* 來，人家便莫名其妙，因此不成其為句子。同樣地，*Soochow-Nanking* 不是一句，不過是一羣的詞兒。*I go from Soochow to Nanking* 才是一句，因為這個有限式動詞 (§ 2.30) 使這一句有了生氣，把不相聯絡的部分合成一個整個兒。

我們必須記得：每句里要用一個動詞，因為這是英文里一個重要的習慣；而我們中國學生往往把它忘記了。光是形容詞或分詞（即動詞變形容詞）說不出一件什麼事情來。我們說 *He dies*（動詞）是可以的，但不可說 *He dead*（形容詞）。必須說 *He is dead*。又如 *The boy playing in the garden* 也不可以說它是一句，必須說 *The boy is playing in the garden*。

試就下列各句中補入 *am, is, are, feel, become, get, grow* 這一類的動詞，時制用現在式 (present) 或過去式 (past)，請自行斟酌：—

- |                                  |                                       |
|----------------------------------|---------------------------------------|
| — you fifteen years old?         | school.                               |
| I — sick for a long time.        | Her sister — more beautiful than she. |
| My father — very angry with me.  | The girl's toy — broken, and she —    |
| Soon we — very tired.            | very sorry.                           |
| The baby cries when it — hungry. | She — weaker and weaker on account    |
| The students — returning from    | of her illness.                       |

### 句·短語·及子句 (Sentence, Phrase & Clause)

3.20. 【主語·述語·本動詞】任何句子分析起來，都有一個主語 (subject) 和一個述語 (predicate)。我們所談到的‘什麼’，就是主語；對於那主語所說的‘怎麼樣’，就是述語。所以在 *The rose is red* 一句里，*rose* 是主語，*is red* 是述語。在 *Open your books*，主語 *you* 省略了，*open your books* 整個是述語。在述語里，重要的詞兒每每是本動詞 (Principal Verb)。

的關係，我們雖然不妨說 *Fire!* 乃是把 *There is a fire* 一句縮短了；但這在心理學上却說不過去：我們喊“*Fire!*”時，實在是要教人家去注意那個火。我們的意思也許是 *There is a fire*，但也許是 *Let everybody go and fight the fire!* [大家去救火呀!]，或者我們是說 *Oh! now my property is all gone, and what shall I do?* [哎喲喲!我的家產都完了咧，如何是好?]。我們的意思實在就只是 *fire* 這一個詞兒。又如 *a red rose* 通常是不成一句的，但是人家問你“*What have got in your hand?*” [你手裏擎着的是什麼東西?]，那末你回答一句“*A red rose*” [一朵紅玫瑰]，這不是一句滿好，滿明白，而滿完全的回答嗎？再，如果你和朋友約定星期六上午再碰頭，那末分手時可以說：

All right.

或——All right. Saturday morning at ten.

或——All right. Saturday morning at ten in the North Station [北站] and no mistake [一定哪]。

這些都是‘刮刮叫’的英語，雖則寫起英文來通常要想法子把適當的動詞補了進去。下列各句都是‘口語英文’(Colloquial English)的表現法，它們都屬於這一類。

Your turn. (= Now it is your turn.)	My mistake. (= It's my mistake: it's not your fault.)
Next! (= Next boy, stand up, etc.)	
Splendid! (= That's good!, Well done!)	Light, please. (= Please turn on the light.)
How so? (= How can it be?)	Danger ahead! (= Drive slowly.)
A drink? (= Do you want a drink?)	The idea! (= How can you, he, etc. think of such a thing?)
Nothing doing. (= I will never do it.)	

既然英語中有這種口語的表現法，我們就應該說：句子不過是一個意思完全而能夠獨立的表現法吧了。任何一個意思完全而能夠獨立的表現法，都可以叫做句子。

**3.11. 【有限式動詞的重要】** 可是上面所說的情形，都還是例外。通常一句中必定含有一個動詞。人家問一句“*What have you*

# 英語表現法

林語堂 張沛霖

## 第三章 句的語氣

(SENTENCE MOODS)

**3.10.** 【句是什麼？】我們如果說 *a red rose*, 這個不成一句 (sentence), 因為我們覺得這一羣的詞兒只說了個‘什麼’而沒有說出個‘怎麼樣’來。‘這朵紅玫瑰’怎麼樣呢？可是, 如果說 *The rose is red*, 我們就覺得說出了個‘怎麼樣’來, 而意思也完全了。因此我們說 *The rose is red* 是一句, 而 *a red rose* 便不是一句。同樣地, 像 *Here's a red rose / The rose smells sweet / 或 Her face is like a red rose*, 也都各成一句, 因為每句的意思在本身都已經完全了。所以在句子當中, 總要有了動詞 (如 *is, smells*), 整個句子才有生氣。反之, 在 *a red rose* 里, 意思是死的, 因為沒有動詞。

不過, 假使有人突然告訴你, 說你家裏房子燒掉了, 你自然而然地要喊一聲 “What!” [什麼!], 這一聲驚訝之中沒有動詞, 可是我們並不覺得 *What!* 是一個意思不完全的表現法。那個首先看見火着了的人總該叫一聲 “Fire!” [火着了!], 而樓上的人一聽見也一定要喊一聲 “Help!” [救命哪!], 這些都是獨立完整的表現法, 意思都表達得明明白白。我們不應該因為 *Fire!* 或 *What!* 沒有動詞而說它不是句子。文法是為語言而設, 不是語言為文法而設的。活的語言不是像學校里的練習題那樣的呆板。在實際的談話之中, 我們所用的表現法往往沒有動詞而意思却依然完整無缺。有時候, 動詞省略了, 不說出來, 不過這句話也不一定完全靠得住。為了文法

# 開明書店出版英文文法書

開明英文文法 林語堂  
 英文法的大革命

英文法講義 王文川  
 上冊八角  
 下冊六角

英文法初步 范允臧 八角

英文法綱要 C. A. Seidle 五角

英文法練習 C. A. Seidle 二角

英文法精義 葛傳棧 五角五分

英文文法圖解範式 姚慕譚 五角

英文名字子句虛擬詞發微 任充四 五角五分

英語叢書 英語 動詞 劉延陵 四角

開明青年英語叢書 英語前置詞 楊彥劬 九角

開明青年英語叢書 英語圖解法 譚湘鳳 六角

英文法錯誤類例 韓時俊 五角

字；內容共分三條，大意如下：(1) 約定關於國際共產黨之活動 (activities) 互相通報，協議必要的防禦措置 (measures of defence)；(2) 凡第三國遭受國際共產黨之威脅 (menace) 時，得勸誘其參加該協定 (to participate in the agreement)；(3) 該協定自簽字日起實行 (to come into force)，有效期間五年 (shall remain in force for the term of five years)，期滿之前，可於適當時期 (in a reasonable time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said term) 成立諒解，以討論兩國未來之合作態度 (to come to an understanding upon the further manner of their co-operation)。

## 英文報閱讀舉隅

陳希周編 六角

報紙為現代語應用之總匯，我人學習英語，必須注意閱讀報紙之能力，不宜專讀無時間性之文學讀物。此書即可為中學生學習英文現代語之助。內容均輯自英文報章，英漢對照，分列政治、外交、軍事、經濟、交通、法律、社會、運動、學術、衛生、火警、以及公告、氣象預報等十四大欄，每段生字均附有詳細解釋，並加例句，每欄之末復附以該類記事之常用單語及短句。閱讀英文報遇有難解之名詞及語句時，可按其性質，就書中翻檢之，當可迎刃而解。

開明書店印行



西班牙北部 Burgos (布拉哥斯) 所設立的 the military junta<sup>1</sup> 牠是西班牙國境內 the Fascist<sup>2</sup> régime<sup>3</sup> (法西斯組織) 之大本營，世人呼爲 the provisional<sup>4</sup> insurgent<sup>5</sup> government<sup>6</sup> 或 the Burgos Government。所謂 rebels 卽指以弗朗哥爲首領的叛軍；loyalists 卽指政府軍。此外對於政府軍亦有稱爲 Leftists<sup>7</sup> 的；關於叛軍，又有 insurgents, Rightists<sup>8</sup>, Nationalists<sup>9</sup>, Fascists 等等稱呼。目前英法二國雖邀請德、意、蘇俄等國訂立不干涉協定，可是德、意兩國卻正在派遣更多的軍隊，援助叛軍猛攻馬德里 (Madrid) 呢！

## (6) The Japan-Reich<sup>10</sup> Anti-Commintern<sup>11</sup>

### Agreement

這就是去年十一月廿五日在柏林 (Berlin) 簽字的日德防共協定，被稱爲‘防禦國際共產黨的協定’ (the Agreement guarding against<sup>12</sup>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e<sup>13</sup>)。這個協定是表示兩法西斯帝國主義國家對於蘇聯 (U. S. S. R. =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的聯合陣線之成立的東西，同時，在另一方面，又是牠們窮兵黷武，侵略他國的護符。因爲藉了這個‘反共’的口實，他們便可殺進那所欲征服的國家去了。

該協定由德日兩國的全權大使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約喜亞姆·豐·里賓特羅浦 (Jochim von Ribbentrop) 和武者小路公共子爵 (Viscount Kintomo Mushakoyi) 簽

<sup>1</sup> junta = 議會。 <sup>2</sup> Fascist = 法西斯黨。 <sup>3</sup> régime = 組織，政體。 <sup>4</sup> provisional = 臨時的。 <sup>5</sup> insurgent = 謀叛的，叛徒。 <sup>6</sup> government = 政府。 <sup>7</sup> Leftists = 左派，左傾分子。 <sup>8</sup> Rightists = 右派，右傾分子。 <sup>9</sup> Nationalists = 國民軍。 <sup>10</sup> Reich = Germany。 <sup>11</sup> anti-Commintern = 反共。 Commintern 卽 Communist Internationale (國際共產黨) 之略。 <sup>12</sup> to guard against = 防衛。 <sup>13</sup> Communist Internationale 國際共產黨。

所課的最後束縛也已脫去這點看來，不能不說是有若干意義的。所謂國際河川條款，係指 The clauses for the establishment<sup>1</sup> of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s<sup>2</sup> to control<sup>3</sup> the Rhine, Oder, Elbe, Nie-man and Danube Rivers, 卽世人所謂 the clauses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ivers running through Germany, 牠是以對於瑞士、捷克斯拉夫 (Czechoslovakia) 等山國保證赴海的通路爲主眼的。因了德國這次的廢棄宣言，上述諸國上的交通，便將全受德國政府的統制了。

#### (4) A double-tariff<sup>4</sup> system<sup>5</sup>; a statistics<sup>6</sup> tax<sup>7</sup>

日本政府鑒於國際通商戰之現狀，據傳決建立複關稅制度。這就是所謂 a double-tariff system (雙重關稅制)，是一種對於與日本無通商條約或未與以最惠國待遇之國的輸入品，除一般的輸入稅之外，更課以附加稅的制度，其目的在使關稅收入增加，同時促進 non-treaty Powers (無條約國) 通商條約締結之機運，以保護，發展日本之國外貿易。大藏省當局更爲振興貿易與擴充貿易機構起見，決定徵收 export<sup>8</sup> duty<sup>9</sup> (輸出稅) 與 statistics tax (統計稅)。

#### (5) Loyalists and Rebels in Spain

半年來最引起世人注意的，要算西班牙慘酷的內戰了。自從叛軍首領弗朗哥將軍 (General Don Francisco Franco) 率軍作亂以來，戰爭不曾停止過。支持叛軍的是德意二國，牠們對於叛軍所建立<sup>三</sup>的政府已加以承認了。所謂叛軍臨時政府，是指叛變後不久在<sup>四</sup>

<sup>1</sup> establishment = 設立，組織。 <sup>2</sup> commissions = 委員會。 <sup>3</sup> to control = 統制，管理。 <sup>4</sup> tariff = 關稅，稅率。 <sup>5</sup> system = 制度。 <sup>6</sup> statistics = 統計，統計表。 <sup>7</sup> tax = 稅。 <sup>8</sup> export = 輸出；import (輸入) 之反。 <sup>9</sup> duty = 稅。

政策為基調的南北美洲諸國間的通商關係嚴密化，以確保、擴張美國在中美與南美之市場。但在我們看來，無論其用意如何，為了人類的幸福，在這個法西斯國家結成聯合陣線，以戰爭威脅世界的時際，和平陣線的結成，總是值得讚美的！

## (2) The Three-Power<sup>1</sup> Conference at Vienna

這就是所謂羅馬議定書簽字國意、奧、匈三國的會議，牠的結果是締結了新的三國議定書 The Vienna Protocol<sup>2</sup>。在該會議之議決案中，最值得重視的，是除中歐這三國的經濟提攜緊密化之外，公然使匈牙利恢復了 arms<sup>3</sup> equality (軍備平等權)。這是 The Trianon Treaty<sup>4</sup> (特喇農條約) 的片面的廢棄之表示，使歐洲政局更多一不安之要素。據說又有 concerted<sup>5</sup> struggle against<sup>6</sup> Communism<sup>7</sup> (協同防共策) 之決議。這樣一來，意、奧、匈、德幾個縱斷中歐的法西斯國家的聯合陣營愈形鞏固，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也就愈益緊迫了。

## (3) The clauses<sup>8</sup>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sup>9</sup> of rivers running through Germany 之廢棄

近年來常投擲 diplomatic<sup>10</sup> bombshell<sup>11</sup> (外交炸彈) 震撼歐洲政局的德國元首希特勒，最近又宣布廢除國際河川條款，給歐洲大陸諸國以新的打擊了。德國既已破棄了 The Locarno Treaty (洛迦諾公約)，並將軍隊開入 Rhine (萊茵) 區域，則本條約之廢棄影響似乎不怎麼重大；但從德國將 Treaty of Versailles (凡爾賽和約)

<sup>1</sup>Power = 強國。 <sup>2</sup>protocol = 議定書。 <sup>3</sup>arms = 軍器，軍備。 <sup>4</sup>treaty = 條約公約。 <sup>5</sup>concerted = 共同的。 <sup>6</sup>struggle against ~ = 與... 的奮鬥。 <sup>7</sup>Communism = 共產主義。 <sup>8</sup>clauses = 條款。 <sup>9</sup>internationalization = 國際化。 <sup>10</sup>diplomatic = 外交的。 <sup>11</sup>bombshell = 炸彈。

# 英文時事新語解

適 隱

## (1) The Inter-American Peace Conference

當歐亞兩洲之法西斯國家正在張牙舞爪，希圖以飛機大砲來作空前的大屠殺之際，南北美洲二十一共和國的代表，在率先垂和平促進之範的美國大總統羅斯福的領導之下，於去年十二月一日集合於南美阿根廷的首都 Buenos Aires (布宜諾斯艾利斯)，討論以西半球和平機構之確立為中心的各種問題。這就是所謂 The Inter-American Peace Conference (汎美和平會議)，亦稱 The Buenos Aires Parley<sup>1</sup> [去年春季羅斯福總統倡開此會議時，稱為 The Pan<sup>2</sup>-American P. C.<sup>3</sup>，後因 Canada (加拿大) 決定不參加，遂改稱 The Inter-American P. C.]。當舉行此會議的時候，美國除派遣以國務卿赫爾 (Cordell Hull) 為團長的代表團外，羅斯福亦親自蒞席，發表演說。為鞏固這和平陣線起見，據云將籌設 a permanent<sup>4</sup> Inter-American consultative<sup>5</sup> committee<sup>6</sup> (永久汎美協議委員會) 以為確保和平之實行機關，並締結學生教授交換之 cultural<sup>7</sup> interchange conventions<sup>8</sup> (文化交換協定)。也有人說，在去年大總統選舉中獲得壓倒勝利的羅斯福對於這會議所企圖的，是以全國人民的絕對信賴為後盾，而使他的“good neighbour policy<sup>9</sup>” (睦鄰政策) 更加強化，使那以 a reciprocal<sup>10</sup> trade agreement<sup>11</sup> (互惠通商條約)

<sup>1</sup> parley = 會議。 <sup>2</sup> Pan- = 汎，全。 <sup>3</sup> P. C. = Peace Conference 之略。 <sup>4</sup> permanent = 常設的。 <sup>5</sup> consultative = 商議的，協議的。 <sup>6</sup> committee = 委員會。 <sup>7</sup> cultural = 文化的。 <sup>8</sup> conventions = 協定，條約。 <sup>9</sup> policy = 政策。 <sup>10</sup> reciprocal = 互惠的。 <sup>11</sup> agreement = 條約。

His heart is worn with work;

He is giddy and sick

If he rise to go as far

As the nearest the rick,

He thinks of his morn of life,

His hale, strong years;

And braves as he may the night

Of darkness and tears.

他的心臟因為作工而衰弱；

倘使他立起來

要向那個最鄰近的乾草堆走去，

他也暈眩而難過。

他想到他的一生的早晨，

和他健康強壯的時候；

於是就盡力振作

對付這黑暗和淚的夜天。

【註釋】 **To brave** = 勇敢地對付。最後二行可寫作 **And braves, as much as may, the night of darkness and tears** (盡他的力量對付這黑暗和淚的夜天)。

是的，這位衰病龍鍾的老翁，既能盡力振作，對付這樣的冬夜，則他自然是能平安地度過這段淒苦的時光的。而且因此，這個蕭條荒寒的冬季，對於我們，也就比對於他，自然更像要消逝得快些了。冬到了二月份，已經鼓起了翅膀，所以這篇談冬季的英文詩的文章，也就在這裏結束吧。

開明青年  
英語叢書

## 英文詩歌

袁式伊編  
每册四角

本書首章綜論詩之概念、性質、要素等；次章述英文詩歌的分類；三至七章分述敘事詩、民間歌謠、抒情詩、十四行詩、輓歌、歌詠；末章述英文詩歌的音韻。舉例詳明，趣味濃厚。真是研究英文詩歌的一本入門書。

開明書店印行

於 1914 年榮膺桂冠詩人的封號的 Robert Bridge (1844—?) 有首冬日的黃昏 (Winter Nightfall) 是一篇寫老年人的冬日的生活的悽苦之作 雖然悽苦,但牠結尾時卻依然振作起我們的志氣。

The day begins to droop,—  
Its course is done:  
But nothing tells the place  
Of the setting sun.

The hazy darkness deepens,  
and up the lane  
your may hear, but cannot see,  
The homing wain.

這一個日子開始下沈,——  
因為牠的路程已經走完:  
但沒有一個東西知道  
現在落日是到了何處。

朦朧的暮色愈深,  
而且溯着那條小徑,  
你可以聽到,但不是看見,  
有部木車,蹣跚地走回家來。

【註釋】 **Homing**=coming home 正在回家。**Wain**=木車。

An engine pants and hums,  
In the farm hard by:  
Its lowering smoke is lost  
In the lowing sky.

在近旁的那個農莊上,  
有一座引擎,在喘吼般動,嗡嗡地響:  
牠吐的黑煙  
消失於昏黑的空中。

【註釋】 **Hard by**=close by 緊靠旁邊。參考冬季篇第三節註釋。

The soaking branches drip,  
and all the night through  
The dropping will not cease  
In the avenue.

在那條兩邊有樹的大道上,  
淋透了雨的樹枝漸瀝地滴水,  
而且整整地一夜  
將要滴落得不停。

【註釋】 **To drip**=滴水。**Through**=從頭到尾。**Dropping**=滴落。**Avenue**=兩邊有樹的大路。這四行的散文的順序如下: In the avenue, the soaking branches drip; and the dropping will not cease all the night through. 本詩所寫的空間,以次節所說的屋做中心,小徑和兩邊有樹的大路都在屋外。

A tall man there in the house  
Must keep his chair:  
He knows he will never again  
Breathe the spring air:

屋內有個高長的男子  
牢坐在椅上不能走動:  
他知道他永遠不會  
再呼吸到春天的空氣:

【註釋】 這裏的 **must**, 應作“不能走動”解釋。次節里有說明。

聽他在門上推——在烟囪裏吼，  
 聽他把窗上的玻璃板格勒格勒地撼；  
 聽他用他的冰柱的眼睛朝裏面對我們窺探，  
 但我們一定不許他進來。(直譯作：但他一定得不到進來)

【註釋】 To rattle=使作格勒格勒的聲音。In=朝裏面。To spy=窺探。本節的文字，有許多個地位顛倒，寫作散文，應如下式：Let him push at the door, roar in the chimney, and rattle the window pane; let him spy in at us with his icicle eye, but he shall not gain entrance.

Let him gnaw, forsooth, with his freezing tooth,  
 On our roof tiles, till he tire;  
 But we care not a whit, as we jovial sit  
 Before our blazing fire.

實在的，聽他用他的冰冷的牙齒  
 在我們的屋瓦上啃，啃到他感覺疲倦；  
 但我們一點也不管，  
 當我們歡樂地坐在熊熊的爐火的前面。

【註釋】 A whit=a bit, 見“冬季”篇第三節註。Jovial=歡樂的。牠是一個狀詞。此處本當用副詞 jovially; 因受本行的音數的限制，故用 jovial 代替。

Come, lads, let's sing, till the rafters ring;  
 Come, push the can about;—  
 From our snug fire-side this Christmas-tide  
 We'll keep old Winter out.

來啊，少年們，讓我們歌唱，叫屋椽也震得響；  
 來啊，把咖啡杯兒拿起來飲：——  
 我們在這耶誕節的季候裏  
 不許老冬走到我們的安樂的爐邊。

【註釋】 Let's=let us. To push about=拉轉過來。Can=杯。Snug=安樂的。Tide=season=一季。To keep out 關在外面。

我在銀色的草地上所留的脚印是黑的；  
我吐散於外的霜樣白的氣是濃厚的；  
而樹和屋，和山，和湖  
都蒙了霜，像一個結婚的大蛋糕。

【註釋】 Sod=有草生長的地面。Frosty，在上一節里應譯作“冰冷的”，此處應譯作“白如霜的”。 To blow=吹，吐。 Abroad=到外面。原文一、二兩行的文字可寫作如下的順序：My steps on the silver sod are black; my frosty breath blows thick abroad. Wedding-cake 是英國人在結婚的筵席上所吃的一種大的蛋糕，對於當時沒有到場的賀客，也得切片分送。糕上數上糖霜，正和積雪的山野相似。

至於寫冬季裏青年的室內的生活的，則有一位生卒的年代和英或美的國籍都查不出的 Thomas Noel 先生，的一首題爲老冬 (Old Winter) 的詩可舉。詩長，現在節錄四章。

Old Winter sad, in snowy clad,  
Is making a doleful din;  
But let him howl till he crack his jowl,  
We will not let him in. (以下節去三章)

愁苦的老冬，著的雪白的衣裳，  
在慘慄地呼號（直譯作：是在發悲哀的鬧聲）；  
但是聽他把嘴巴吼破，  
我們也不願讓他進來。

【註釋】 Clad 是 to clothe 的過去分詞。Clad in... = 著的...衣服。原文第一行的順序，是 Sad Old Winter clad in snowing dress..., dress 一字省略。To crack=弄碎。Jowl=嘴巴。

Let him push at the door—in the chimney roar,  
And rattle the window pane;  
Let him in at us spy with his icicle eye,  
But he shall not entrance gain.



Close by the jolly fire I sit  
To warm my frozen bones a bit;  
Or with a reindeer-sled, explore  
The colder countries round the door.

後來我就緊靠住令人歡喜的爐火坐下  
給我的凍傷了的骨頭一點溫暖；  
或者就用個以馴鹿拖拉的雪車，  
到門邊較寒的國度裏去探險。

【註釋】 **Close by ...** = 緊靠在 ... 之旁。 **A bit** = a little = 一點。 **Sled** = 寒帶人民用以在積雪之上載入滑走之車。 **Reindeer** = 馴鹿。 **Reindeer-sled** 馴鹿拖挽之雪車，是北陸的哀斯基姆人 (Eskimo) 所用。此處指三輪腳踏車一類的乘載之具，或者車前裝著木馬。 **To explore** = 探險，查勘。較寒的國度，指門外寒冷的地方。

When to go out, my nurse doth wrap  
Me in my comforter and cap;  
The cold wind burns my face, and blows  
Its frosty pepper up my nose.

出外的時候，我的保姆  
用我的圍巾與鴨嘴帽將我包裹；  
寒風把我的面孔吹痛，  
而且把牠的冰冷的胡椒粉吹進我的鼻孔。

【註釋】 **Doth** = does。 **Comforter** 圍巾。 **To burn** = 凍傷，吹痛。 **To blow** = 吹揚。 **Pepper** 胡椒粉，指寒風吹來的雪屑。 **Up my nose** = 沿鼻孔而上。

Black are my steps on silver sod;  
Thick blows my frosty breath abroad;  
And tree and house, and hill and lake,  
Are frosted like a wedding-cake.

春與酒綠燈紅裏覓取冬日特有的幸福，老年人將對冬季的蕭條，對景生情，而有日落西山之感。英國的小說家斯蒂文生 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在他所著的兒童的詩園 (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 那本著名的兒歌集裏，有一首題做冬季 (Winter-time) 的詩，寫一個幼童在這一季裏的生活，是怪天真得有趣的。

Late lies the wintry sun a-bed,  
A frosty fiery sleepy-head;  
Blinks but an hour or two; and then  
A blood-red orange, sets again.

冬天的太陽從牠的牀上起身得遲；  
他有一個蒙了霜的熱烈的睡意很濃的頭；  
他微微張開眼睛，觀看一二小時；於是  
又像個血紅的橙子般落下去了。

【註釋】 A-bed=on bed. 原文第一行可寫作 The wintry sun lies late a-bed (冬天的太陽在牀上睡到遲晏的時候)。To blink=以半開的眼朦朧地看。本節四行共為一句三小段；最後的一段，本為 And then, like a blood-red orange, [it] sets again, “like” 省略。

Before the stars have left the skies,  
At morning in the dark I rise;  
And shivering in my nakedness,  
By the cold candle, bathe and dress.

星還沒有離開天空，  
我就老早在黑暗中起身；  
我光着身子打顫，  
在蠟燭的冷光之旁，洗澡，着衣。

【註釋】 Shivering=打顫。Nakedness=裸體。By=在...之旁。Cold candle=寒冷的蠟燭，應譯作蠟燭的寒光——這就是詩的文字用字假借之例。

解，而又有些涼爽的諷刺味的詩。

A Fire's a good companionable friend,  
 A comfortable friend, who meets your face  
 With welcome glad, and makes the poorest shed  
 As pleasant as a palace! Are you cold?  
 He warms you—Weary? he refreshes you,  
 Are you in darkness? he gives light to you—  
 In a strange land? he wears a face that is  
 Familiar from your childhood. Are you poor?—  
 What matters it to him? He knows no difference  
 Between an emperor and the poorest beggar!  
 Where is the friend, that bears the name of man,  
 Will do as much for you?

火是一個善良的，宜於結交的朋友，  
 一個叫人舒服的朋友，  
 牠以歡迎你一般的喜悅之色來接待你，  
 而且叫一個最窮的棚戶也可愛得如一座皇宮！  
 你冷麼？他叫你溫暖——疲倦麼？他恢復你的精神，  
 在黑暗之中麼？他給你光明——  
 在異鄉麼？他有一個你從小就熟悉的面孔！  
 啥地方能有一個戴著人的姓名的朋友  
 能待你這般好呢？

【註釋】 Fire, 也和第一首詩裏的 Life 與 Voice 相似，已人格化；所以 F 作大  
 權。 To matter=有關係；以 it 做主詞， what 做直接賓詞。 That=who.

人們在冬季裏，雖大概都能得到火的安慰；但他們的生活卻也  
 因他們的貧富與年歲而不相同。如果撇開由貧富而專從年歲立  
 論，則兒童是渾渾噩噩地享樂冬天的景色，青年與壯年將從暖室如

But cheerily the chickadee  
Singh to me on fence and tree;  
The snow sails round him as he sings,  
White as the down of angels' wings.

但山雀猶在籬笆上，樹上，  
對我歡叫；  
這時候，雪在牠的周圍橫飛，  
白得像安琪爾的翅膀下面的軟毛。

【註釋】 To sail=橫飛。 Down=為類翼下的軟毛。

I watch the snowflakes as they fall  
On bank and brier and broken wall;  
Over the orchard, waste and brown,  
All noiselessly they settle down,  
Tipping the apple-boughs, and each  
Light quivering twig of plum and peach.

我看住這些雪片，當牠們  
落在河岸上，荊棘上，頽圯的牆上；  
牠們籠罩住一個荒涼而枯黃的果園，  
全然無聲地墜落，  
輕輕地打擊着蘋果樹的枝條，  
和梅樹、桃樹、的每根輕而顫動的小枝。……

111  
人們在沒有發明“水汀”的時代，每逢到這種大雪紛飛的嚴寒的日子，所從以取得溫暖與舒服的，自然是作為他們的冬日的伴侶的火了。英國從前有位女詩人 Thomas Carew (1799—1888)，著過一首冬日的火 (The Winter Fire)。那是一首簡易明白，老嫗都

年開放的花”指這個人一生的行爲在他年老的時候所產的成績。Shrinking hours (萎縮的諸小時)，譯作“暮色沉沉的時候”，即指他的晚年。“高興”是爲有果實可採；“淒楚”是爲的年老。My arms I fill = I fill my arms with the flowers.

第一節寫夜色淒清，第二節寫花色燦爛。前後兩個意境相映生妍。

見過霜之後不久，就是冬天了。現在趕快些，跳過孟冬不提，一下子就認爲已經到了作爲仲冬的一月份吧。這時候天地間的應時的點綴品是雪，正如同秋末冬初時候是霜喲。那末試讓我們從美國的 John Townsend Trowbridge (1827—1916) 的那首專寫雪的較長的仲冬 (Mid-Winter) 裏，拿起首的三節看看。

The speckled sky is dim with snow,  
The light flakes falter and fall slow;  
Athwart the hill-top, rapt and pale,  
Silently drops a veil;  
And all the valley is shut in  
By flickering curtains gray and thin.

斑點紛雜的天空因下雪而昏暗，  
輕鬆的雪片搖搖而墜落；  
一張白霧悄悄地掉了下來  
罩住那座蒼暗而像傾聽着的小山的頂；  
而且這整個的山谷  
也給搖曳着的灰白色的薄的帷慢圍住了。

【註釋】 Athwart = across = 罩在...之上。 Rapt = 專心傾聽的。 Silently drops a veil = a veil drops silently. Shut in = 圍起，圍住。

The dahlias I might not touch till to-night!  
A gleam of shears in the fading light,  
And I gathered them all—the splendid throng,  
And in one great sheaf I bore them along.

我在今夜之前所不可驚動的這些天竺牡丹叢！  
我的大翦在暗淡的月光中閃動了一會，  
我就把牠們採得了——這華美的許多枝，  
於是紮成了一大捆，我把牠們帶了回來。

【註釋】原文第一行 dahlias 之後省略 which。Throng=一羣，眾枝。Along，沿路前進意，此處當指沿路徑走向屋裏來。

In my garden of Life with all its late flowers,  
I heed a Voice in the shrinking hours:  
“Frost to-night—so clear and dead-still” . . . . .  
Half sad, half proud, my arms I fill.

在我的長着許多晚年開放的花的生活之園裏，  
在暮色沉沉的時候，我也聽到一個聲音：  
“今夜要下霜了啊——天空是這般明淨而又死一般靜寂。  
於是又淒楚，又高興，我採集了這些花兒盈把。

【註釋】原文 Life 與 Voice 的第一個字母都作大楷，表示牠倆都已人格化。就是這個“生活之園”，一方面是指這個“我”的一生，一方面又作為是名字叫做生活的某人的花園；相似地，“聲音”一方面是指講出第三行的話語的某人的聲音，一方面又作為這個講話的人的名字。這麼一來，這兩行詩的意境比這兩個字不入格化時，是具體而靈活的多了。

這首詩說一個人平生立德，立功，到了老年，得到種種安慰，作為他一世的辛勤所結的花果，和一個兒童天暖時未能採集心愛的花，到了將要下霜的一晚得到父母的特許，正是同樣地愉快。“晚

和原文的符應，讓讀者對照一看就可以一目了然地明白原詩，也一目了然地認識英文的詩的文字與英文的散文的文字的一些不同之點。不過，爲求詳盡起見，我在覺得必要的處所，還在譯文之下附了一點註釋與說明。

想到冬，就先想到做牠的先鋒的霜。美國的 Miss Edith M. Thomas (1854—?) 有首“今夜要下霜了啊”(Frost To-night) 實是一首兼有自然美與人間味的東西。

Apple-green west and an orange bar;  
And the crystal eye of a lone, one star . . . . .  
And, "Child, take the shears and cut what you will,  
Frost to-night—so clear and dead-still."

西天像蘋果般綠，中間有個橙黃的沙洲；  
還有粒孤星的水晶般的眼睛 . . . . .  
這時有人說道，“孩兒喲，拿大剪刀去任意翦吧，  
今夜要下霜了啊——天空是這般明淨而又死一般靜寂。”

Then I sally forth, half sad, half proud,  
And I come to the velvet, imperial crowd,  
The wine-red, the gold, the crimson, the pied—  
The dahlias that reign by the garden-side.

於是我蹦向前去，又淒楚，又高興，  
來到那絲絨般的，壯麗的花叢之前，  
牠們有的葡萄酒般紅，有的金色，有的深紅，有的雜色——  
這些在花園的一邊稱王的天竺牡丹。

【註釋】淒楚，是因惜花。高興，是因今能採花。Dahlia 天竺牡丹。That= 三  
which。 To reign= 稱王，御極。 七



# 英文稿

## 詠冬的英文詩

劉延陵

讀者大概都看過幾首英文詩的。諸位看牠們的時候，一定會覺得牠們的風味和散文不同，而也較為難讀。這是因為凡想欣賞一首詩，必先對於牠有兩種認識——一是關於牠的文字的意義，二是關於牠的“言外之意”和牠的不可捉摸的風神情調；而詩的文字，因為往往先後顛倒，省略頻繁，用字假借，表意婉約，這幾項原由，卻偏偏比散文難於領會，而含蘊於文字之內也飄漾於文字之外的意味與神調自然也就和我們更隔一層了。我本想拿幾首簡單的英文詩來解剖解剖，藉以說明讀詩的方法。可是像拉夫一般，沒頭沒腦地抓幾首來服務，總覺得有點突兀：所以幾次呵開凍結的毛筆，又復把牠們擱起。但，現在是冬天；這筆的凍結與須呵，和窗外的風聲的虎虎，令我心內想英文詩的辰光，心外也意識到這個嚴寒的季候：於是從前見過的幾首詠冬的簡單的英文詩的句子就浮現上我的心來。再把牠們推移排比一下，卻又擺成一個近於自然的順序。好！把牠們拿來挨次地唸唸，一面為我們的冬季的生活寫照，一面又作為讀詩的方法的具體的說明，我想這總比板起面孔來，一味講道理要“軟性”一點兒了。

三  
現在我把這裏所引的每一首詩都譯成漢文；雖因時間的限制，祇作的散文的譯法，但我很想叫譯文中文字的地位盡可能的程度



王文川  
選註

# 開明 英文選註

每册定價  
二分至六分

KAIMING ANNOTATED ENGLISH TEXTS

- 本書專爲初中三年級以上課室教授以及學生自修之用，現已出至八十六册。所選材料均係歐美名文，在西方爲家絃戶誦之作，並請王文川先生詳加註釋。茲舉其特色如下：
- (1) 體裁完備 凡小說、劇曲、論說、散文、詩歌等各種文字，無不具備。所選均係名作，既便選授，尤足供個人的揣摩。
  - (2) 註釋詳明 不僅單字短句，均詳註極切之譯義，且於文法上及實用上，亦詳爲示例，可使學者豁然貫通。
  - (3) 取用便利 每篇自四頁至十餘頁，可自由選用。各篇裝成小册，不致散失。如若選用較多，仍可合裝成册。
  - (4) 定價低廉 用十 Point 字排版，瑞典紙精印，每頁計三百餘字，每册售價自二分至六分不等，廉價無比。

合裝册 精裝大一厚册 售價二元

索 待 目 篇

## 開明書店

## 開明少年英文叢刊

本叢刊選世界著名少年文學，注音釋義，供初中學生及同程度者自修之用。注音採牛津字典音標，不但單字逐一注音，對於成語和全句的讀音，亦往往完全註出，以表明音之轉變或省略，和全句的語調釋意，不但解釋單字的意義，且註明單字在全句中的意義，使讀者於明瞭一字字義外，並能明瞭其習慣的使用法。

- |     |  |
|-----|--|
| 飛箱  | H. C. Andersen: The Flying Trunk         |
| 幼主  | Oscar Wilde: The Young King              |
| 白蛇  | Grimms: The White Snake                  |
| 星孩  | Oscar Wilde: The Star-Child              |
| 樂園  | H. C. Andersen: The Garden of Paradise   |
| 金鳥  | P. C. Abjörnsen: The Golden Bird         |
| 旅伴  | H. C. Andersen: The Travelling Companion |
| 奇馬  | The Arabian Nights: The Enchanted Horse  |
| 三隱士 | L. Tolstoy: The Three Hermits            |
| 三姊妹 | The Arabian Nights: The Three Sisters    |
| 獵熊  | L. Tolstoy: The Bear-Hunt                |
| 醜小鴨 | H. C. Andersen: The Ugly Duckling        |
| 小農夫 | Grimms: The Little Farmer                |
| 野蕘  | Grimms: Rapunel                          |
| 姆指  | H. C. Andersen: Thumbelina               |
| 航商  | The Arabian Nights: Sindbad the Sailor   |
| 人魚  | H. C. Andersen: The Little Sea Maid      |
| 忠僕  | Grimms: Faithful John                    |
| 阿寶  | The Arabian Nights: Abou Hassan          |
| 快樂  | Oscar Wilde: The Happy Prince            |
| 賣火柴 | H. C. Andersen: The Little Match Girl    |
| 高加索 | L. Tolstoy: A Prisoner in the Caucasus   |

印開  
明書  
行店

STORIES  
FROM  
ENGLISH LITERATURE

林語堂編註

(二冊)

每冊八角五分

英文文學讀本

高中適用的佳本 自修英文的良師

林先生之「開明英文讀本」專供初中學生講讀之用，早已風行海內，有口皆碑。本書繼開明英文讀本之後，係供高中學生及自修英文者而編，選輯英文歷代故事詩歌，自古代文學起至近代 Shakespeare, Addison, Defoe, Swift, Jonson, Goldsmith, Burns, Scott, Wordsworth, Shelley, Byron, Lamb, Dickens, Poe, Eliot 諸人之名著，分類編次，共約五十篇，均為研究英文學者必須一讀之作品。經林先生逐篇詳註，並附入作者略歷及著述風格，於讀者尤多裨助。全書共三百六十餘頁，附有文學畫像並彩圖多幅，更為美觀。

開明書店印行

# 中學生雜誌叢刊

## 中學青年的隨身文庫

### 基本知識的豐富泉源

每冊四角

開明書店

全部三十二冊

每冊十萬餘字

上等報紙精印

三十二開平裝

- |    |             |              |
|----|-------------|--------------|
| 1  | 給中學青年       | 夏丏尊·金仲華·葉聖陶等 |
| 2  | 學習與鍛鍊       | 蔡元培·朱光潛·李石岑等 |
| 3  | 讀書的藝術       | 陳望道·茅盾·朱自清等  |
| 4  | 寫作的健康與疾病    | 尤墨君·葉聖陶·傅東華等 |
| 5  | 英語的學習與研究    | 林語堂·方光蕓·劉延陵等 |
| 6  | 數學與天才       | 劉薰宇·陳建功·章克標等 |
| 7  | 史話與史眼       | 周子同·陶希聖·王伯祥等 |
| 8  | 發掘與探險       | 楊鍾健·賀昌羣·周子同等 |
| 9  | 火與手         | 向達·劉叔琴·祝杭江等  |
| 10 | 偉大人物的少年時代   | 茅盾·巴金·趙景深等   |
| 11 | 人物與事業       | 徐懋庸·黃素封·徐調孚等 |
| 12 | 都市的風光       | 郁達夫·鄭振鐸·靳以等  |
| 13 | 我的旅行記       | 王統照·許欽文·李宗武等 |
| 14 | 中國面面觀       | 葉作舟·吳覺農·谷春帆等 |
| 15 | 世界面面觀       | 胡愈之·張明養·金仲華等 |
| 16 | 哲學與社會科學     | 朱光潛·高覺敷·祝伯英等 |
| 17 | 科學的創造       | 黃幼雄·周建人·余震岫等 |
| 18 | 從電子到宇宙      | 顧均正·王勤培·陳繼生等 |
| 19 | 化學與我們       | 鄭貞文·韓祥榮·孫君立等 |
| 20 | 人與生物        | 賈祖璋·周建人·顧壽白等 |
| 21 | 三分鐘的科學      | 黃幼雄·顧均正·胡伯慤等 |
| 22 | 投資(短篇小說集)   | 葉紹鈞·巴金·徐盈等   |
| 23 | 憧憬(隨筆集)     | 豐子愷·夏丏尊·王魯彥等 |
| 24 | 沒字的書(隨筆集)   | 朱自清·俞平伯·謝六逸等 |
| 25 | 我是燕子(徵文當選集) | 胡珍鐸·章文彬·彭雲珍等 |
| 26 | 自己描寫(徵文當選集) | 朱瑞廣·黃元龍·李鵬翔等 |
| 27 | 游泳(徵文當選集)   | 芷痕·尤秉琦·沈桂祥等  |
| 28 | 中學生的切身問題(上) | 萬榮·忍寒·蔣元燮等   |
| 29 | 中學生的切身問題(下) | 薛覺非·徐潤球·其揚等  |
| 30 | 中學畢業前後      | 倪文宙·艾寒松·樊仲雲等 |
| 31 | 中學與就業       | 章錫琛·胡仲持·汪靜之等 |
| 32 | 升學與就業       | 畢雲程·鄭振鐸·劉薰宇等 |